

毛詩小雅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客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宜王承鴈王哀亂之徵而起興復本又作鴈同古頤反徐又據冰反篇內皆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正義曰鴻雁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正義曰作離散皆不安其居宣王始立能選侯伯卿士之使音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憩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爲采宮室又至於矜寡孤惄皆蒙賜膳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廟以閱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二句是也止於矜寡无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將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弟當然輕主安集爲始先陳王殷勤於民然後本其末集各爲節文之勢故不同也○箋宣王至是勞○正義曰由宣王承鴈王發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爲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鴈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云承鴈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笑非鴈王所致外言此離散由鴈王故言弊也亦民序曰周室中興是繼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眾民爲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明其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條政故知以安集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奉書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衡武王將欲伐對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烏鵲于子于征劬勞于予于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云侯所欲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江原仁高記卷第十六

鴻臚三章句

六言集

104

周易 王也因以歲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勸以政事因以諷者王有隱人之官。柳子曰：「婦人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小燭於外曰庭燎皆是也。庭燎三章，五句至成之。○正義曰：因以歲之音言王雖可美猶無聚為明歲之金反諫美之辭。朝直適反下皆音。有所失此失須治君病之策。歲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諷其不正故美者微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之末終善以諷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所以示意既未不言美故亦美矣。始終相準而王賢君其詩可以正故終始不吉美其間隔各以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歲之汾溫潤陽過大善小失中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諷諸侯至早晩。正義曰：王有隱人之官。凡國事為期。聞人告有可以其曉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諷之也。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隱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

親謂同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爲誠也。在女有貞如何其間早晚之斯○其音基辭也。不以厚少之分。不以時序之分。也。庭燎大君子謂諸侯也。將將就庭燎也。晏云夜未央猶言夜未央矣來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詩復呈。朝與晝。升時皆然。夫於辰反說文云久也。已也。上逃汎楚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木或作猶洗同且七也。反又十全反又音且經。本作旦。德表曉反。元夜如至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落侯時。朝遷夜起。右方曰夜。以其語解吉夜。早晚如火必苗反。舉其據反。正元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央火矣。而已見庭燎之光。音於時。卽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未至。止人間其聲。將將然王勤理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說之。傳夷旦至大頌○正義曰。未央者。前履未到之辭。故夏云夜未央猶言夜未央矣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美央傳。言央旦者。是夜品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日。非謂訓央。既日未央。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荀艾。父者是年之後。從幼至艾為年。久假從昏。至日曰夜。夜久聲似幼。日終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木又與未央其意同。但下草言長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便未央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而耳非對于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件。夜燭族炬。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被燭燎別文。則設非。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昌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相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供天子也。庭燎之美。云蓋五十俟伯。男皆二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測。要以物自收。并而釋東之今。則用松藻竹蒲以膚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君子至。正義。晏鸣也。噭噭徐行有節也。箋云。艾木曰。艾以言夜。尤難鳴時○艾毛五蓋反。鄭音刈。箋艾末至難鳴時○正義曰。晏以稱五爻。取老子

斬本又作昔。之世反。戒呼會反。除又呼患。反芟所街反。先禦鷹反。正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始隣。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爲旦。也。若以夜未央則是初晉之辭。時已難鳴。左右不問。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艾。艾爲喻。一物之全。是猶一爻也。以日初生。猶初晉也。艾變鳥也。是爻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旦。故言先難鳴時也。御禦鷹。臣鷹也。也。晏云。晨明也。上二章聞曉。寃爾。夜郎。我見其斯。是朝之時。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時也。御禦鷹。臣鷹也。晏云。晨明也。上二章聞曉。寃爾。夜郎。我見其斯。是朝之時。

止言觀其旛。也。朝服。別色。蜡入○鄉許亮反。字又作鬻。燭音齊列。或列反。斬音新。

庭燎二章章五句

河水規宣王也

規者。正屬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正義。水二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河水詩

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河縣善反。條莫與反。規者。規直。周易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爲惡。言宣王政教多害小。有不備。今被規之。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安相授。我又諭。言將赴王不樂之歟。王治諸侯。善。皆。有。不。備。今被規者。至盡規○正義曰。正物之器。不可謂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方圓正直。直。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愚視正君曰。規。則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爲恩視不嚴。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委撻神哭云。春後規更持。南枝燒更冬持。橘前引春橘傳。皆如。齊問。謂。內。河。人。海。小。就。大。也。嘗。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見。兄。見。曰。宗。○。朝。兄。號。彼。飛。隼。載。飛。載。止。晏云。蔽之。言則也。言舉。故。蔽。則。飛。臥。止。則。止。喻。諸。侯。之。自。差。我。兄。道。反。注。音。同。見。辟。避。反。下文。同。

弟邦人諸友。青。憲。亂。誰。無。父。母。

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也。享國者。諸侯之父母也。晏云。我我王也。或無也。諸侯文。同姓之諸侯文。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古皆生於

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辨以必求此體者以庶有能潛在洞者或在泉者皆小魚不能入洞而在渚更
能逃處於深淵以視人有能深潛者或出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貴君子則能遠遁而隱居逃遁之人多是賢者故
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棄彼之爾而欲往觀之子曰以上有善樹之植而其下雜有沼木之澤我
所以觀焉以與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子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雜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爲人樂
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爲人所觀又它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雖異國沈滯之賢任而官
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家得賢而輔以成治猶寶王得石錯殊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爲家國外亦得爲異
國也○鄭唯次二句爲異條同○箋皇率至鳴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舉而云九舉者然則明深九九也澤者水
之所歸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鳴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聞者再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
間其鳴聲陸機賦云鶴形狀大如鶴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頸當夜半鳴故淮
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越者聲差下今吳人閩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傳良鷺至在渚○
正義曰毛以渚鷺會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惟善人故變文稱良也○箋此言至則出○正義曰此久止有一
魚復云或在是魚任一處以魚之出沒論賢者之進退於理爲鳥鳴于九皇晉天子雲云高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箋云
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責陳小人故易傳也○注鳴于九皇晉天子雲云高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箋云
則魚去潛樂彼之高爰有樹檮下維之譽忌木也○穀工木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木也○傳特忌木○正義
述於淵○上章上櫓下擇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忌木也○正義曰以上櫓擇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忌木也
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忌木也陸機賦云幽州人爲之穀桑刺楊人謂之穀桑刺中州人謂之穀桑刺中宗時桑
茲生是也今江南人積其皮以爲布又織以爲帶謂之穀皮帶繫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

以攻玉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刺其用新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新父之職掌六記新父三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二章皆勇

折父至畿同○正義曰下傳以新父爲司馬故吉其所掌之事

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杜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舊弱犯寡則眚之猶人皆喪四面削其地賦賢害民則伐之

有鐘族曰伐禁內陵外則墻之墻謂如壘置之空隙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耕削其地負

固不服則侵之職殺其親附正之號而合其丘陵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爲寇犯令陵政則之杜塞杜塞使不得與

隣國交通內外亂鳥獸行則藏之惄疾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爲爪牙所

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丘甲當作職子今作折故解之占者所掌之事得通用故此作新尚書作折

也職掌封圻之兵甲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數之故曰新父書曰若曉折父謂司馬司馬掌

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士之上士焉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

于恤靡所止居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昭為我所敗

雲予我所轉移也此勇士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上當爲王廟宇之衛者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子貳而敗之時也

六軍之士出自六鄉之士當爲王之爪牙

所至止居○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新父我所王之爪牙之士

爲王子僞反下母爲父同

正義所職有常不應過易汝何爲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士

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制王○每此司馬至之士○正義曰以佛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曉其寧或時人以其職被之故謂司馬王封歲之事與此同意也○本作若齡鄭義不合誤又解術爲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上故司士之轉爪屬焉是荷祿黜陟之事所以其職又有司右之百士勇士之士故爪牙所責之士其職得人今轉爪之士於可憂之地故以恐之也○司士職以德記爵以功詔禄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陳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所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爲故恨其轉予于懷也因言司馬所掌連串下懷之節司右王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舉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卽彼勇力之士故以之也○傳宜王至焉敗也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敗於于矢或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是來有姜戎爲敗也周知此當予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克首此言轉予于懷有危政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爲敗以當之自爲委戎所敗而言司馬曉疑者以征伐司馬所敗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聽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伐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爰我乃至之士○正義曰烏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已身近人自誰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當爲王閨守之衛者謂防閨守衛之衛也知者以其言承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懷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爲王閨子之衛也同右止言力屬焉不言使之子者蓋是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十人其雖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選以卒伍領旅會同本如之舍則子王閨在國則虎賁則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兩相桓也然則王閨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士士也此言當爲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掌虎士司右王勇士虎賁爲徒爲衛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吳司士正橫儀之臣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問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虎士俱半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爲王閨守之衛也此勇士之士逕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屬車右蓋便之爲步卒故恨也薄吉莫戎敢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于羸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于羸則王師與夷戎在晉地而兵敗也厲書云宣王不惟于羸而作公諱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于羸孔丘諱則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矣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卿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頃比法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章幕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伍五爲兩兩四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帥士事所止也○古車子于恤所止也○

新父三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留賢也○白駒白駒食我場苗葉之維之以禾今朝駕馬五尺以上曰喨○也願此去吾來珥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耕之以水今耕變之所謂伊人於焉胥逝矣云伊當作駕駕猶欲留之○駒古了反某白也場直更反禁移立反除丁立反辟音十繫足曰辟所謂伊人於焉胥逝矣云伊當作駕駕猶

集本咏妻今而集之是失其性喻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噉食今夫禁已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卽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處是不肖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遷歸復反與邦族矣言此卽與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處

可與明云明當爲盟誓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那人有歸宗之義不可至諸兄○毛以歸宗人既嫁夫妻已言此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己不善居異所耳不必歸他邦也

黃鳥

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父此邦之人不

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氏異○傳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也當同居其食今而禁之閑牀於三塲之適苟欲出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箇明當爲盟誓信○正義曰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大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雖是明夫婦之道共明與吾夫獨爲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曲禮下曰聘信曰誓泄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聘請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爲夫所棄意欲堅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娶也○傳婦人有歸宗之義○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長子之爲父後者傳日何以耳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非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箇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及有歸宗於宗要或出過家亦爲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箇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黃鳥

無集于桑無啄我父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視况甫反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毛詩小雅

鄭箋

孔穎達疏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利其不正嫁取之數而已我行其野三章六句○每刺其至之俗○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客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

爲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歸三年夫得子大祿謂娶丙張趙說朝聘之礼張趙曰吾說吾得歸此數是謂禮爲數也今竄王之末妻无犯七出之罪无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一娶萬民十曰多督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督不備禮而娶皆多也流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實之候不備禮物而民多得督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督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天爾新特言其不以亂來不肯賤是當時不備亂而王之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始一國文子子房之傳也愚謂之微子也夏云楊之微子始生謂仲之事而爲辭故知此不以亂啓成風俗也我不其里敢告其榜晉之故言就兩居春之時嫁取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之冠夫既得恩夫遇己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唇爾父之唇二父命之故我知爾而居處爲室家耳我豈无亂而朱采而憂我也也角黍當食今當變反我之邦家也我父之唇爾而居處爲室家耳我豈无亂來乎責之也○戒必稱反僕又方四反帝方味反榜物書反擇之至黃之○正義曰柳是木也言歲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不櫛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聽之父壻之父指謂爲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嬪唯嫁取之父相

也。故強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蹄手石里，不以有无足爲如之何。牛半也。牛仲時生叫不也。呼之父曰。烟我未富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督特來之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被送也。婆云女不以異爲室家成事。女責之也不以禮媒必無肯聽之。○落音離落音富女離音汝膝音孕又離證反。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私已不思至以異。○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爲妻人道言可病也。○故音支离烏路反。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督特來之女也。汝是以不以禮爲室家不以是而得富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借老波彌相舉是異於人也。○猶落落采新特外督。○正義曰。陸機號云。昔一名落幽州人謂之燕。當其舉正白可著。然仄中溫政之侃落之。可添以榮輒昏透對文。則男婚女姻微則通故外來之婦爲外昏也。○箋不以至膳之。○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謂離來夫家由不以禮媒必無人肯聽送之故。獨來也。亂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姓婦爲睡士庶人則不能稱矣。此詩所謂下及庶人。本自無膝而云無肯聽者。釋言云。腰送也。妾送婦而行故謂妾爲腰。腰之名不專指妾凡送女過人者男女皆謂之腰。臣五年左傳音人減廣就其大夫升。伯以腰奉穆景使傳稱伊尹有莘氏之腰氏。腰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腰也。此不以礼媒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聽之故稱來耳。非謂當有姪姊歸也。

我行其野二章章六角

有成也德行顯詩以落之此之

斯干考室也 音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眾而皆安好骨肉相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祭既成而饗之歌斯干之。已斯干首章七句。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八章半章。章七句。○正義曰：作斯干者，宣王考室也。詩以容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復古即反覆許斷反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詩以容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復古即反覆許斷反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斯十世壁南山核秩流其極已也誠以使民風足而和於此則當至云時民貿取如竹之本復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

之德也。王德之无害，皆出己德之无害。此亦水之道也。以勤施而無有，所以此宣王用周定本，則深山之有材也。民既豐而得以生长成材，其民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觀矣。

其長大文成所植松木之榮席名更顯後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矣無相貪以道矣○鄭唯黑相詣納爲恩
除同○鵠子禰曰鵠山云大水曰潤不訓爲潤以枝枝宜爲流而斯于其枝枝也文廣南山相對故知于焉
禹也齊卦鄭注云下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禹之所居故从禹山云○正義曰言
宣王國富民又猶足取則有之如鵠之取材故以喻禹言國富者禹以民爲禮正謂民間能足非裝附於官民取材
也○蔓吉時民主茂矣○正義曰以竹言色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苟讀生而本應經葉堅冬而不折故以爲喻

譯本或作原音同築室白堦西南月戶左石房西其戶者猶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穀制如明宮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也○爰居爰處爰笑爰語通云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是詰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樂音洛正既能使國富邦親則又稱樂先妣之功哉梁其居室百堦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穀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所於是處於是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是謂之禪先。後而順者取魚鮓也。又以下有明文安張之事故。微云先禪。○以為主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己之地。禪方先責。姜傳先禪后櫻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比之。一房之室。爲南其戶。於是乎寢。於是乎處。笑語爲燕。寢官署。百堵之戶。則參廟。而明堂殿寢亦兼有之。所以知享廟言所立之地。則草堂亦有其處。各舉義體以言耳。○蓋以讀至先禪。○正義曰。要以似輔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諸耳。已午之已。已與午比。夙故連言之。直誣爲已。不云字誤。則古者多已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

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也謂既在己地而繩方其始廟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貴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年祭祀之礼旨以其妃配夫而食舞特立妣之廟生春官女史來歌舞人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列祭廟周之先妣有不享於大而詩反廟矣問官民設羹奉后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此重文亦在廟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妣不下葬而叫曰妣文武厥廟則廟在其中其典七廟之說古有之此重文亦在廟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妣不

曰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于天子之官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謂戶北謂戶故徐陵云猶獨占此室至謂某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之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之形其路寢文雖不嚴亦行之可無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也謂換之制也有夫室又士喪礼小或婦人髽

爲棘焉。古有此名。○蓋棘戰至臘時。○正義曰。古語謂棘爲棘。故明常位曰越棘大弓聽。一年左博曰。子都拔棘。皆
跂也。言如人拔弓矢。棘其肘者。謂射者左手持弓而右手擣之。則棘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廢觸也。燭鳥夏著
布革。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時鳥獸毛就皮見。則言革者。謂夏暑毛希皮革。需見於此之時。必許其羽
翼。故不言翼而言革。解其言革之本意。○傳謂升。○正義曰。釋詁文。孫綽云。君子之所升處。○姜伊洛至之時。○正義曰。
伊洛而南。素臂五色。皆備成章。○據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堆白質五色。爲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
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比象僕多最後言。蓋意也。下云君子攸寢。是寢息也。中此言。攸。謂是君子升下登上之辭。王
尊者。唯宗廟耳。蓋知此章主宗廟言。直頌言平是寢也。其中有覺言。高祖曰。吾聞言平。也有覺言。高祖曰。吾聞言高。反
猶。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全言寢息之時。反直頌其庭。有覺其極。也。箋云。覺直也。○積市力。反喻。喻其正長也。寢
猶。伏快也。正長也。彌。猶。猶。猶。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幽快快然。夜則燭增然。皆寢明之況。○曾音伏。正音政。
喊呼。會反。寢毛莫形。反鄭莫定。反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審。崔音燭。音諭。呂後云。火光貌。
箋云。此章主於寢。君。猶。至。故。寢。○毛以鳥。殞。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官。寢。之。樞。柱。也。言。官
子所安。寢息之時。正長。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謹德有禮之士。會。寔。博。其。羣。臣。
之長者。威威然。閭。邑。之。幼。少。其。幼。子。之。幼。幼。也。其。幼。子。之。幼。也。其。幼。子。之。幼。也。其。幼。子。之。幼。也。其。幼。子。之。幼。也。其。幼。子。之。幼。也。
平。杜。直。處。所。竟。快。快。快。然。其。晝。日。居。也。燭。燭。然。其。夜。冥。夜。也。院。寢。室。所。安。息。也。院。寢。室。所。安。息。也。院。寢。室。所。安。息。也。
高。大。○。毫。聲。直。○。正。義。曰。覺。之。爲。燭。爲。大。爲。自。成。亂。訛。注。云。覺。大。也。直。也。燭。以。屋。之。爲。高。大。者。在。於。高。大。者。箋。以。往。之。爲。善。貴。於。
調。直。故。異。謂。也。○。傳。正。長。冥。幼。○。正。義。曰。正。長。釋。詁。又。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會。然。少。者。閭。習。敬。
然。夫。其。所。與。翔。列。聚。集。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檻。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備。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兩。雅。亦。或。作。
審。孫。炎。曰。寢。深。闊。之。篤。也。某。氏。曰。詩。天。噭。喨。其。冥。爲。冥。窮。於。義。寔。安。但。於。王。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
幼。者。郭。璞。曰。幼。聲。者。冥。味。也。○。箋。音。至。之。我。○。正。義。曰。要。以。此。家。宮。室。之。形。狀。下。完。上。簾。乃。安。也。○。箋。云。完。小。蓆。之。席。乃。與。
臣。安。武。臣。數。要。於。此。寢。室。之。中。數。要。已。訖。乃。於。其。中。寢。寢。焉。至。晨。乃。興。起。甚。於。寢。時。有。夢。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云。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爲。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
○。嘉。鹿。吉。夢。雜。何。維。能。維。惟。雜。它。○。箋。云。熊。羆。之。獵。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下。完。至。雜。蛇。○。正。義。曰。宣。王。命。乃。占。之。則。占。之。時。未。有。吉。凶。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胥。蘿。楚。謂。之。蘆。蒲。也。○。今。西。方。人。呼。胥。蘿。新。江。東。謂。之。胥。蘿。西。方。不。名。同。○。
謂。用。爲。席。言。小。蒲。者。以。完。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完。筵。新。郊。則。平。常。背。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
傳。言。善。之。廬。人。○。正。義。曰。夢。者。物。善。惡。皆。然。此。據。下。言。吉。夢。故。云。善。之。廬。人。也。故。占。夢。六。獸。吉。夢。於。王。又。曰。乃。
舍。萌。于。四。方。以。贈。遇。夢。有。善。惡。也。○。箋。熊。羆。至。吉。祥。○。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謂。之。獸。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
也。生。男。女。之。徵。故。四。夢。之。吉。祥。擇。歡。云。黃。文。舍。人。曰。夢。如。底。色。黃。白。也。郭。璞。曰。以。底。色。黃。而。長。頭。高。脚。猛。多。力。
能。拔。樹。木。鬪。西。呼。曰。穀。澤。釋。云。雙。趙。搏。三十。首。大。如。擘。舍。人。曰。變。一。名。胥。蘿。曰。以。底。色。黃。而。長。頭。高。腳。猛。多。力。
以。南。謂。危。爲。蠻。廣。三。寸。履。如。搏。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蠻。孽。今。蛇。緜。類。大。頭。色。如。劍。授。文。文。問。有。毛。准。
似。猪。鼠。鼻。上有。大。舌。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璞。大人。占。之。雜。惟。惟。男子。之。年。往。也。

慢故老故刺之不耕稼不宿占也然器大較是山風亦居津在冗故呼支云川潔許計有無有漁秋官究氏注云非無之屬冬載者也疫其所食之物於冗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

生之不載衣之當哉

君王

其汝

皇

朱芾斯享家君王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嗚音橫華鄭反沈又呼彭反聲也彷彿煌音皇毛以爲王前豐簡繁果有幼無乃生男子先生訖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反弄之以珮也裳明習爲卑下

璋見幼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太豎煥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之內或爲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士

君王

乃生至

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爲主外事珮比德之有漸徐同○簡半圭至之職○正義曰知通半圭者典禮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主圭以祀日月曰璽此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祀其半故知半圭也禮云下之歸易文言文也裳

爲下飾以配裳故知臣之職也宣子孫富爲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无生而貴之也則故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亦而得爲臣職者見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礼者奉璋又稱樸曰奉璋峨峨君子故直是也○姜男子至有斂○正義

君王

乃生至

曰冕以下章如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庶尊之也以下執衣之褐是夜臥之衣故云裳盡日衣也一

一費一夜明取内外爲義故卿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襦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織也以女子也

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微其比德也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

是主之子故吉廟也下句乃言其泣聲煥則此所陳皆在孩幼亂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裹之臥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孺子之初生嘗以此亂不知生經辰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蒙男子亦不容獨寐且甫

言其泣則未能自弄其明會時示男女之別耳○姜半者至黃朱○正義曰姜以禮言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

言朱芾微云天子純朱謂侯黃朱也荀從安邑祭時厭繩裳故帝用朱赤但帝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齊整度以

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廟亦芾朱深於赤故困主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者或封繼內或以功過外封皆

爲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有異故之則皆謂之朱故

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旨得爲朱芾也

也姜云臥於地卑之也稚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織習其一有所事也○楊他無無惟酒食是言無父母言婦人

計反韓詩作婦音同事音采實人名小兒被馬拂芳罔反博音專本又作專

無無威儀也婦憂也妻云體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乃生女至詒福○毛以

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詒本又作貽以之反遺也惟本又作惟力曉反遺唯李反爲前夢鬼或今乃生女

子矣生詒則寢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去著之以襦衣則反弄之以勒頭習耳所有事也至其長大易行灑脫無

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謹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愛也若婦人不謹爲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愛言

能恭謹不遺父母也○鄭唯以儀具善目異解而已○博羅亦瓦紡織也瓦紡織專王之幼云在稚稚稚稚兒

彼也故竟以爲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紡織而已故云瓦紡織婦人所用瓦紡織而目故知也毛以姜爲下飾則蘇

不必主內事侯芭云示之方也明禮制方今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博羅人質無威儀○正義曰以婦人少所文飾故云

曾無威儀無如丈夫折旋揭櫫棟樑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姜儀善至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就於尊善絕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無宣王考牧也

之詩教人之職廢矣始典而亡無羊四章或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教也謂官師之詩教人與微子羊夏生王之役文子有成之說

四章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寐王國家將有休眚皆考我之事也○箋謂王主之類○正義曰此則成周之時也○王始興復復之遇牧官至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善牧又解成者謂成周之時而或也王者牛羊之廟典此無文亦無有其大業也○王主之類不詳

放牧之事雖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徑稱兩牲則佳謂之無羊三百雞不生皆可謂之無牛九十其尊黃牛黑瘠曰掉垂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文牧法浸沒於其樂故取此詩以刺之也詩謂女無牛今乃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停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知古也○特本又作招而耗反

羊來思耳濕溫而鶴其耳濕然○溫始反亦作鶴孔之反○音初之反郭注釋云作貳立反高許又轉○正義曰釋音黑鷩又曰黃舌反言事非明已從拙音之也○江東呼鶴爲穀首而內也○不與平色同而牛之黃者取故知是黃牛也其氏亦曰黃牛黑骨曰幹

解之也羊三百頭爲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擇者九十頭直知擇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擇者之數也

何怒曰有^七敵^可反^又首^五者^{河下及}王^同莫^以戈^反草^軍也^若矛^左懶^右僕^候弭^音弭^復又^其謀^反也^之矣^云公^羊之^色黑^三者^十剛^文正^二安^兩裏^所以^至難^也。正^義曰^義唯^備雨^之物^金則^元以^難暑^服可^雨而^故雨^傳也^既夕^風本^无有^裝云^注俱^以爲^禦不^以笠^禦暑^者以^備雨^也同^義車^所謂^公車^行車^也。周^易而^說故^不同^也。周^易而^說故^不同^也。周^易而^說故^不同^也。

有三十朋。甫在道，白虹毛色異，各三十二。也參天之祐，當用五方之色，故復云改之。見聞則有之，以蒸以唯，以雄爲雲。此言儀人有餘力，則取薄於拂舍，拂舍則以來歸也。廢也○韓其休蒼蒼以不正，七十臘鵠也。十升八斗也。易七七，有孚惠心，勿

解也易中孚卦曰豚鼠吉○春羊亮反下同供九用反○占夢之旨入獸之於王王乃令以人犬占夢之法占之夢見狼者室家淪落是男女眾多之象或蒸然之國之休夢也○箇牧人至國事○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六人占之是王使占之至藩

縣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人而無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哉殺不然則無人相與捕魚則是或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子卦曰豚魚古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利五亦以相養曾榮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蠶蟹鱉魚之徵者又得正故變而從大名占魚耳二體允爲澤四上值天潤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禡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侯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彖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利澤及民觀象爲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臚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附釋首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二

附釋首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下
及注同高峻說破詩云觀也父音甫注及下同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陸曰從此至何草不蕪凡四十四篇前傳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爲詁訓因改其第
之文以下四篇是幽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爲詁訓因改其第
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夷良夫之詩是也故敍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等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案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母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敍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謳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成王成王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顯聲謂士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摶及寺人諫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鵠鵠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詳其事言行父譜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否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周大夫○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合不疑作在平桓之世面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仰叔姜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晉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姜亦引隨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入何則板已言老夫濯濯而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筆引春秋亦証凡伯爲天子大耳此三文皆年長遠離鷹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畧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興者喻三赤炳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赫赫廟堂

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具但禮聘候歸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病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敵而諱疾其食養下以刑辟也○督計百反候徒藍反又音炎廟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

禾字才廉反小熱也大音泰下皆同燔音切脊許業反本又作賜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監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文

同燔音切脊許業反本又作賜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監稱用爲職不監察之○卒子律反監古尚反注同韓詩云領也斷

都緝元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推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舞踊然顯盛

反正義者彼太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太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聽之汝既爲天下所羨宜當行使以副之

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焚火之炳灼然則汝之威不敢相敵而諱疾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見耗滅罪汝之由然節其巖巖一也言節先尊形之高大乃言推石巖

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與推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焉巖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節稱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巖○傳卽太師

○正義曰同燔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遂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冢宰之属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兼冢宰以執羣職○箋此言至州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推

石巖巖相對爲典又與心如惔爲發端者曉乎瞻其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爲皆憂心也如惔之子說文作天訓爲小熱也均炙燎也爛熳也皆火燎之事故云如火燎謂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敵而諱疾也

謂也疚其貪暴骨下以刑辟者有其二事也疾其禽惡所以不取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骨下以刑辟故不敢殺所以不取者畏其威耳故

之辭卒斬盡燔之刑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故

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擅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國

姜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誦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征伐者幽厲雖陵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殺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

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誦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言盡滅則誰滅之乎

旁倚之蹶谷使之貞均也○猶於宜反亦赤而尹不平謂何箋云青三公之不均平不如

倚於精反下同厥本亦作曠古大反赤赤白而尹不平謂何箋云之馬也謂何猶云何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實蕪蕪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

山既高峻矣以草木平滿其

下蓋注同斐可反車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疾枯觀反長張丈反

民言無嘉僭莫愍嗟

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

下嘉注同斐可反車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疾枯觀反長張丈反

正義曰民言無嘉僭莫愍嗟

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

下嘉注同斐可反車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疾枯觀反長張丈反

正義曰民言無嘉僭莫愍嗟

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

平歎云何平以不平天弗以灾下民非直畏汝辟天氣方今又重下以疫病民之死甚多也由此喪凶不平也傳意或然○箇荷倚至齊均○正義曰箇以言有實其倚是倚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岡耳能實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也草木平滿其傍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蹶谷以比下民

山能以草木實頽谷反倫二公不能以數數均以下草木之王而云山告山者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蹶谷以比下民

○德天朝至大多○正義曰「此喪亂之世道重禮崩」○正義曰「猶鬼若文武帝時也。」○又云「天方今人多以私利相
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困不少因此以我死故太死喪甚大多而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私利。」○鄭分削之言重者
尹氏既背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禍是重也。○蓋天下至宗何○正義曰「文承死喪之下而云無私利以知災害相
害之極此謂甲死暗謂乙生故祿虔云弔生曰『暗皆是相端傷之名也』死而相平自是其常而以制尹氏者以
灾害死喪皆致散所致散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防之臣無行善者故直之旨無恩德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
位皆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數辭民皆死也。」○非徒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奈何。○正義曰「文承死喪之下而云無私利以知災害相
害之極此謂甲死暗謂乙生故祿虔云弔生曰『暗皆是相端傷之名也』死而相平自是其常而以制尹氏者以
任至重○」○氏丁酉反徐云「鄭音都屢反穎聲尸反王作博博單也。單本又作博同必爾反後皆放此極之音反又丁履反
礪也。本有作手旁至者誤也。」○篤字又作韓胡翻反。○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于云尹氏今爲大師之官無是周之臣秉
禮樂路反本志○尹氏至我國也。○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于云尹氏今爲大師之官無是周之根本之臣秉
正義曰「持國也。」○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權制天子之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持四方尊崇天子
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虛政以胥下也。○尹氏敢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
善乎是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鄭唯氏爲極諭威爲袖爲異餘同○傅氏本至誠厚○正義曰毛
善從歸若四主爲政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職爲此益故爲厚亦由權衡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補天子於辭爲便
故易之○箇氏當至之極○正義曰「孝經稱達云孝道者萬世之極諭說矣云極諭也。」則極是箇之別名具以稽能
制車輪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極諭也。易弓引弗親庶民弗信弗問枉勿罔君子。○廣民之言不可信勿罔
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枉勿罔君子上而行之。○毛云仕农也
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深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末聞其上矣○物毛鄭字鄭音木
早臣於嫁反無音武。○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聽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
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
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頃然昏姻接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
任以事實之大位重其殊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但累文以丁寧
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容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爲文耳○鄭以爲尹氏
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倚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應訓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
之則民皆未聞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以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問之則
傳庶民至而行○正義曰「君子之所以相信者出由行政之緩受賴謂相信也。今王不躬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
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人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貴民之欺罔故云勿得而上而行上卽經之君子
也○莫勿當至土矣○正義曰「箇以此篇主刺仕上非貴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末也。」○知其親爲恩澤者以于身所爲而行
於眾民惟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
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猶加不可。故易之言末問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
下之善惡上所不知則末畧其上而不覺之吉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箇始近

毛詩注疏

卷五

七

至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說王躬戒庶民則庶民已身之已不貞爲已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或合用賢去
聽宜爲勿厚人不當遠古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傳頃頃至曰亞○正義曰釋
訓云頃頃小也舍人也頃頃計諱相淺之既非是小說也兩斯相謂爲亞釋親文到而釋名云兩斯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
取姓一人取字相亞次也又从女氏別姓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蓋指之至其旨○正義曰女子之夫爲婚
婿之父爲婿釋親文幽王前取申后而棄褒姒之後亦相亞也蓋指之至其旨○正義曰不必爲媒也可任幽王歎淫女色寵之者皆
多女寵必私多謗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媢惡者或以其辭讚美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兼夫而言妻爲正解故參據
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委黨也言無厚任之卽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嬖媚矣而角弓云兄弟唇齒相
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皆姻誼俊者通用故此戒之賢德者踐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
吳天不備降此大災備均利盈誣訛也毫云益君多也民革也吳天平歸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災
吳天不備降此大灾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病時民牧爲之憲之於天○備物能

五反朝旨，固反爭聞，而觀之不妄。同僚公私，固反君王，而如臣心。陽君子如夫，忠是
靡行下孟，反爭之爭下也。皆同僚下教，反則民撫，誠之心，息如平易之政。則民革爭之請去，民之失由於上，可免。吳大任。

反復也。○屈音武闢苦冗易以敗反下同復音厭本又作厭方厭反
誠之俗吳天平尹氏之行又不相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民既化上爲師猶猶上爲師

惟當上自盡誠實，以反之于君。如是則人臣之誠實，固當歸于君。而人臣之心，怠慢于君，則歸于己。正義曰：儒者謂言文與通釋，故云文與通釋。又文者必多，故云通釋。之云通釋，多也。由不忠而壅蔽，非故知其疾也。在上不均放下，亦不抑之，至於多厭忿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抑之，於多乖爭也。比者

民就爲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詔至爲公事出於私二者亦相類。故財無訛偏憲其多爭則小臣可怨唯恨其大臣輕言譖謫大戾○箋屬至至反覆○正義曰釋詔云居機主也具再爲主故箋伴謂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謂王莽尹

曰爲下而存於上者爲私也。自言尹氏爲化民從政，其微令在於者反之，故奸惡者在所中，互相知也。雖知心患者以文上，終事相充配，下不屬怒是無爭也。故知心患者是謂潤澤，而心不吉者謂害也。故知心患者以文上，終事相充配，是可反也。

中吳天滿月有定戶其生便民不空憂心如酒詩未回成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隲無肯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盈甚也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醉不自為政卒勞百姓姜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裁則終猶苦百姓

正義曰此章雖無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此故天山圖書使是所傳而得安
而不至百姓○正義曰此章雖無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此故天山圖書使是所傳而得安
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傳解酒也釋○正義曰說文云龍虯也辟而寢吉既辟而寢以自高尚也

云病酒也。○喪吳天至得安。○正義曰：知貴吳天而不自出政教者，西章五章以君臣之恩誣之天也。又曰：裴徽有定言，君臣不亂，臣也。又曰：裴徽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能不能乃云不自爲尊？是今吳天之辭也。此章首

云不居吳者自當以兵取之使天自得之爲政也故云欲大出國門有所授而以王者將與天必命之若君武也卽中侯說吳器及周公所授河洛洛是也彼所授者非竟受乃王所先也得黑鳥文王得丹書皆是也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此不同者則更受命耳

獻之於君以爲賓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說者謂君父失禮尚徵先君則風喻若乃墨翟禪至尼始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諭作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賤蔡誣伊尹苦於王曰天已訛我豈知古之賢者項

如王無道則刑焉。若王德大有損益，則亦如之。謂非人臣所宜言也。故唐虞不譏，禹微子不諫。彼四牡頌爲用，魯大臣自怒王不能使也。○馬曰：「鴻，四方之鳥也。」

○正義曰言當所要
居所即驅馳無所之也○君子六反王七歷反驅物領反日而乙反繩所六反
正焉者彼四牡也今四牡但蒙大其

天平師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無止女之罪也。吳天至時，政不平，反怨憎其正也。○覆芳服反長張文復邪側，嘵反。

其正毛以爲尹氏爲惡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爲
致使我王不得安寢汝師尹不憇止其心乃反邪辭

妄行誤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鄭唯下句爲
訖文此傳甚贅王肅述之曰覆餗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

余同○傅正長○正義曰釋家父作誦以究王詒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

家父大夫也妻云完顏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謗也以齊憲王之政所以致多謗之本意○馬于僞反父晉南式訛爾心

劉云諷化益養也○正義曰詩刺王而家父至萬邦○正義曰作詩刺王而五戈反畜許六反

申寫下情意上改換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懂誅嗣故自藏字焉

名或自號官字叔於
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管子山十章六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通鑑卷之四百三十一

正大夫東壁也。音直。**正**戶，掌司心焉。復塞若之異害萬物者。為干民之化焉。下以所降大也。妻云：此其也。人以爲言相語人。支云：人。

故心爲之憂傷○繫扶袁反夏胡雍反下同已音側上行酷念文詞今憂公更莫之公賦要以革烹

國之誑言亦存之。非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酷苦之
憂不去也。亂辟皆萌也。謹云念我獨公者言我正。正月十二
章上八音。

再反念我猶念心。京。我小心。念。正月。至以。正義。日。

衛廢此政也○微旨字林娘音怨舛音羊急酷之異以我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憊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大夫賢者觀天知

失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害是由王
由於讒言則此民之訕言爲害亦甚大矣害既如此

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病
害故所以憂也○傳正月夏之四月○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常
善故

此言百姓遭
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

年夏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乎子禦之曰止其辭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舊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也

也唯正用朔曆未作田有食之於是乎有僕鼓用幣
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乏四月故知正
月之六月爲正月也周然易委遺羅云

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始生時也獨以爲四月者以卦之六爻皆用事時也故以卦之六爻爲四月也

木有陰氣故此變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經實圖云又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是也。告顥也。丘事不得利告賁而顥之有由君發從

而若禱也五年不雨則咎氣而天子之命亦可謂
是罪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尚害萬物也鄭
易而云翼者災異卦則剝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

左傳曰凡天災有常無往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營商賈宜
通故言之異○變人以至甚大○正義曰此承李南之下故知其甚大也

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異是義謂以讒言致禍焉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

其真僞因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悲歸故父母生我胡俾我於

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瘞病也箋云自從也天使父母

有賢者而名不副者豈但聚小人哉以至則罪以爲日後而已古之王者每勞夢於雲方且也民今且危亡禦王者所爲反處昌處反下之處同朝直通反下者

云凡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勝乘也姜云王既能有所定靡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

爲繫贊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便王暴虐如是是

憤高達乎欲天指害其所當而已○繫鳥分反罷鳥路反

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賢也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令方且危亡矣民將危亡王不安

撫之今或王之所爲反夢發然而昏亂無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尤志在凌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無所事於人而不安

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爲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誰憎惡乎欲天指害

之○鄭以上一句具設在姜又以麻不勝也不勝者皆稱王又以伊爲是爲異餘同○傳薪蒸言似而非○正義曰薪蒸

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烝則薪蒸熟之名言祝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蒸者言於中有爲薪蒸之木見其小也林

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傳王者至夢然○正義曰釋訓云

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耳天斥王也○傳勝乘○正義曰此傳甚略王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幾

虐也今攝爲毛穀葬城云小人好爲小善者能自滅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將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

刺幽王也若乘陵威虐之事動則有因山蓋卑爲岡爲陵在衛邦君子乃小人也姜云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過人尚謂之

是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也卑本又作與局音婢又必支反行下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老召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幾反民之詫言富貴之老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辟之甚之老

訛本又作與子聖誰知鳥之隹君臣俱自謂聖也姜云時君臣習愚問如謂山至此地也正義曰謂之爲山者

訊音信具白子聖誰知鳥之隹鳥雖相似能別異之乎○別彼列反

斯言有倫有脊局曲也局曲者人意尚謂之爲淺況爲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

今民之詫僞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試以聽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諱言而愛奸鄙碎而共信僞辭召彼無老人

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地蓋厚不敢不脊惟虎

訛音偷又倫曉反惄普故反號呼好路反諱音無反字又作元謂天至鹿鳴○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歌諱其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蓋高

嘶聲者元正矣而有雷震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害救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已恐陷於在位之羅網也言上下可畏知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觸天地以比之作者

其言故云雖我賦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可故

悲淪音偷又倫曉反惄普故反號呼好路反諱音無而爲鹿鳴也鹿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爲鹿鳴也○傳局曲踏累足○正義曰天在上身蔽天而曲

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踏累足諱文云踏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箋局踏至陷淪○正義曰箋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震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傳蝴蝶○正義曰釋魚云蝶跡蝴蝶者其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之死靈蝴蝶名也守宮孫炎曰荆四名也桂樹蝶云鬼蝶一名蝶蠅蝶也或謂之蠅蝶守宮也李述之謂蝶蠅

田疇燒燎之處而有莞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閭肆隱居之時○阪晉反又扶旛反莞音懶徐又於阮反崎起宜反燭丘俱反墳苦支反墳戶角反又苦角反又音角閭音閭辟婢亦反

云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繼我如將不振我謂其遠疾也○抗五急反徐又百月逃首變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如恐不得我言其亂待我智勇自然亦不問我在位而陽彼至我方○正義曰王政所以爲民疾苦

之功力言其有貪賊之名無用賢之實○警本又作怒五報反沈五刀反田不能用賢誠使版田境墳之地有莞然其茂特之苗以興我彼空谷仄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繼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

迅疾也以喻我王之以亂命以微召之古小人貴名廢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傳言朝至榮臣○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警著然亦不同我在位之功力古小人貴名廢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傳仇尚舊諒之臣○正義曰以釋訓云仇仇故殺做也義同故猶之郭通曰皆

僕慢賢者定本無猶字厲避也箋云此正長也心愛如有賴

或滅之滅之以水也鄭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煙怒盡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滅息之者言無滅滅之有也以無有消有之者爲甚也○燎力諾反條力煥反熾尺志反燔必遙反

赫赫宗廟威之

襄國也姓

也威滅也有襄國之女幽王惑焉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喪補毛反刺音假鄭云字也

夙心之至城之○正

呼說反齊人語也子林武劣反說文以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𦵯胡老反

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所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繩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矣

吾臣俱危無所差別也君臣造極國將滅亡言燎火方奮揚之時炎熾燎焰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周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爲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裏

燬滅之則喪廟壘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爲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寢

姻淫好惡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眷陰雨

窘困也箋云窮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

既往

其君臣

危猶猶人涉路既有疲勞又耕田於陵雨而人之遇陵雨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意故以帶之商人

處有陰雨可用雨以佐車今其車輿斷軒轅乃棄雨之車輿反令車載雨也以喻王政處自抑危直用賢以治國今其既

大或矣○爾載才再反注及下同詩七羊反注皆同望許規反本又作望待果反既馬足無心更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

害爲仍憂於既雨爲異辭同○傳大車至其輿○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末敢用賢自帶也尚

書大車牽牛遠服貫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喻而云既雨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輿此云乃集爾輿

則輿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輿杖於輿以防禦事也○箋輿莖○正義曰既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輿平猶聽成

國言聚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輿幣以委我之使子路將擊三都是也定本聚作暨

蓋以諭王既不棄貨又善亂過國執攻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發於國家祖先并職得不重復由之王率唐人稱

天之抗我如不我克

抗

箋云我亦是不意

意

其車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毛詩小雅

十一

四

卷之三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

當爲刺臘王作詣訓傳
月告凶正月惡喪姦臧也

時移其屬第因改之耳。前刺史尹不平亂，頃有逐此屬，誠皇父擅恣日同此驕放，豔妻婦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反非此篇之所云也。

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爲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音在絕反。又十月八章章八句。○正義曰毛以音甫侵皇父皆同經馬路反番方委反徐甫言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繫下同。○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入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極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廣爲幽部以爲幽王説之故下傳曰醴妻喪廟是爲幽王之事則四論者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喪不復喪爲與作○箋當爲刺厲王至是以知然。○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閏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云當爲刺厲王也作詰高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諸云漢興之初陳移其弟作詰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見於諸傳既古當爲厲王又自檢其語節刺師尹不平亂廟有定此爲謬曰皇父諸宗日月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喪則弑周此篇疾楚是刺方處微大曰妻王無二后喪妣是幽王所娶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畜推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畜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美色曰豔則喪妣爲厲妻爲刺厲必以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訛淫不當以色彩名之中侯曰刺者配也以反賢也古今字耳以刺對豔既爲刺爲其性以此知非厲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畜爲之者以畜爲司徒在豔妻方憂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旣爲司徒方問史伯伯乃謂刺妻事其末未竟以焉后則桓公稱爲司徒豔妃仍未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刺雖明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侯語推諉曰昌受符膺舊德期十世之世權在相又曰刺者配也以放賈山廟水灌廟小人家伯固主異職處死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卽云期十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刺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廟水灌廟此篇百川弗廢山冢卑廟是也如此中侯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贊侯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之理領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首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爻再無正辛章說已留彼去忘友之應全同小變不差辛章說怖罪率恐懼之心如一錢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嗣正刺幽王并推變而不能決其詩曰毛公之大篇明於詎謂嘉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弟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恐疑無以釋吾猶以襲數龍蟠妖所生施人養而取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姦也又尚書說妻謂厲王之姦不斥棄妃又兩無正有問宗族滅廟所止滅之言若是幽王既爲大姦又爲大凶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大夫難居莫之我歸良肯夙夜尚朝夕庶也式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謡口相傳授通泰減學之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謡口相傳授通泰減學之後眾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墮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顧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鬼之交日

會醜惡也夏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木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走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日食臣不當食故言微月而客有微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爲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灾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日民亦甚可哀傷矣○鄭唯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姜云君子大夫遭災害者

起故下民亦孔可哀

正義曰文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食聚故云灾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月辛卯朔月即此之交爲事也古歷謂及周曆皆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

是木木常時木今木反侵金木臣侵君之象臣侵君之象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日食之爻也每月皆文會而月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爻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蓋周之至其既正義曰詩之吉月皆攝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攝度筭曰十月之爻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

日食之竟日食陰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辰辛也辛曰以辰侵日而日爲全辰爲木金應卯木反侵金
是五行相逆君臣卯卯何故言卯辰也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金木爲義者推度矣曰及其食也君弱臣
強故天垂象以見微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曰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文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
卯之爲臣求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功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禪文故知取卯辰爲義如經之意
以辛在上在亥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廟思臣以休廢之時能受當主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緣意又取卯柔爲義以
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日靈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正卯臣乘權以摧抑弱君故爲醜也此箇直
卯辰辛不言君臣強弱者陰陽之事各有主故舉金木爲正尊卑之也啓二月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
壬以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微爲夏之五月壬當用事壬應休廢又壬卯則日非是時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之月御
秋分之時也左傳曰「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曰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爲災此亦分月而云孔穎者
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犯之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級耳左傳曰雅正月朔晦未作日有食
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是謂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耗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
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若
同道相遇可無犯而日月行各自有道至明相逢而道有冲焉至晦則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
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滿故自雅往有雖食者或唯正
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頃局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
義井自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取賈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雖其常此日而
食于何不減則非常易明謂此日非常明有杖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病亦可消若長是遂非雖分
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隔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解晉衛恆之衛大魯小云
穀地如晉地於是是有晉實食之大智其衛君乎魯將上廟其年八月衛侯憲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
驗也且日之有食食臣之役君若云日有可殺之時則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予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
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既日月之食無可推而知則是難觀自當而云爲鳴者人君也費尊恐其志侈心
聖人假之以震懾作耳夫以昭昭大明顯臨下土怎離離亡俾盡作夜其怪異莫斯之耳故有伐鼓用兵之儀貶
福去樂之數皆所以垂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晦或折人之禍福猶鯨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曲
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歟詳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
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則於大過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案包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爲發無不
應是知言微辭之義未悟物徂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爻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
凶不用其行遷道度也不用之者謂悟小犯則此依爻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麻書仁矣今世有閩歷者蓋漢
初爲之其文甚粗失考究考究日食之法其上年己丑任參食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猶云
以麻考之者卯日食者而王基猶云以麻考之者卯日食者而王基猶云以麻考之者卯日食者而王基猶云
前其在其和之前則信矣而據之則無術說者或據而以定義矣○鄭疏謂至其當○正義曰下章云後月而食此日而
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後月而食則推其常則日食爲非
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馬云日月食令去榮秋官處氏有載日月之弓日昏暮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
天月爲之食《周易》卷之六《泰》卦《象》曰「君子以作晝夜」《象》曰「君子以作晝夜」《象》曰「君子以作晝夜」
以日食爲重耳不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自

反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箋云臧

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壞耗故出天子不用其善也

正義

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當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

月而食螻果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爲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品七年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品七年

國無取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火燔震電不令燔震電者雷

箋云雷電通梵

天下不安政教不善

箋云嚴

之役○燭子報反

箋云荅

本亦作辛酉丁令反葬祖回反爾雅作

箋云葬五規反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音易位也

箋云易位也

君子處上之謂也○處昌呂反

箋云處昌呂反

感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者

箋云感止之謂也

惜反亦作慘

箋云慘謂至莫憲

毛以馬幽王時不日食又煥煥有露雷之電其聲

箋云雷謂常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

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浸趕下小人亦在上也又時山之氣頂高峯之上舉然則鬼者皆崩落山

高在上君之榮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的岸陷為深谷岸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

進出為陵谷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向曾無肯行道消止此異者

但商賈者刑退不自近君子則此異矣此所殊皆當時實事靈惠旣言不寧今在位之人向曾無由求之者矣故

皆以梁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沖溝東陵迫山冢宰崩人無仰高岸焉各賢者退深合爲陵小臨邑是也○鄭唯崩王時為

崩石者或作崩矣此經作卒薨作崔嵬香蠚子則爾雅小異喪同也崩以卒子恤反則舊訓為盡於時睡大變

異不應大卜山與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為說百川沖出相乘陵者謂眾陰盛也水泉溢時壅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

諺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年吉川皆崩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一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

夫國必依山川山施川竭亡國之微是歲川竭此言百川沖溝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渟出相乘水盛漫溢而

已非震之類也廣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崩王時已百川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弗勝非震也彼云三川彼此云百川濟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幽王於喪安

箋云刺幽王於喪安

百川沸騰山冢宰崩

箋云崩者崩君道壞也○浦南味反幸舊丁儼反徐子綏反宣依爾雅音徂徠反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音易位也

箋云易位也

君子處上之謂也○處昌呂反

箋云處昌呂反

哀今之人胡憲憲

音憲憲

箋云憲憲

唐公

箋云唐公

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尤皆字蓋與后事失

箋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夫故也自同姓

也其番聚讐稱單音人張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傳說湯遭旱大旱以六年

罪無辜議口

委云寤而衆多怨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讐口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尊者皆以爲此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舍除○正萬日候候舍其人皆仰其罪也故以舍歸也

長官之大夫於王而于賓而皆散退復知我民

所安定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

見私勞也○諭吏復反又音復長張又反下同度待臣

反覆音皮

莫直例反

首

夙夜

邦君

諸侯

莫肯

朝夕

之氣

不肯

最夜

朝暮

君王

也

○

周宗

至爲

過

○

以爲

過

也

<

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雙兵成至崩篤○正義曰以王在崩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崩時事故云崩見流於無事止之者卽本紀云民叛樊王是也王若在崩理無乏食知飢成是在崩時事故云王在崩之後欲食之著無餉粟歸備者猶謂蓄積不必朝夕之食故言之苟極矣雖餘省左無有可主饑正○正義曰聽言對答故爲有可聽用也柔柔對禮言故爲禮聽之漢者皆猶對也爻之與應皆是以言答之但此是制詩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知皆猶距也共以辭距而應之使不見聽用也則苦者是以辭距之明遇者是不答也故云其爲推遠言其徒固自耕而退無並難之者令使路言得用也見善而距遇見惡而贊成是豈臣難馬不忠惡忠直而慶貞正也恐直諭正昭二十八年哀哉不能言而若是出維弓是昌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古也箇云病病也不能言言之如左傳久

哀哉不能言

是昌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古也

箇云病病也不能言言之如

左傳久

哀哉不能言

是昌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古也

箇云病病也不能言言之如

流俾躬休

而遇故不悖遠

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音辨忤

對反透五故

而良醫至處休

毛以爲幽王信謫賢者

不能從俗不改發言

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

板本亦作辯說音悅

正義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古無其身是病言小人把直將

其害之可矣若出之則謂能言者以巧舌爲言從顧於俗水之流急

而過故不悖遠

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音休休

然然急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雜不正從也居今良亂世

而過故不悖遠

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音能言者

云巧舌不能言者爲矣

而妄言之忤物其禍必達言出則禍入故云疾見困病

箇巧猶至則微

正義曰

人難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巧者若矜伎之巧則自得志非徒所可矣傳

云從俗如辨流言從俗明有謂賢人與賢同也則微之

者書傳注云辨切其傍不斥言

辨曰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不可便怨及朋友

各未能言巧如

于往也

箇云煙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雜不正從也居今良亂世

而過故不悖遠

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之臣云仕乎其過且危急且危以此二者也○

箇本又作達側格反

而過故不悖遠

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自是其理但居今之世往仕則急且天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廟當從君命王既

弗往斷皆不可我若執正字號不從

上命則天子云不可得罪於天子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急且危也○

箇不可事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

善今從君爲危說朋友過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

箇唯厲王時爲異○

箇不可二

者也○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己意爲不可使君有

不正我從之君則以我爲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門

反往憂思同馬于僞反更本又作姦者巨

箇反往憂思同馬于僞反更本又作姦者巨

自作之兩今反以無

正義曰兩至兩室○毛以爲幽王取亂大夫有太離韋替其友任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

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

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

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

室家既離我恨之辭

而遇故不悖遠

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恐滅血弑君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

而過故不悖遠

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于昔離從王都居於郊外之詩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故自作之耳

而過故不悖遠

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然亂世

方困於病故未能來耳大夫知其處又齊之云昔所居居魯後作兩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而毛同但屬韋易耳○鄭玄賦

至見疾○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涕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

禮記曰子皇親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矣見者自從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爲人所

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己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還處人疾非難咎也

正義曰人言已爲人所

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己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還處人疾非難咎也

正義曰人言已爲人所

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己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還處人疾非難咎也

小旻大夫刺幽也

所刺列於十月之文雨無正爲小故曰

小旻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人取不若人事爲已智故謀則發言是聖者要之法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處有死舊故不能凌江無敢執咎以歸已者左鴻臚是伐鄧禪六禪三獄從三教符音子瞻曰請從楚辭也受其咎是取載之也○箋無進於跬步○正義曰鄧射注云失於長三尺與註相應則牛步也時惟亦云一舉足謂之跬哀哉爲猶見先民是程頤大儒是經傳言是繼經傳言是爭

爲近言美云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猶大道之常而使變頤近言之同者是爲法當用古人之異否言見鄭駒周虎脂不至於遠也○轉音乃廢車木也字林如戰反況乃麗反如彼榮至于道謀是用不濟于

成清遠也更云如當路策宿人而與之謀所爲

是爲法非用大道是爲常從雜後退之言而同者是爲法當用之言而迷於是而成也言後近之人不可謀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鄭以有麟王哀哉今君臣之爲謀事也餘同○傳古

也○箋不用古至於遠○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蠻軻於若橘王逃曰朝支

輪木也說文云朝蠻卓木也鄭軻者謂去木勿攀而發行也論語云殺遠恐尼鄭云則况意出於彼也

或貞雖靡無或哲或謀或肅或又

理者箋云靡無止孔聖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孔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

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慮者有爻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是位而任之王則當用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否方九反徐音節廣王大哭反大也徐云鄭音漢又音武沈

音無轉諭作靡牒猶無蔑何爻音刈治直史反下皆同有知音智如原泉之

國雖靡止或

用焉發於心而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用賢哲也○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家之諸侯雖無亂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

傳舉止至理者○正義曰以陽陽止猶言微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占卜者見微小尚有之義以爲微而輕言或明傳兼言

人有通聖者過者通知來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寧極此德王用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卽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爲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卽此傳言不以也以傳王用之不以應言全無所知或古序不聖而賢也亦有明者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簡民雖無能與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

又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通聖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子非止言國廟庭言民爲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樂音接爲法王肅讀爲樂喜吳反應大也無大有入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木畜毛意如傳今同之鄭說○箋止云然○正義曰以相風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謂是止爲猶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用卽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嘗活亡言庶民於中唯賢則能之諸侯耳其實互相明也隱言禮民言法也言雖無禮法者禮法大行而則四事焉優故屬之

咏栗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尾音石場大良反咏陟再反禽首切治直吏反哀我如冥官序獄塗栗出卜自何能
嶺盡序訟也箋云仍得曰宜自從殺生也可畏者我窮盡算財之人仍有牒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恃粟行卜求其勝負
從何能得生○與徒與反讐詩作於疹苦也岸如字臯禹注漢書同臯詩作汗音同云鄒寧之繫曰汗胡廷曰獄懼於旁
反也交至能殺○毛以爲交文然小者是秦扈之鳥也鳥自求生活而應肉食今既無肉猶僅咏栗而食之失其天性
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
既可謂良故我庶盡算財之人必活禁在上謂之上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于庚其栗出卜
其時貧貴用即此竟免而生之尤可哀也○鄭呼刺羅王爲異○傳桑扈至可得○正義曰桑扈猶脂膠鳥文
韜理曰俗呼青雀皆曲食肉且盈脂膏之因有名云陸機云羅雀也好禦人膚肉雁及膏故曰稱謂也桑扈食肉之鳥
而咏栗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爲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箋仍得至得生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曹
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且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算財者以長亂之世政以脯成史記也溫溫恭人溫溫和
日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貲者無暇自救但恃粟以求卜者問得勝負此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溫溫恭人溫溫和
君子雖無罪猶恐覆

反樂音洛下同與本亦作鶯同首既又必移報
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由
以憂也○權力知反取七住反大音奉說音耽

之何完

彼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

不得其然比民烏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

大致此冤枉問天云我罪誰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爲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傳異

卑居至羣鴟○正義曰齊卑居釋烏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于南多羣鹿下白江東呼爲鵠鳥是也此烏名獨

而云斯者詣辭猶麥彼蕭斯宛彼御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頌施烏部立豐斯之目是不

精也此烏性好羣聚故云挺翼羣草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無飛字○墮彼誰至獨不○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

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譽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鳥喻凡人當文爲興言傷今太子獨失

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明興意集不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博幽王至殺之○正義曰史記周本

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又鄭語

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殺之申人弗畀必殺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博疑之至父母○正義曰毛意褒子不當

怨又以詩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慈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賦泣訴於旻天手我之父母也言爲我父母而不憂我

故得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賦泣於吳天何爲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賦吾旣得即

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烏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

終身慈父母五十而慈者予於大舜見之叔叔周道爲茂草襄妃之謳亂其德政使不適於四方○賦從歷反鶻九六

反易夷我心憂傷愁焉如小假寐示歡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百病病也○怒乃歎反矯丁老反本或作矯向禪詩

作矯除又反義同疾矯反又作矯也政蹕至疾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蹕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

同脫本又作矯吐活反一音始曉反也○今曰窮盡爲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通

王政窮盡爲喪妣矣喪妣則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襄妃之謳太子則以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爲之憂傷愁焉悲憫

如有物之堵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雖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病如人之疾首者首謂頭

也○芟此喻至四方○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郊而行路使行者不適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襄妃之謳敗亂德政

不適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襄妃之亂王政則以爲喻耳○博怒思禱心疾

○正義曰怒思禱詒文禱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詩則假物禱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禱手推

一曰禁也○禁不曉至假寐○正義曰宣二年左傳疏趙盾監眼將朝尚坐而假寐是也

○雜桑與梓必恭敬止父

之

○母在外則以言又裏在內陰以言又兼云此言人無不曉卽心疾政痛疾首謂頭

崩之誠乎獨不處母之崩胎乎曾無恩於我○屬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時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創之

○羅桑主安在

首燭除首嗣裏音里長丁丈反爬音包胎他來反

凡人父之所創者羅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父身平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客故言人無不曉卽心

疾政則者無不依怙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屬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其

平言

卷五

2

此作此者古字得作用也。雖有二等微音而讀名者誤之不覺謂之蒙謬至三兩之後乃舉齋者所定之序以行之於後文指相應名曰施解亦舉相應也。此論得其理而行之故曰是於解非失解也。津代木至其理。○正義曰伐木而言倚是長木倒而倚之明倚直陋矣。倚也謂以物倚其體也。折枝而言晦明晦其理也。把者把也。言觀其翼而漸相應及故。蓋云觀其理是也。○傳化加。○正義曰此化誰忙人也。言含界限而以界與忙人是從此而生加也。故曰忙那也。莫高山莫沒山泉。○凌本也。蓋云山高矣人負其麻泉深也。言含界限而以界與忙人是從此而生加也。故曰忙那也。莫高山莫沒山泉。○凌本也。蓋云山高矣人負其麻泉深也。言含界限而以界與忙人是從此而生加也。故曰忙那也。

後反默本前作哩乞也反看一箇月言耳反二十一王有所愛之知王心不正也無逝我梁無穧我苟答答之也之人柔義人苟此必有盜道之罪以言于益人苟子母子有盜道之罪以言于益人苟音苟我不聞

卷二 每人曰言王不仁也。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仁也。王之仁也。人采發人荀此必有盜魚之罪。苟以言我則不聞。王色榮喜於王。益我大子母之寵。苟音吉也。則我亦其也。於七則弓而射之。則我失矣。失而得。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謠故作是詩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嘵幽大也蓋云愁怨思也幽故也我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道無辜之人爲亂如此甚故憤無法度也○且諭七條反讐句則應爾觀臺三百七也反讐火與反下同思息嗣反下同微五報反下同本有作敷怨音若昊天已威子慎無罪昊天大嘵

子慎無怒威退憤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吳天孚王基可畏。王基：急怒至無事。○毛以爲大夫得喪而奉之故，言怒甚而罪我是可畏也。吳天孚王基：唐大也。我誠無率而事我是唐大也。○釋：唯言王爲亂如此甚，儻慢爲異耳。告以且爲辭。○傳：禮大。○正義曰：釋詁文禮、肉幣亦謂之辭。○委辭：放至法度。○正義曰：禮、射、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已威甚可畏而奉辭言大非類故爲假慢下既爲微此亦爲微也。由王之昭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爲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有謂所爲者是過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亂之初生僭始既酒酒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僭毛僭產反鄭子念反酒毛音刺下同不別於列反亂之又生君子信讞：信讞人之言是復亂之萌生。

亂庶逆：逆疾沮止也。箋云：君子見謗人如怒責之則亂之至也。毛以爲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謗人數絰事始自入盡得寄受其言知王不恭真偽遂以漸也。亂之又復所生發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讞言也。王既不察故謗言得自客入臣又信之故謗言遂興所以任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又言政令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謗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得譽者如亂疑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責乎。○鄭云：君子如怒責之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選市專反祖辭呂反。

君子如社亂庶遄已：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社音臯已：音以。

亂之至過已：毛以爲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謗人數絰事始自入盡得寄受其言知王不恭真偽遂以漸也。亂之又復所生發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讞言也。王既不察故謗言得自客入臣又信之故謗言遂興所以任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又言政令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謗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得譽者如亂疑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責乎。○鄭云：君子如怒責之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選市專反祖辭呂反。

君子如社亂庶遄已：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社音臯已：音以。

也夫大治國之禮法遇大天之驕者謂田大也○美音亦莫言咲莫如子又作漢同本作謾按猶雅莫與同訓謀
辟諭爲馬付本有作才同七相反度荷洛反注皆同禮他暨反避上至美妻至幾之○正義曰謾人爲謾自謂深密此言
故反遇大如字此謂作學非也知音智寂古耶反馴音可又音醫已能印之言美矣然高大之殿廟君子之人所能
制作之秩秩然者進退之大過聖德之人能謀玄之授進人而有謾故之心義能忖度而屈之羅羅然者疾之校鬼憑
隨天則能獲得之○傳謾鬼至狡鬼○正義曰蒼頡解詎云覽大鬼也大鬼必狡猾又謂之狡鬼戰國策曰宋郭逐者每
內之狡鬼是也○箋此四事至狃大○正義曰此四事以撫鬼爲先佞大鬼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爲類故後廟在大亂之
先鬼乃走獸放在他人之後逮言殿廟者周禮注云廟曰廟則廟緩一物得祭後廟也此自上既所造而言
君子者謾宮曰新廟委委斯君子也以敬謾謂稟必君子監之乃得依廟也大過聖德之人謂之謾是
若周公之制禮奉也遇大者斯言鬼遇大則彼獲耳遇非大名故王肅云言其誰曉雖也聽其迹或過與大過而見謾是
也以能獲鬼知是大之謂謾者謂之

往榮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敷之 荣柔木如人心思敷善言而出之善言者
出大也大有守天田大故辨之

往榮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敷之 樹善木如人心思敷善言而出之善言者
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往而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蛇亦可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爲思敷知善而復出之小人則不然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
其反榮音冉敷所主反注同協於宜反忤添上音下音七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蛇
以支反行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篓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偽在榮至厚矣○正義曰言往榮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
下孟反○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乙
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爲思敷知善而復出之小人則不然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
於心得言卽言必不思敷也巧爲言語結構虛辭連相待合而生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愧愧其顏面之各甚厚矣

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敷之不言出日繩相對而文互也○傳榮柔木橫桿忤添○正義曰定之此言君子之
方中云樹之修葉橫桐梓榮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不言擇木從可知柔果從可知

文謂之麌箋云何人者斥譏人也既而惡之無拳無勇職爲亂魄力也憂云無力者謂易蹶倒也職主也此人主
居徒歲何云猶謂將大也女作譏女之謀大多女所別居之稱歲也彼何人至夷何○正義曰疾譏女之入謂之何人
故曰何人○廢本又作溫音眉毫馬路反

無拳無勇職爲亂魄 爲亂作潛言亂由之來也○奉音懼余已哀反易夷歧
勢亦易誅勞耳而散士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庶離計有微之疾而附有凶伊何能爲況便無之而
汝敢爲此惡故作爲譏女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傳水草
文謂之麌○正義曰釋水文○憂何人至曰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錯此既還已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
既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放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傳舒鄭至爲
憲○正義曰告鄭訓文也使以此屬微且憲然變爲此辭以釋之懈炎日皆水溢之疾也郭璞曰舒鄭經也憲
瘡也然則殊經之下有瘡瘍是涉水所爲故蒞亦云此入居下濕之呢故生瘡瘍之疾居河之廳是居下濕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諱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暴也顛也皆以暴也顛也爲號內國名

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

刺暴公也暴公爲士卿士而於王所諱諱蘇公令使諱避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

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爲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諱

毛詩注疏

卷五

三

何人其其爲票尾古不自占不自南古逆手穿而推手心疾如風不欲人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子也遺我之心使我適女○禰子死如睡風○正義曰以基埋來而埋去知時之安子不遇也

卷之三

三

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是豎目孔悝以糞下人君性是盟用牛也此則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往故左傳孟任糞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糞而與之盟者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見面目視人罔極蜮短狐也或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無性也又音域狀如鼴三足一名躬俗呼之小路在水中舍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反側不正直也或云好樂善也反側蠅也作少射人一云射人影○晚�反姑戶刮反而曉也此歌之歌表女之病女之情反側極也自古以爲鬼至反側○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備於是怒而責之言汝若負鬼也爲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我謂詛所以反側謂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猶極爾反側之病薦得其實也○傳蠅短狐融枯○正義曰共矩五行傳云蠅如龍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吧多蠅淫女吸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而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深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濶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膚如疥是也蠅詛釋言文係炎曰或人面姑然說文云藏面見人姑面藏也學問經與姑皆面見人之範也○傳反側不正直也反則者翻覆之義故蓋以蠅特申傳不正直之義撫瘡謂傳同

何人斯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

作是詩也。巷伯在百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畿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讖人諳寺人寺人又得其名及巷伯故以名焉。○巷伯七章上四章章四句文章五句次章八句卒章六句至奄官○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焉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宮也。

卷一百四十一

是也以俗本多有戲解之云。達尹伯至名禱。正義曰。尹伯是內官也。其嘗
官序皆云小臣尹伯。又注王他稱其號。云宰王后是也。尹伯中爲後故謂之。達尹
氏矣。云宮中也。恐謂之達尹矣。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曰子
內道官之長人。主於舉臣貴言親近賤者。顧達士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輩。多
中爲後故謂之。巷伯也。釋名云。宮中也。恐謂之達尹矣。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

之稱爲巷近

臣者以周禮無君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君之伯噲內小臣耳故知是也吾
伯爲君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侮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同
爲君伯與其官相近則寵也更奏分斐分成是貝錦貝即錦文也章云錯也

皆喻人

被譖人者亦已大甚姜云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大音奏指切以爲其譖也因譖也

小率乃至同

新體制

此句與上文重複，故不列

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柳也又曰王篇尺牘反又昌可反侈其界猶因其星之略而稱昌者反說文云昜也王篇尺牘反又昌可反侈力之反專歸也依字作廢於甫往反悉之升反福所六反又彼讀人者誰適與謀卷之二
甫反又軒具反本或作熙凡甫反疎章男反足恨也狹音治通註彼讀人者誰適與謀卷之二
正義嘗吟至別誄○正義曰此言通人集成已解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廟本相去略然正祀大爲離今其久移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冥之所成以由疎已因寺人初有小罪延爲始分其父構之更增而其爲終兮乃成其刑譖也禍言之所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切術也固有十姦陷已如此彼讀人者

誰往與謀乎何多而能巧也○傳
云南正即箕星也算四星二爲踵

可學柯下應之曰孔子欲學問于堯者未有能見也又曰王肅曰王肅反昌可反後
其罪固丘星之多而侈多也昌者反訛文弘曰也王肅反昌可反後
力之反專歸也依字作疑於南注反蒸之升反縮所六反又
甫反又軒具反本或作照凡甫反章勇反足根也狹音治

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儻於也又曰王篇尺牘反又昌可反侈其罪猶因其星之多而稱之昌者反說文升反福所六反又力之反專歸也依字作侈於甫注反聲章男反足恨也狹音治甫反又軒具反本或作熙兄甫反疎章男反足恨也狹音治

而之不審由事有變故者執場樂人不可以家到戶說奸

可學柯下應之曰孔子曰欲學樹下見者未有能知其也又曰王翦尺牘反昌可反後
其界猶因丘星之略而侈於南注反熟所六反又力之反專歸也依本或作斂凡甫反連章男反足恨也坎音治
被謠人者誰適與謀卷之二
甫反又軒具反本或作斂凡甫反連章男反足恨也坎音治
被謠人者誰適與謀卷之二

補屋是未旦時也吾聞男女不六十則問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

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之也又曰知其罪情因其星之多而侈大之○侈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王篇尺獵反又昌可反侈力之反侈端也侈字作廢於甫往反蒸然升反侈所六反又雨反又軒具反本或作煦凡雨反踰章夷反升足反雨也故音治彼誣者誰適謀通忤

故無體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
身爲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

是者諸魯人如此每行取高與深
非所引也傳言此者避避嫌之事
子弓上男女是子之事○後禮

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能成於是也又曰知其罪皆因其星之多而侈大之○侈昌反者反說文云昌日也王篇尺獵反又昌可反侈力之反侈端也侈字作廢於甫往反踐章男反足恨也攷音治被謫人者誰遭謀過杜正義曰詒諢人集成己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而本相去而然也侈大爲驕分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分乃成是南箕之星言宜之而成以由踵已因守人初有小罪延爲始分其又構之更端而其爲終分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困之亦已之所切悔也固有小懈陷已如此彼觀謫人者侈大至於是○正義曰侈者言其寬大侈然故爲大貌二十八宿有此星無南箕故二爲舌若使踵本太坎言雖小竈不足以爲真由踵之二星已侈然而大舌又益大故善譏對舌爲侈耳其背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爲侈分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而名之爲侈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爲真唯作詩之人自謂避因之而爲罪也言頌叔子及魯人過疏寡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頌叔子納鄰之頌姑雖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旦猶至於日也愚是新之編者猶謂曲也言彌又言耕則初既之也先言放乎日已之爲壞目言其然久以至日乃更復說新盡攝星之事其實然也六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隔閡雜在一處而居若耳男子則七十外則唯及七十同藏無是也必男子七十七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止謂未老可非辟也柳下惠忠之名素已彰者固當如是可於吾下愚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器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頌叔子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好惡其所嫌者豈羽林某次諳人浦繩曰舌聲禪禪往來而舌齧○正義曰定本贊作題其義俱通系承篇言欲諳人來說○續七立反說

不必辨是非，如是其之明也。故曰：「子云稱諧也。」父子子慎爾言也。

口舌齧齧然往來齧齧然相與謀
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首則所

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能即於其界者因其星之多而侈大之○哆昌反說文云張口也王篇尺獮反又昌可反侈力之反侈端也依字作侈兄甫反疎章勇反足恨也孜音治被讐者誰遭謀通往莫大爲讐謀○正義曰訖言讐人集成立已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而本相去而然已侈大爲讐今其侈之更侈而大爲舌今乃成是南箕之星言宜之而成立由讐已因寺人初有小罪延爲端分其父構之更端而其爲終分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切悔也因有小嫌陷己如此彼讐讐人者侈大至於是○正義曰侈者言其寬大侈多既爲大觀二十八宿有其星無南箕故二爲舌若使讐本太攻諱雖小寃不足以爲箕由讐之二星已侈然而大舌又益大故者謂對舌爲侈耳其貧賤之二星已寬大故爲侈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使而名之爲侈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讐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爲宜暗作詩之人自謂辟固之而爲辟也言頌叔子皮晉人過避秦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頌叔子稱鄰之釐釐雖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旦體至於已也愚是之編者鄉謂袖也言暢又言藉則初執之也先言放乎旦已之爲壞目其然大以至日乃更搢說新盡袖壘事其實然盡不聞居者謂謗男女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閑雜在一處而居若耳男子四十七內則唯及七十詞歲無期是也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止謂未老耳非稱也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即於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來語復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頌叔子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好惡其所嫌者子子猶稱某次晉人紳緝口舌聲繩繩住秋而舌譖○正義曰定本譖作通余系偏譖言各晉人來說○緝七立反說欲爲讐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譖相恐不成相教當識及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聽其不誠也○惡鳥路反正誣多而巧此言爲誣之狀言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來語復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頌叔子之事捷捷皆某次晉人謂之捷捷也

幅幅猶肅肅也○疑如字又音妥𠀤芳炳反

人相戒言汝若不識汝之心而言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

勞心也。零五以體，吉昌而富之。
人也。萃草者，憂得罪也。否
革然而變故曰：「若齋天啓天何」。

學聖賢而舉古人的言
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能知之者也又曰勤學柳下惠者其罪也因其星之多而侈大之○哆昂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王篇失張反又昌可反侈力之反尊卑也依字作廢於甫生反尊之升反縮所六反又甫反又軒反本或作詔况甫反章勇反足根也攷晉治被譖人者誰適謀卷二
甫反又軒具反本或作詔况甫反章勇反足根也攷晉治被譖人者誰適謀卷二
大爲睡今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今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形成以出睡已
寃大爲睡今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今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形成以出睡已
因寺人初有小罪疑爲始分其父構之更增而其爲於分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
吾譏對舌所換耳其實睡之二星已寃大故爲哆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召於夜使
終故也言已避嫌不當使人因之亦已之折以晦也因有小嫌陷已如此彼處譖人者
哆大至於是○正義曰哆者言其寃大哆西故爲大說二十八宿有其星無有箕故
二爲舌若便睡本太攻諱雖小寃不足以爲箕由睡之二星已哆然而入古又益大故
因寺人初有小罪疑爲始分其父構之更增而其爲於分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
而名之爲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睡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爲箕暗也時之人謂於夜使
因之而爲罪也言頗叔子及魯人遇蛇與不審之事比之頗叔子納鄰之輕端雖
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旦且盡於夜也然大以至日乃更攬說而盡抽星之事其實然虛
之也先言放乎旦已之爲猶自言其星也以至日乃更攬說而盡抽星之事其實然虛
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满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居若
耳男子兩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歲無間是也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
止謂未老耳非解也柳下惠固可言柳下惠貞潔之名素已彰告固當如是可於吾
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能知於
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頤叔子之事
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奸詐其所嫌者卷二猶有偏謀欲譖人卷二謂口舌聲禦禦往
秋而舌濟○正義曰定本雖作睡其義俱通系系偏謀欲譖人卷二謂口舌聲禦禦往
謂而不信蓋云懈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卷二謂精至不信○正義曰上言
謂而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而謂女不信○惡鳥路反卷二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
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謀唯恐不成故稱諱也○正義曰謂能効密爲王信用能
言不巧王將謂汝爲不信而不受也故稱諱言之卷二謂捷捷至汝謂也
天蒼天蒼彼駕人矜此勞人卷二謂人至勞人○正義曰言謂人謂能効密爲王信用能
不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卷二投棄也○畀必二反下豺虎不食投畀有
矣吳天也卷二謂至有吴○正義曰猶若不肯食當猶予有比太陰之謂使
不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卷二投棄也○畀必二反下豺虎不食投畀有

非而不毛，**有**非不受其異有孚。

力之反易端也依字作疑於反往反踵章勇反足根也教音治
雨反又軒具反本或作疋兄甫反踵章勇反足根也教音治
可學柳下惠之疋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能及之也又云其界廣因其實之疋而侈大之○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王篇失張反又昌可反侈其界廣因其實之疋而侈大之○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王篇失張反又昌可反侈
被謫人者誰適與謀過往
而雨兮至則諱○正義曰此言謫人未成已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而本相去而然
竟大爲踰今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竟之所成以由踰已
因予人初有小罪疑爲始分其父構之更增而其爲於分乃成其刑罪之讞言構之所
吾謫對舌既狹耳其實踰之二星已竟大故爲哆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趨於衣使
而名之爲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踰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爲聾暗作詩之人自謂避
因之而爲罪也言頌叔子及曾人聾暗與不審之事比之頌叔子納鄰之輕端雖
哆大至於是○正義曰哆者言其竟大哆既四故爲大說二十八宿有其星無由其故
否難明是不審也言乎旦及於巳也歷是新之繩者縮謂袖也言縮又言薪則初說
之也先言放乎日已之爲鴻目言其然大以至日乃更覆說袖盡抽星之事其實然盡
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满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閑雜在一處而居若
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歲無間是也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
止謂未老耳非辟也御下惠闊可告言柳下惠自潔之名素已彰昔固當如是可於吾
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即於
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来語皆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頌叔子之事
欲爲讞謂之言以害人相計遺相恐不如教當誠教
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猶諭實言之○捷捷而申謀欲諭言捷捷也
而申謀至及也○正義曰捷捷至及也○毛以爲譏
既其女遷將復訛誣女○訛所謀反又所訛反卒子忽反謂方味反
之王於愈卒之間竝不爲收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爲人好勞人草草好自
與吳天制其罪也○鄭以是爲訛言王將謂汝以遇去爲理否女故易之○毛以爲譏
天蒼天視彼駕人矜此勞人○正義曰天蒼天視彼駕人矜此勞人好勞然而喜我芳人
不老也○毛以是爲訛言王將謂汝以遇去爲理否女故易之○毛以爲譏
不彼昔人昔誰過與謀取役晉人投界豺虎○正義曰同翁者或作財或作財
彼謂人者誰過與謀取役晉人投界豺虎○正義曰同翁者或作財或作財
彼謂人者誰過與謀取役晉人投界豺虎○正義曰同翁者或作財或作財
人與吳天制其罪也○鄭以是爲訛言王將謂汝以遇去爲理否女故易之○毛以爲譏
天蒼天視彼駕人矜此勞人○正義曰天蒼天視彼駕人矜此勞人好勞然而喜我芳人
不老也○毛以是爲訛言王將謂汝以遇去爲理否女故易之○毛以爲譏

彼穀祿穀之嘆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鬯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三毛鬯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三而後於楊園也以卿諭人欲行諸大臣之法亦當發書於小臣而訖乃授毛於大臣也尋人立意即此故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勞為小人之更謾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列愚編而在位而屬以巷伯名編者亦非也○傳楊園至三名○正義曰釋仁云如欲就仁李述曰謂仁郊田歲曰獻仁也孫炎曰百步也以畝三仁名故曰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也○詩人見之而為辭也○傳寺人至此○正義曰毛解言已定之意也抑罪已定者皆不定則不應矣尋人如此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箋寺人至此官也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箋注云寺人之言侍惲正內露宿也則五人當在路幾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又所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僞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巷伯七章四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鄭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疏
合風三章六句至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又生師東無復恩請使朋友之道絕焉謂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愛之德是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疾急音聲不同響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奸惡取捨動靜無常聽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故則義通聲云荒之通風乃是民慾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爲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叔以夏政而改之謂夏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謂雖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順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為此云天下俗薄皆謂變惡為惡是得民變革也若其更惡宜山川外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俗亦貴紀皆以地美惡為經重之法而行之所謂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箋子之處胡鮮大伯之任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習谷風雜風及雨暉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通遠云召晉相調之從東風謂之谷風

性相得與女

姜子牙謂其妻曰也安復懷忍尼而知苦之朝也當此之時猶宜與女同游同好明文選和

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在冒暑至葵子○正義曰言皆晉然和調生長之谷風也惟此生長之谷風能

樂棄忘舊薄之甚○樂音洛注下同

及於音開澤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行以耕良朋親視

善友以成其恩愛之甚○樂音洛注下得恩成朋友思愛相感若是因

興故而受此難堪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不念恩愛之時也○箇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

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爲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爲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潤

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耕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潤是風雨其爲潤澤○傳言朋友至相聚○正義曰言彼

朋友志趣於利不顧終始葛韻序曰其民儻巧姦利是也已到後達是躬達相樂也○箇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

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貳朋又得相惡之意大故謂惡逆之事尚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述居處安樂

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之弊也

而薄之甚也以序旨俗故於此明之○元友相得而成○潤徒反又上掌反○朱子解曰于其

美云真確也置於賦言

將安樂棄亨如遺○遺忘物忽不省存也○之谷風也○谷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笑輪謂之謂

使之旋轉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興良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半而成也○傳說由友而反自躬達

不可相棄故言何爲汝本且心且懶苦厄之時則舍我於儂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

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我也○傳頤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矩輪謂頤扶搖謂之矩李述曰矩輪黑風從上來

謂之頤頤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發發上也○孫炎曰遇風從上下曰頤遇風從下上曰發發則頤者風從上面而遇

之名遇風從上面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於陽氣為疾不復鳥鳥也詩言頤據其才與相扶之名耳○正

廣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烏頤若谷風既相扶而上則於陽氣為疾不復鳥鳥也詩言頤據其才與相扶之名耳○正

廣谷風維山毫毫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崔駰曰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姜子云大德切磋以道相合言至小怨○正

朋友雖以恩相得亦安能不時有小忿乎○崔駰曰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正

見五句反又作楚楚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稿告老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正

見五句反又作楚楚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稿告老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正

谷風三章章六句

要義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要義上卷下各二章章六下五河反著餘亮反生母養也○要義上二字餘並同

西漢中一章半句至兩章半句○正義曰民人勞苦我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半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半句是也其義是孝子不得終養之辭○蓋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絕言術斷序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苦苦之是勞苦不得於父母也故言不得終者者○此病亡之時時在後所不得見之辭也終是亡之稱亡通言病者以亡必用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夫時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矣○又說伊萬興也夢長大說箋云我已夢長大說視之以為非我誦語之萬興者喻夢之萬興也

以爲非農反面之難題以與自

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

我夢生多矣反客爲主

告別親朋，到系島之

每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

使前者先用今后者啓面矣

以然者以繼父何所倚也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想服也。

便以酌之則富多酌饑而少

爲愚者恥以喻王斯也○

卷之三

本流氣以生我母母以健任
人門子之得名全里云是三

母而歌之故云父兮生我者爲

於無故爲他父母已

獨何故恨此寒苦之害乎而稱以爲至難也又遇飢風雨露疾寒而目暴瘡也於時天下之民皆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擅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乎直同書與下不卒互也○箋言民至之害○正義曰何書者皆以己賴彼放言他群孝養已獨寒苦此則惡者之常辭且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閭隣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稱民莫南律律飄風弗弗涒鄰四烈也莫不穀我獨不卒莫哀傷也○卒子恤反重直用反不殺也

藝文六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

又遇風雨朝晝寒天而且晏也於時天下之民豈
直同苦也○荅言民至之害○正義曰
庶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閭隣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
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眷母重
自哀傷也○卒子恤反重直用反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譖大夫作是詩以告

莊公在東廟其子皆有寵而有私於民陽此譖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則八句全告病

告白篇

於王言已回

之病固非因民財役以至而生者是爲亂也。凡言力役者政失不理力謂之役案此經文及傳述皆稱賦役或謂無憲力役之事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役非力役也。但王數徵厥瘡穀傳師見謂勤苦送轉輸而不勞勞求是用於役之事也。則主張役役故先貢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用役附之事。四章以上則祀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系我師人亦可耳。

之謂據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
役寔我勞人筭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徵則
輸之勞即是役也四章云曠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
思財盡故唯言賦而無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我財以致
我言聞衰政偏眾官好職由此已國所以疎重故言之以刺周
忘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謂大夫以謂國在東而見偏役

故經云小東大東牧脊嘶之而言東國馬不指揮而言東者
謂之理大夫昔以剛於王朝也嘗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剛之

有諱大夫辟自爲已悲而王政大經歸東非諱爲愚故言東以
之者以此主陳諱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選是有彼此之辨

故須曉之明爲諭而作故也若此曉世事固不須分別小明
禪○正等曰解諭大夫而序言舉國之急也庄十年齊師滅
遇謂謂不禮焉及其人也諸侯皆賀諭又不至是以齊師滅

大夫悔仕於鄭後牧伯大夫不言此固是也○蓋周禮至誠謂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有條蠶於有棘之葬也

聖帝廟號也謂奉祀也。挾長君之所以就四百萬赤心也。所謂之敷陳典誥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惟在

云唯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宿齋宿其館等則之
百柔監音飭狼音添諱皆歛又其牛反下章同七必所反覆於

始敗反鄭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子所履小人所視雲此謂古者大子之惡解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碩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其如碩矢而平之者也

之無體○其道略言顧之清焉出涕曉風櫛也對泣下微言
基本又作基

○曉音卷本又作各音卷本各反說文作津云津流歌山要反出
○交云言其也此二單者在有前世而亡失我復今思之為
○各音卷本又作各音卷本各反說文作津云津流歌山要反出

如字奈尺遂夙淫在有聲至出和○孟懿曰：音旨而然演音體爲子偽反。正人以誠盛儉以七散肉而降之是主上以德化臣也。此皆爲子偽反。

人供承之惠於賓客厚怠以與若者天子抱之思於天下厚
人供承之惠於賓客厚怠以與若者天子抱之思於天下厚

心非也。異惡厚又密制。必得周之。角離之。通且燃。如礮石。則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倣。所以覆而無缺。則安。今

行之以周邁布其施天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順而供凡二者於廟宇已過而生疑惑則反我謗今雖從反面而視之

之無以子履其門小人而與子是不相若舉世皆知之不可他由其清高爲之出弟第今不如古所見僕役也生其名焉有天子出則盛於諸侯言是

○博喻當至赤心○正義曰豈以盜者爲其狀故知豫滿之通判皆種植梁監盛不復故知謂季貳也採爲七之

醫術之精，人所共知。若以爲有病而無脉者，則此脉不復可得。故知長脉三尺是也。非直養生也，莫能成。而猶謂記云：「七用桑，長三尺是也。」則實養生也，莫能成。又謂之曰：「脉出之全體耳。」於則明准紀也。

必實之於罪必赦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禮解其肉之群
而七所以感牲體牲靈卽謂之群也亦心者以報不赤心

言於秦祀皆以爲之心盡誠也吉禮用牲作祭於公廟用羊者一
必取精心爲全○受廟客至天子學○正義曰禮贈之所明

故吾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我者朝禪術初至大夫歸至

於傳宰夫朝服設斂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儀致少

雨波注云食不齧頭曰齧對齧條之大爲不然司馬注云小孔

可存載於意當解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汎用之所及也況謂大夫哀矜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憇而養之以待攝事故不復周王之所效也此以九泉比周王刈穫之人情已薪猶謂大夫之愛護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九宗之役禮新不啻周王之微諱人謂大夫有憂民之咎刈薪者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葬唯禮爲木名尚爲庭禮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葬可載禮者可休息也文比事於義爲過故不從毛除同○傳訓寒至俾勞○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刑是列爲寒氣也說文列寒貌故字從水釋水云九泉穴出穴出仄也李巡曰水泉安傍出名曰九泉潤出是側出曰九泉也禮誥如禮俗之度故爲刈也薪當折之卽云刈者叢木之編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歌故知哭是苦也禪勞釋詁文○爰雙落王爲薪○正義曰喪落葬本文文在禪木故爲木名某氏曰可作杯疊皮襯棺者不解郭璞曰禪音德可爲杯器秦也疊禮疏云今禪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則之長東人之子戰歟尺可爲匣素又可爲頭帶其材可爲杯器是也易斂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東人之子戰音資注同舟人之子能燕是表問此臣之子孫退在陵宮使游罷在冥氏亢氏之職○羅假皮反櫛首接字又作櫛近下同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唐音博宴莫歷反禾人之子百僚是試私家人私也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衰草小得志○諒力賜反字又作寮同私東國謂人之子主爲勞者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爲勤苦王意以謂人空竭爲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子則有桀桀然鮮盛之六服言王意賴西人使令驕傲不厭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戎機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爲衣裘言陵人踰制而奢靡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發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已所以闢焉○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爲異具在箋○傳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決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宋繫序曰扶杜以勤斷則是勞來也○箋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人爲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禮不能順時犯國人平此詩謂大夫所告已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謂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諱事故所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唯有二事其不言王政偏則言眾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也以其榮言政偏稱輿佩遊以下言取官吏氏下士二人所職也其文體多意唯此二事故總解之○箋舟當至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諭皆相反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農而對是賦則周人私人事使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是試爲上之所用則是求非身之所衣若者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周世臣之子謂在周有功德出爲臣其子孫賢者也寰寰者經序曰皇賢者刺史之領絕功臣之世是在陵官者也以無能是寰明進賤人永撫無能故知在冥氏亢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士二人者刺彼縣舍袁此既無辭各有爲不相害也○傳私人事使私人私家也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秘高云選其私人以申伯爲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或以其榮言政偏稱輿佩遊以下士一人冥氏下士一人冥氏事設弧張爲阱慢以攻猛舉以獲放敵之亢氏掌攻鋒厥各以其物火之注云楚鄂危急之周冬藏者也而熊鷹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榮樂衣服西人卽而人也上句則其鮮盛下句便傷其退賢者以無能之出莫不廢愛尋小斥逐賢皆故難使之從多有遷榮功成之章退在職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刺彼縣舍袁此既無辭各有爲不相害也○傳私人事使私人私家也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秘高云選其私人以申伯爲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或以其榮言政偏稱輿佩遊以下士一人冥氏下士一人冥氏事設弧張爲阱慢以攻猛舉以獲放敵之亢氏掌攻鋒厥各以其物火之注云楚鄂危急之周冬藏者也而熊鷹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榮樂衣服西人卽而人也上句則其鮮盛下句便傷其退賢者以無能之出莫不廢愛尋小斥逐賢皆故難使之從多有遷榮功成之章退在職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

鞞佩璲不以其長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侮其德則其素餐○輸胡大反字或作宿疾音產或不得榮草河也有光而無所明斐云監視也喻王閭置官司而跋彼織女終日七襄七襄一移因謂之七襄○跋武文作昧已跋反徐又無督察之實○監古聲反讀音開字亦作開

其崩之日，然後用何嘗而有所用乎？帝廟王之官也，而無所用乎？則其崩也，不言之耳。又西崩之十日，而有執金吾古祠者以言成於廟，而無所用乎？則其崩也，不言之耳。其九子者，至十八宿而四方，為名者，唯箕、井壁、四星而已，是已至之外族，其在南則星在東，故舉東壁，鄭廟參仰有玉井，則此星在參東，故稱東升推此，則箕斗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介通，故恭伯謂箕為南箕，為此也。○傳翁合○正義曰：言台者，以天星眾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處，其舌也。○箇倉獨引至相近。○正義曰：卿以為星辨秋而舌辨而不便，故言食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經，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亟驅焉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詩者大夫所作，以刺

橫成其禍，既聚於天下，由此我恐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放禍之也。○經云：廢為威服，是在位貪財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也。亂離境矣是亂事也。言怨亂，聖與者王政，死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禍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取王肅之說。自述云：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著往未得反已，闢一時之祭役，富復闢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遇時，廟廟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哉？我不得脩子道業，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檀弓》傳，又解此意，極如所論，理亦不絕。故序疏雜之曰：凡征役，兩年乃怨。雖文王之時，猶采薇而行歲暮，乃節小雅美之不以爲諷，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廟若脩之，未為有闢。宜有四月從役，六月末歸。數月之間，未通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子，非徒如輒。此言首章始發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闢。一時何由秋役而以冬日，更無先祖。言豈廢闢多時，反不俱逃？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所以如逾之，徂落為往，今言往者猶吉，適落耳。雖四月為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推復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王，猶祖暑也。暑往則寒，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論。若從其義，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暎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職之所論，義亦不通。案經序無陳古之事，大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曰：四月為夏，基六月為九月，則秋日為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此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為變。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懸精微，富麗其辭，何故幽王稱此二時中間，獨闢廟絕也？又曉言以爲有廟，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宣。惟幽王何傷？先此之亂離，故如是。則王懈之言，皆不可據為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大祖字異耳。計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具，猶以舊萬民因病，其喻有括於冬時。三者則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參照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亦既極。然後往退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斐云：徂暑始政之病下民，首章清王惡之，有徂暑與獨暑皆是可鄙也。自卽位以賴，至今乃酷甚也。四月立夏，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此亂世，予以王惡之甚，故謂其先祖也。○經曰：徂暑六月始暑，廟王乃始酷條同。傳徂暑至往矣。○正義曰：徂往詣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月中是六月，大星中也。火星中也。火星中而暑止，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而王惡盛也。由盛故能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愚傳言暑盛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凡三年傳曰：暋加火，大暑也。中暑者，乃退此其極也。遣能有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往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爲義也。○姜云：徂暑至一夕，正義曰：鄭大夫已

毛詩卷之三

卷五

三

盤若見曰與人爲惡有無非一朝一夕是吾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鑒云我先至衛世○正義曰人固則反本順時告我故當我先與非人出於幾之言明愚臣既已知非人自光後之言春秋庚庚百卉具腓淮漢冰澌澌而升華也愚痴也箇云秦稱猶此謂愚臣既已知非人自光後之文子皆皆此謂

○謹本亦作要。西反升許離。離。離矣。爰其適歸。離憂之也。雲安曰。今政亂國病。有憂病者。害曰。秋日。臣曰。君日。非反。望云變也。亂。亂矣。爰其適歸。此禍其所之。固平言憂悔之。顧必自之歸。亂。疾者莫已。至病。

爲酷刑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風矣其蒼民莫不殺我獨何害全云殺吾也民竟不得吾其父母者在定我攝至之害行於天下如烈風之甚也○亟勦力正法反謂除政之所也言與古同何故橫此寒苦之害○養其廉亮反自有所本義曰上以正義曰上以

諸侯日精成其國亂之行何時莫善乎其日此猶不能逮於當時而以一句爲異言我諸侯日合集其惡作爲水復之行而可謂其善者皆无所善也如泉水流者也所謂遠也正義曰釋言文滔滔江漢已滔滔酒爲水復之行而以近也方晉云丘也無也而有也大水氾濫者也謂遠也人也

其心而謂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山而指以謂侯主祭其神。故言神則則此言其神是以禹服之。禹方也○鑿了莫至其所○正夜日紀理聚川使不壅滯者謂聚川有所注。江萬水附之。則此言禹之勞也。

故而吳是矣。楚之遺於經之內國也，若然上章諸侯，則惟國能指揮，則雖主所，以能長理。國爲之綱，此者上言諸侯，並泛謂中國諸侯耳。蕭何之石序曰：我承觀之，猶不至是。南王之時，已叛安帝，已有背王命，當自相君長，是人莫字小兒。豈勞明矣，而防盜也？有漢蕭何之子，並被殺焉。

○正義曰封誥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地故以兵仗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禁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憚病故爲盜禽封誥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地故以兵仗之事勞役之使以正王履之封誥彼謂封誥者正中國也此殘王之難而易利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荆楚是舊貳陵也且萬里翰飛戾匪顧匪奔逃于淵非鷺鷥能處哉皆驚駭辟害麻喻民性安上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萬徒丸反字或作盜而以專反鳴也顛張連反斬于臺面賴至于淵○毛以爲鄭也直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職非職也何故貪殘職黑如鳥之高飛反馳音形至天也鷗也鷗也長大之魚乃晉逃於淵今賢者非職非職也何爲見遷亂如魚之衆逃於淵也是貪殘居立不可得而治大亂滔不可兩面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爲王或亂唐下民逃散言若君若君可能高飛至天非贈物之小魚亦皆逃於淵性非能然爲驚駭遷著故也以與人不欲逃走而送其性非能然而然者爲驚長良亂政故也○博雅到處篇○王肅曰說文云鷗鷗也從城而爲音又名鷗鷗漢書音義曰鷗大鷗也說文又云鷗鷗鳥也音鷗音我殺小鳥故云食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也魚龍之能避於湯陰賢者遷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剛直也何則食殘焉高飛至天時貪非願飄也何爲昔逃以避亂孫綽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抵害苦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逃毛注也○箋喻民至政故○正義曰棄以上棄王政之遺病苦下草木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直言民之困窮故以爲喻民逃走畏亂政也○正義曰言山之有巖崿之榮園之有杞桋之計桋所生反都當吹反君子作歌維以告矣箋云告哀言已山有至告哀○正義曰言山之有巖崿之榮園之有杞桋之葉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憫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釋木赤桋也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桋舍人曰桋名赤桋也某氏曰白色爲桋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河間株可作桋郭璞曰赤桋樹葉細而疏也皮理錯戾好蒼生山中爲車櫓白拔葉負而岐鶩木大也

四月八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注哈韻章皆惡役使不均之辭若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賓是役使不均我從事獨賓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制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之云我也豈云我已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偕士子朝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杞音起

云猶王事靡盬我父母劬勞於役久不歸屬父母恩已而憂○時
也窮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興王節然長途之路者云
以從之非其事之所以行役不背其母者時王之意已爲能勝然亦
不得休止王家之事無不堅閭已勞以堅固之今
使憂及於我父母由久不得歸故父母思己而憂也博天之下莫非王
又累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有賢才之
溥音嘗頌音齊往魚佳反字又作庭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賢勢也

北山文集三章章句三章章四句

無思百憂祇自底兮 痞疾也箇云百憂者軍小事之憂也通累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也犯無惡主未同本或作辱。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箇云將猶扶送也顧送也諭事者隨者之所爲也能無悔乎裡三章皆悔辭也無將大車祇自底兮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尚之○破音支累劣獨反篇

正義曰言君子之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過自應載於己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道此小人適自是罪於己小人居戰曰事不幹已之所娶必娶之故又後人言無百取車事之憂若甚此車可適故酒害曰肇章牛遂冒用所將也○正義曰冬官車人爲車有大車平地任之車事之憂若甚此車可適故酒害曰肇章牛遂冒用是小人之所否也○箇將者扶進○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尊也大車比小人言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名篇曰小明者言周王小示小明五章上三章章十二句下一章章六句至亂世其明恤其政事以至於亂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也

小明五章上三章章十二句下二章章六句至亂世○王贊曰
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

於遠方令己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个幽王之阻役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邦九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半云莫箋云乃至崩晚晦不擇陽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施物爲悔仕而發但所悔有竟故首章言教離離日月以日月長久是悔仕變因其篇初故言遺鄙廿勞苦而辟仕三章言其自詣伊戚是要復之語故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明理天下之王者據時雨王不能然故舉以判之我征徂西爰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辭也○明明至那箋云正義曰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暉臨下土之時則無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箋云吾音占西國使節憂不罹品物咸亨也○以喻上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照理於天下

將擇歸何言其選乃至歲晚向不得歸○除道應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除舒二首莫音幕注及下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

毛詩小雅

卷五

鄭氏箋

孔頤堂疏

鼓鍾刺幽王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毛以齊鼓其注樂以示諸侯鄭以爲作先王正樂於淮亦之上毛樂不野合職樂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工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將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矣鄭於中候涇河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支鍾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注樂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支鍾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毛詩注疏卷第十三

支鍾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注樂

樂不野合職樂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工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將

君

子

共用職樂各以其直王

七羊反陽音傷比亟志反爲子幽反下同儀樂帝何反者號名王音義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信不

鼓鍾至不忘毛以爲言幽王會諸侯於淮之上鼓其注樂以示之鼓雖其鍾而聲將既然其傍淮水之流湯

可忘

湯然於淮上作樂以云諸侯而其聲不與德比故賢者爲之憂若於心且復悲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

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專唯以爲正樂爲要其文義則同○德幽王至委

陽○正義曰王者舉功成以作樂其意與追德相比今幽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注樂是也毛直言正樂不知以

何爲注樂王基曰所謂注樂者謂鄭衛奏問淮上之音師起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謂之注淮過也幽

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

者以淮遠於京師非王當行之處不應遂通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偏私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箋爲之至甚○正

義曰職樂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賈逵云職樂者禮樂等也鳥樂舞歌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

不可今乃於淮水上作先王之樂大失禮也與鄭文子以職樂事故失言樂也傳曰云淫樂羣章之義皆正聲

者以卒聲所陳是先王正樂之學事得正以音不明是王作之失所耳肥也故孫策云此篇四章之義皆正聲

之和歎歎人樂進之善同音西興克詣以淮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備不備又爲和而不惜皆無淫樂在其間則未

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莫義焉長如較此言不信毛爲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

侯或亦以如號不知何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

喈喈也○喈音皆韻猶渴渴也○喈音皆韻戶皆反

淮人君子其德不回

回邪也○支鍾

反

支鍾將淮水

湯湯憂心且傷

毛詩注疏卷第十三

支鍾將淮水

楚林反蘇本又作昧言名鼓瑟至不憇○毛以爲幽王既作斧樂失所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鐘則其聲
昧又莫戚反禁居蔽反止歎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聲之樂皆得相和非
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南樂又以爲羽舞之衛樂如是音器合節奏得所爲相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爲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正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于鄭以爲上三章
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故其通徵欸然又鼓其瑟與琴瑟竹之笙與王石之磬於是室中
之琴瑟與堂下之磬雖各不同其聲皆不相尊倫又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舞之磬者此三者皆不憇
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爲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傳欽欽至曰正義曰此欽欽亦鍾磬也云使人樂退者以
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退於善也以鍾在前故先言其
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鍾瑟鼓琴瑟之故鍾爲擊鍾也樂器多矣必以鍾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
鍾左傳謂之金奏是先舉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之磬爲笙磬也太射樂人宿磬非若
東笙磬西磬其南笙磬其南磬皆南陳注云笙磬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生笙磬居則鍾磬可知矣以笙磬
之下卽言同音故郊四聲皆局也小雅云王宮磬鄭司農云宮磬因面磬是也以東爲始局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箋
同音至克踏○正義曰以上言鑼及琴瑟是琴瑟爲堂上器爲堂下故爲笙磬俱在同音堂下則鑼爲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踏云音克踏猶書文言其能相和者也八者者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絳木匏竹注云則
鍾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也將琴瑟也木柷敔也柷敔生也但生也此經言云鑼笙磬是金石磬絕四者矣舉此明上半
竹本亦和同可如○傳爲推至磬矣○正義曰以三者聲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謡其聲舞動其名故磬在爰也
傳言爲相爲兩者明以爲此揚揚磬下句故則言之云以爲能撻曉其上皆爲父若是和若若如也謂此三聲與上琴
瑟笙磬皆泰齊同如是乃爲相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瑟周禮尚武故謂爲舞爲雅是以先言推也而先論
者進之以前句以上下無之則知而亦推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王之樂美王者
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秋樂不制夷次禮何以爲均中國也即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
夷之樂雖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東夷夷之樂也任南鑼其樂也南鑼留之樂於大廟言唐饗於
立眾胥之職以通諭四方之樂故此唐肅言四方以耕之經獨舉南可以載也天下也是廣所及也管下天子因以東南用
二方西方之樂云舞十二方之樂也周禮北夷之樂曰舞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則時舞也西夷之舞曰夷舞也
孝經鉤命記云東夷之樂曰夷舞也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舞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則時舞也西夷之舞
方助時舞也北夷則時舞也然則言歌舞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爲名
焉以南謂任故或名任此爲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號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杖自
立眾胥之職以通諭四方之樂故此唐肅言四方以耕之經獨舉南可以載也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處佛云東岳陽伯之樂舞
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雷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音也以爲笛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
籥右手舞籥以霍或謂之羽籥也若是爲舞而不借差君之辭曰舞霍萬世文舞也正義曰以千歲而言萬者舉
本用兵人軍之大樂爲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謂萬舞以躬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凡齊一朝意直據曲三種之舞退齊一不卽上經琴瑟與七絃異毛者以
不僭謂行別不有參差故特謂爲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爲不僭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炳賦重田采多荒餕僅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田萊多荒失耕不除也漁獵助也

六章韋十二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楚吳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既炳賦故又重下民供上厥閭營農故曰田萊
多荒而民皆僵僵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苦於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爲葬所欲葬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
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或能致斂田地則耕時無災賸下民則安樂祭祀則鬼神休矣以明今不
然故刺之曰當其時其事自然多荒而耕者馬家吉建詩者以家吉建詩者以家吉建詩者以家吉建詩者以家吉建

毛詩注疏

卷五

17

凡尺也立方間之度六十五尺雖稱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過也明在地則一佈入倉則盈倉以東至於海皆相互見多言喻非實然也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廣萬億及秭廣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秭皆被論天下食尚穀勸之亦是里報之義及享廟之大福安生也自耕也○正詔曰安安坐也釋詁文又云脩報也卽以勸者已飲云休指必禱則爲酒非直祭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爲酒黍稷以鬯軍殺廟上我慢之文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廩耳以爲酒食者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之下則以稅得之粟爲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齊五甲祝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禮辭也於祭皆是祀事因獻之而上而言先祖者據可以上言既又迎尸使處神主者所安作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聽於祭因在其前則爲莊及胡踐矣安作吾領食之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生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不得祀以主人之辭勸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熟乃更延主於室之房戶來升席自北方升於主北焉而尸特牲曰畢羊而詔安尸主云安生也尸始入舉莫言若奠則將祭之戒則語主人拜安尸使之生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尸爲天子使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免祀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也又迎尸使處神生也言猶古以天子使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之所傳故也葉亮齋云公尸來燕水寧注云尸水無也其心安不以己而拒之故自厭而死意安女不嫁云嫌者此據正經傳論齊故尸安也○濟濟蹠蹠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肆或將濟濟蹠蹠論言有客也享正之有肆反下或剥則上往蹠夙下邦用反斂也奉芳勇反又加子有肆反斂也奉芳勇反又加子○神祐反說文也虞昌應無云內祭先祖所反也虞昌應無云外祭也○神祐反說文也虞昌應無云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壯子况反下篇同

廣雅

正有此說。三皇五帝所以爲古之明王。其地祇之臣大祀土。則南濟濟然。謂諸侯皆當取集。乃解解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社爲冬烝。秋省之祭也。於問亂祭。

少而好學，不以爲富貴而棄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莊子況反下篇同。李氏有
論也。歐陽文忠公嘗謂王聖俞曰：「余嘗讀《列傳》，見齊景公與晏嬰之對，晏子
曰：『國君好道，則無臣；好利，則無子。』」豈不善哉！

11

楚辭六章章十二句

之業非肯因王令奉禹功也。武侯云言成王乃遂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愚古之內惟思成王耳。禹成王又所奉故經言禹焉。有章言我祖我皇是謂禹天下也。惟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禹功也。以下言禹生殺乃於以祭祀鬼神降臨皆由

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甸治也。畇畇原隰曾孫田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

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甸法○甸毛田戈馬經畫經見反鄭禮說反鈞音句又作鳴鶴道反又音甸堅辟上苦恨反下辨亦反佃音田本亦作出乘龜畫反手弱我理界邑陞

分地南東其畝或南東畝信彼至其畝○毛以爲信乎彼南山之傍田野得成平田可種地者推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岐理也。

越也。今原隰辟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遂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禹功也。以爲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

甸治至成王○正義曰此及韓文王傳皆言甸治則謂之爲治不爲甸之異於鄭也。要辟者謂麥耕之地辟除草萊以成桑田也。釋訓云禹辟田也。注引此鳴鶴原隰與勿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西也。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禹有德而宗有功出爲之號文武爲受命後封定天下之基

以爲祖宗祭法云祖文王。禹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美故詩經通稱成王爲曾孫也不繼於

文王不直言孫者蓋聞雄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也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猶而稱曾孫不言立孫者文齊對高祖爲

定名亂數更多周不得稱玄孫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稱天之命姜云自禹之子而下事先祖皆

稱曾孫是爲追述明周德之隆久故稱大王而不稱玄也七以直及舉天之命言曾孫無之亦爲成王葬以礼非一人所行唯彼不從之耳○箋信乎至誠生○正義曰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僵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

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勤成王所脩爲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姜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三甸之即云今原隰辟辟則

又成王之所田成王之所勤者也。禹功不脩其業子言厥禹禹而文相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爲一處成王之脩禹

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廟以表之其意遠及天下也。序言疆理天下下注言上同雲是非獨南山

之傍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爲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

言也。甸之爲字既訓爲治音又爲業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謂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業也。韓文姜云禹

甸之者法除其失使成平田定首賦於天子是亦財治禹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甸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謂加于甸之

甸稱人云掌令丘乘之政合注云忙嘵忙爲甸甸讀與雜齒敵之之敵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第特辟云三乘共粢盛

注云甸或謂之乘以期於朝賦出

長較一乘是以乘爲義也。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也。禹計之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

也。又繫方八里名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甸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

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則云成閭廣八尺深八尺謂之灘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灘故被

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錢邊一里治灘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途十爲成成出革

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

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載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步卒元年左軍兵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

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其車一乘爲七百人元年左軍兵備夏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十

里有五百人者計敢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圃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

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甚出兵夫則眾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取一旅盡舉大眾故與出賦

異也。箋以此雜禹之爲丘。禹孫禹平治水上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禹爲禹井丘甸之音孔穎說大

道既聽而日月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開有洫同也。旱則聚畎澗溉川與匠人同開有溝導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恩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於是則十

里爲成非周之風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育有傳不職而云未及曰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已甸之曰俾職農正其地里正哉云舊正義云禹必自釋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則歧注云經亦界也歷開經界者田畔之名也縱畫疆界若李徑生云禹開田宜奉雙土田直指答是之二事一也禹之治水既平則其地里之分限也

故詩曰我朝我理南東其職是於上之宜第推銷橫故或南或東也。上天同雲明雪霁雲。零雪說豐年之冬必有損益之以歲末既優既渥。

承教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何之言上天同雲明鑿之而猶不若俗也俗也於西而雨從上下故云上天作有義哉佛鑿年也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開今冬積雪爲宿澤也則明積雪是年之雨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世寧字穎叔之號也

正下章旨曰澤國然舉一年之生成爲百祀之大利復言歲末限以同年傳達考竟故言豐年冬耳○傳小禹家某事而李衡云其下安否此據子云云上若有暴雨下云久雨則易旱實未安也豈可謂旱乎也或或或成

故其上饒者日以生成，故此云能取無聲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比禦場之上，氣與寒暑相敵，則至豐年之歲。或熟茂而得長，至秋而收刈，則當倍增成王之所候，故而以爲焉之興食也。此為酒食於祭廟者，皆奉之于廟門之外，不入廟也。

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備場時至盛怒○正義曰：以謂之懼時至甚，為名者猶年之
畔之敵以嘲抑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辭皆委極者從爲殺之長故持言之也。蓋敵主絕年○正義曰：王絕年也。謂之善者是間隙之名故與。

不知其所以然也。大下民曰：「吾子之教，不亦甚乎？」子曰：「吾从周。」或问之，子曰：「周之善也，不以爲是也；我之不善也，不以爲非也。」或曰：「周之善也，不以爲是也？」子曰：「是吾所不知也。」或曰：「我之不善也，不以爲非也？」子曰：「是吾所知也。」

三日馬禮所服者服滿十日是也於晉之時宮當制之酒食而羣臣皆云勝者以此未嘗用也其尊口與賓所敬禮也由能敬神則萬年也神頭壽考祭器設於庭前萬年也經言事戶官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口與賓所敬禮也由能敬神則萬年也神頭壽考祭器設於庭前萬年也經言事戶官

中田有廬場有瓜是剝是殖_{殖爲殖也}。雲中田田中也。農人作殖以便其田生之而異故止。致其意而復之。則居處又別那耳。

反刺思利反清于腾反砦也从𠂇。唐之神臂者安天之神臂者云皇祐神德也。周禮尚祖先祀者廟也。中田至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時耕出而輿出耕有墾舍故言中田謂耕人於田中耕也。其聲戶也。其聲戶也。

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形而中者曰性。形而無朕體者曰天。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者曰地。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而能生萬物者曰父母。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而能成萬物者曰帝。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而能運萬物者曰祖。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而能化萬物者曰宗。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能化萬物而能成萬物者曰天子。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能化萬物能成萬物而能作萬物者曰上帝。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能化萬物能成萬物而能作萬物而能制萬物者曰天帝。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能化萬物能成萬物而能作萬物而能制萬物而能御萬物者曰天子。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能化萬物能成萬物而能作萬物而能制萬物而能御萬物而能得萬物者曰君。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能化萬物能成萬物而能作萬物而能制萬物而能御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利萬物者曰卿。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能化萬物能成萬物而能作萬物而能制萬物而能御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利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得萬物者曰大夫。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能化萬物能成萬物而能作萬物而能制萬物而能御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利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得萬物者曰士。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能化萬物能成萬物而能作萬物而能制萬物而能御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利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得萬物者曰庶人。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能化萬物能成萬物而能作萬物而能制萬物而能御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利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得萬物者曰君子。形而無朕體而具萬象能生萬物能成萬物能運萬物能化萬物能成萬物而能作萬物而能制萬物而能御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利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得萬物而能得萬物者曰小人。

子之威自今有司供之不輒於民此當威成入其轍於天子皆屬禮敬之而法不恃於民此當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而道以祭飯見天子李凭親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正鵠王也遂以附目官率之當為鳥

問曰
祭以清酒從以辟牡享于祖考
辛也

禮爲宗廟也由陽祀故用辟此云尚亦者牧人以閭尚亦故辟廟用辟爲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自中辟公性三代
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管子謂至寧時○正義曰禮運說等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獻人掌
裸器凡祭記之裸事和服也以實裸而陳之齊尊四時之祭告裸用裸是裸裸用辭也天官酒正云辨五齊之名一
曰泛謂二曰醴齊三曰蠶齊四曰搈齊五曰沈齊六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洞酒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
則供奉之是祭記有五升三酒也酒正鄭注云乏者故而岸淳乏泛然如今直咸酸矣醴猶醴也成而汁淳相若如今悟
酒矣貴精爲也成而翁翁然勿白色如今那白矣楚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淳沈如今造酒矣齊者每有
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斟个時醉酒也昔酒今之首又白酒所謂告酒者也清酒今之中
山冬酿酒夏而成者是也醴酒五升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又爲禮儀諸酒故委分而屬之清謂
立酒也酒謂醴與五升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清酒五升三酒則醴而爲之故以清酒然醴人注云德金者草也則醴非
酒矣亦以爲醴者祭之用醴者之以和也郊特牲所謂烹熟合鬯是也鬯人注鬯醴非酒恭始饋於上下者也然醴者每有
課之有鬯和相鬯而用之故醴亦爲酒也此言清酒蓋并之早醴酒既飯辟社饋備蒼也言祭祀先爲清酒其次
釋性不復幽拂清酒之名者此下有禮刀謂殺牲奉時則歸引在其上拂酒又在其上明酒時今經直云清酒又於其上
酒恐不無影響故筆備解之彼早醴此說末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禮祖云既歲清醴蓋云質敬清酒於尊中酌以牒獻
以問禮言之禮獻所用則禮禮興禮齊也清醴之言亦擇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二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二酒之清
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半於五升非裸微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醴縣酌醴齊酌醴酌蓋齊酌
爵凡酒爵酌爵生差大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爵用醴齊酌用醴齊爵用醴齊酌用醴齊酌用醴齊酌用醴齊酌
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許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升三酒此不必大事言五
齊三酒者以獻爵必醴蓋在五升之中諸臣所能必當用酒故因言五升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羹又以經先言祭以清
酒乃云惟以辟牲以從是相亞之辟郊特牲曰既雍然便迎牲是先用酒然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醴也降神然後迎牲
郊特牲曰荐用鬯臭獨合鬯臭臨達於淵泉是以禦降神也又言祭于廟者謂納享時御大牢云及納享管王牲事注云
納牲時告殺謂向祭之最既殺以反享人然則納享者謂宰牲入廟時殺授享人故謂之納享也享于祖考知是納享時
者祭義云君幸者牲入廟門庶子碑卿大夫袒面毛牛尚耳鬢刀以刲之此下文乃言洗其鬢刀故知是納享時也納享而
謂之禦於君幸者牲入庙門庶子碑卿大夫袒面毛牛尚耳鬢刀以刲之也謂刀璫有鉤其禮中節故第特牲曰割刀之用而彌刀之省貴其義也聲相而後斯是中節也祭能曰大夫貞刀以刃
到之取辟晉則此亦聘大夫也○娶毛以至醫香○正義曰理言以啟其毛取其血腎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謂取血也謂射
箭言毛以告婦者曰祭禮用毛不言斂皮又云風毛明是取毛用之外特牲曰毛吉吉全之物貴純之迹也是謂射射
父云毛以示物章昭曰物色是毛以告附骨者腸間脂肪也脂故曰膏故云膏也血以告附者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
無血故以血告殺也卷昭曰明不因故是也晉以升臭謂燒其庭齋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
之季瘦匱之滿乃以大婚之合其勞苦之氣是升臭也知者不持牲曰取時骨增燎升百報陽也又曰肅合恭覆泉陽達
於廟屋故既奠然後疊肅合醫香注云肅香墨染以肅合恭覆燒之是合醫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吉無毛是
辟牲是牲也酒及血骨是物也以承上文而言是悉是享故云既有牲物而泄獸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

十三

○鴻鵠

鴻鵠美宣王也。毛本鄭誤雅開監本以上不誤餘同此。

今還歸本宅安止。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定。

明其王先據散民。開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宣案王當作

正形五之弟。

葉云鴻鵠知避煖陽逐寒像。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鵠也。知避煖陽者。云云。故葉云喻民知去無道就自適。辨起止云。博大曰鴻。至寒暑是正義。本鴻鵠知避煖陽逐寒者。在博要云二字在其下也。

明君安集之。闕本開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明君安。

傳既以之子爲侯伯卿士。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既至鳥羽添者一字。

何休注云公羊。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錦云漢初云

○庭燎

美宣王也。因以賦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美宣

止云至歲之釋文以歲之作音初刻誤也。

央旦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博央且尊也。凡物薦之有二層末。且猶言未薦也。與未艾向晨爲次第。若作旦字。與向晨不別矣。釋文旦字或襲且今正詳後考證。

供養燭庭燎。開本明監本資誤墳毛本不誤。

以一夜始晝一壯。開本明監本毛本始誤如。

○河水

規王仁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

無所在心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在字亦同開本

所懷也。乃正義曰。馬文不當使以改策。

女自恣聽不朝。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葉云自恣不

也有者衍。

言放縱舞所人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葉云定本云放

放縱無所入考文古本縱作恣。宋正義。

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毛本主誤王。開本明監本不誤。

二章章八句。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二章子廢改其初刻不可知也。

○鶴鳴

尚有樹檜而下其葦。小字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之有也。正義云曰。以上有善樹之檜。亦其諧。

它山之石。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開本明監

字與鄭柏所。漸之石經同條經或作他用。字不盡一之例也。正義應易馬他十行本正義中作它。乃以經字改之耶。

其名聞於朝之閒。開本明監本毛本朝下有廷字。開本明監本家所抱是也。

以興人有能深隱者。開本入至深。相臺者一字是深

字亦衍也。

非但在朝爲人所覩。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錦云。觀

其下雜穀。唐石經相臺本同案。小字本後作登。開本同明監本

幽州人爲之穀梁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所徵是也

○新父

正義曰經二章

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誰鑑云五二誤一
是也

執而治其正殺之

闡本明監本毛本其下有墨字案所
補非也正當作罪

犯令陵政則之杜塞杜塞

闡本明監本毛本作周杜之
案十行本令至下塞子

漏添者三字當是但有則出之耳十行本塞杜塞三字

衍杜之誤則闡本以下亦衍杜塞二字

則滅之

闡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誤不
審是僕人偷三字也

○傳今伏按德正

書曰若疇疇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舊本作若疇與鄭注也後又也後注云順壽萬民之疇父又云定作若疇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考此箋是鄭自用其讀而引之正義本為長

羌戎爲敗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毛本亦同案正義引周語云王師敗績於夷氏之或考韋注以爲西方之種四聲後是羌字當作夏周本紀文同案解亦引韋注皆可證

若疇疇父闡本毛本不同案疇當作若下若疇疇

是末有姜戎之敗也

闡本明監本毛本不誤末

然然則爲王閭守

闡本毛本不同案然然誤重宜衍一字
靡所底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六

○白駒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一之二

○我行其野

大夫刺宣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刪後改宣案
初刻誤也

以天今朝

闡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永作久考
美古本同案久字是也止義云以久今朝者可
以

釐

白駒四章章四句

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蕭何云六誤
四是也

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

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
人至何處余音一宇

散則織其本地

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織當作繫

良爲石地文也

闡本明監本毛本誤重石字

此貴賤必爲賢者之貌

闡本明監本毛本漢賦一貴字

母愛女聲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裏注皆同
是當時本或不如此也但未有題文今無可
考考文古本文下有之字以正義自爲文者添耳

猶未是知其所在也

闡本明監本毛本既足字

○黃鳥

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

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補齊云說文字是也任
士儀善師氏母傳中今本失此篇集解正義亦引此傳

是其證

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六

字是箇論上當有箇云莫者四字因者字被出而誤也

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

廟上已有此傳又通例言喻見蕭何正義音本皆誤今正

以荒政十有一娶萬民

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傳六

聚誤是也

阮元撰廣宜句摘錄

逐牛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借起止云逐牛牷又云定本作牛牷釋文云牷本又作犧考今爾推

云廣牛牷或正義云此釋草屋文其實廣牷一字耳牷

爲古今字亦一也鄭所據爾雅當是逐牛牷今爾惟有誤

我采蓄之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蓄誤舊

咸不以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亦同

云定本作牛牷釋文云牷本又作犧考今爾推

山井鼎云未復同者誤

亦祇以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兩

此訓唐人皆從衣从氏作祇或从氏作祇段玉裁云祇通也凡

宋以後俗本多作祇非古也至各體从氏字唐石經廣雅集韻

誠不以是而得富二字正義即用箋文也

可著然灰中溫取之

補毛本就作唐案箋字是也

有莘氏之媵臣

周本明監本毛本無下氏之媵三字案所刪是也

○斯干

歌斯干之詩以落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召之如始也或作樂非正義云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又云本或作落以聲又名審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就是下箋爲歡以洛之釋文云以樂音洛本又作落正義云定本作落考正義本音作樂音釋房歡樂定本音作落陽皆釋爲聲也釋文本上作落下作舉是以此落爲始下舉仍爲歡樂也

則又祭祀先祖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祀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正義可證

則而以禮要塗之

周本明監本毛本無而字案所刪是也

而於經無聲廟之云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文

本或作樂聞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善

作

比宗廟路寢是室房南其戶

毛本是作之案上文比

房之室爲西其戶上云

之室則此是字誤也

傳西至鄉戶○正義曰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西至曰廟祭者二字當是至及

○也

箋此至戶正義曰

周本同毛本此下存案字戶下有爾字及○明監本所刪入也

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

夾室見周易東西房也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篤云有當有字誤是也

故言西其戶也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篤云西當南

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篤云

周公制禮土中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所補非也

下又后六宮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云

其堅致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發作禪案正義本作致定本作致見鄭羽又釋文云致本亦作

致同考文古不作綈宋正義釋文

所以自光天也

周案天當作大下正義云所以為自光

大可證毛本正作大

鄭以爲搆宮廟羣寢

毛本既將字宮下衍宗子周本謂

箋約謂搆土

周毛本謂下有至字案所補是也

試云其堂堂相稱

周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堂字案下堂字乃室字之誤

如鳥夏暑又布革張其翼者

周本明監本毛本布作帝案所改非也又布當作帝

誤亦爲二字耳

韓詩作𦵹韻釋文按關通志堂本韻作𦵹虞本作𦵹案韻考御廣雅韻亂也本此

冥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幼王如字本或作竚音而稚亦或作斂又云爲幼於義實安幼於正義之義不允考上傳云長也正義云祐古文釋文王丁丈反能直反是依舊讀部無不免當以或作本爲長

處所寬明快快快然間本韻監本毛本無一快字案上而本或作冥幼者開本韻監本毛本同案韻釋文幼當而字誤是也

爲至宮寔明之貌開毛本到音作宮至案所易是也

與羣臣安燕爲歛以落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毛本依釋文歛也

徐又九完反韻釋文按斷通志堂本廣本完作翫案小字案毛本依釋文歛也

毛氏爲燕以否開本韻監本毛本以翼異

箋莞小誦至落之開本韻監本毛本同案落當作樂下文云定本作落可證此合併以後依經注本所改耳

如莞席紛純聞本韻監本毛本同案韻釋文類誤知是

色如文綬文文聞有毛開本韻監本毛本誤不重文字案後上文字當作文繩釋文印取此皆不誤

鼻上有斜開毛本斜作針

明其法天人所爲開本韻監本毛本同案韻釋文五大誤

正以璋者種毛本同案正當作玉下正義五不用莊西以璋可證

時已其泣聲太煙煙然敗是也

故困封往云開本韻監本毛本同案內案山井鼎云封夢卦誤是也

朱深云赤是矣于形近之歸王伯厚鄭易考所引不誤

載衣之褐毛本楊誤楊韻監本以上皆不誤

瓦紡磚也訪韓釋文云磚又作專考說文上部無磚字雷以又作本爲長小字本作磚乃形近之譌古尊傳雖用但非此之證

習其一有所事也小字本同案本毛本同相臺本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音依之改用國玉韻

云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音依之改用國玉韻云當作一所有事一同音一所有事謂兼於所有事也以宣訓惠此詁訓之法

無父母詒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詒本又作詒采釋文舊舉古今字也

○無羊

今乃擣者九十頭毛本十幾千韻監本以上皆不誤

明不與深色同開本韻監本毛本同案深當作身真釋正義作身是其誰

黑毛色者三十也開本韻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黑作異考文古本案質字是也

索則有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索者博搏禽獸以來歸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搏禽者搏

云難相與搏魚矣是正義本此亦當作搏釋文本下竟亦作搏今各本此依釋文下依正義非是考文古本作搏采搏

牧人所牧既服閩本明監本毛本無誤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二

○節南山

頌及風頌正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頌字通鑑云高雅誤是也

爲周文公之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公至篇酒亦者一字

所以國傳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箇

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下文可讀

鐘云十五歲七是也正義

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詩

維石巖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巖巖韻字本

或作巖音同正義本是巖字考巖字是也博云巖

巖巖古說變三公之位人所尊嚴是以巖規嚴者詣

正義記以爲經本作巖不得義又以爲正義本釋文本皆作巖尤失其實又引攀經音辨不知賈昌朝所載

御釋文或作本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相族之子訖

憂心如惔文作惔文云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

字書作焱或文作炎字五經文字心闇云惔見小雅考釋文

云子書作焱放轉易而爲惔詩經小學云毛詩本作如炎或同僕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作如惔憂也言憂心下憂乎憂

又於說文下吳即詩曰憂心如惔今考說文惔下當是引

詩曰憂心如惔字從炎之灋不知者誤以爲惔耳

不敢相戲而言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亦

言又異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是言當作談考文古本作談采諸正義也

斬斷監視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斬也作音是其

小熱也閩釋文校勘記通志宜本同廢本然作燕云燕則作然據說文或案所費是也

具瞻少晉嚴之狀閩毛本音作尊嚴尊字是也

調爲小熱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燕限然是也

明所憂者刑罰之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成疑威字誤是也

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有以草木

平滿其傍倚之畎谷又云或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畎谷

正義中餘韻字同圃畎一字也釋文云山畎本亦作圃是

畎谷釋文本作山畎也正義又云定本云又以旱土平滿其傍倚之畎以不勞土悉非考定本山下當是亦有畎字與釋文本同正義不備引耳

能責剛唯草木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蕪堂云剛下

當說谷字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責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之字當作云

節彼事懼嗟閩毛本音作至案所改是也

俾民不迷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卑本又作俾

氏當作桎梏之桎又丁韻反本或手旁至者誤也段同後音故此正義本今無可考

玉籀云當是柢字誤捨是也別體字近作𠀤與挂字形近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秉持國之正平聞本明監本毛本之正誤或之

若四圭爲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注云有誤爲是也

說文云桂車鉤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注云今說文耳等字皆與說文不合當是正義古誤以絕書爲說

勿當作末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文非字有誤也

勿當作末本末作末下及正義中同案末字是也此蓋末同卽夷書谷永傳之末段正義云未曉厥圖也

式夷式已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聚釋文式已毛音以直爲己身之已不直爲已止也毛五裁云傳云用不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止一切讀末必毛音以也

用能紀理其事也作者考文古本同案者字是也考此箇以紀述已乃詁訓之法考文古本敬紀爲已音不得變意盧文弼從之非也

瑣瑣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瑣瑣聚火反小也本或作瑣非也瑣音孚考文古本作瑣采釋文而誤也范丘釋文云瑣兮亦字作瑣亦其瑣

必天下之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當作敬形近之禹

夷易違去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易也作音是其本易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字在此之下下皆誤也當云民之所爲無不皆化於上也

民既化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閩本毛本下亦字上有上爲善三字案所據非也此當云民既化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機衍上爲惡亦當效上七字寫者之誤也

是今昊天之辭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今作合案所故是

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閩本明監本毛本舊同忠臣殷勤之異案皆同當作同皆

感感然至俠閩本明監本毛本俠作狹案所改是也

集本云大辯是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聚浦聲云大辯下疑脫辯字是也本當作注見前

冀上改悞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悞作悟案所改是也

○正月

是由王急酷之異閩本明監本毛本異誤列

則非常霜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當

夏七月甲戌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注云六誤七是也

正純陽之月傳稱應未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酉兩添者一字

致常寒之氣來順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恒

女口一爾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而注云女口一耳是其證

憂心愈愈

毛本心誤憂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又此病我之先閩本明監本毛本病下有不從二字案當作耳正義云女口一耳是其證

文王雖受命之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下王字當作武與下互換

訴上世之哲氏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民案皆誤也民當作王與上武字互換而又有鴻也

故此病遭暴之政而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暴下有唐字案所補是也上病字衍

則役之園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毛本亦同案而注云作園誤異國建本皆作園開圃作圃是也釋文云閩音而

視鳥集於富人之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當作屋考文古本同案室字誤也

是無祿世作也。形這之鴻。

毛以詩意取苑苗此贊者云比誤此是也

弗受冠飾闇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補錄云使議受以周禮注考之而授是也

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小字本同闇本照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是用作用是考文古本同案相臺本是也此誤同

伊讀當爲繁。小字本相蓋本同案釋文以作繁作者是其本鳥字作作也。正義本今無可知。

女不曾以是爲意手聞本明鑑本毛本同小字本相參本不曾在作不參音不是也

故老者之考文古本同案皆之誤也

但輔益輒以質益國人。時有司主其事。而士人多不識。莫知所於。聞本明監本毛本於作造案。終字是也。此承上於朝廷於山林而言。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聞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亦同舉有者是也。

不敢不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蝎星應反字胡爲虺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蝎星應反字又作螭𧔧玉藻云說文無蝎字蓋蝎即蜥之或借也詳詩經小事考文古本作𧔧

會比其隣近兄弟反昏姻。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會誤合
載補方有徵唐百經小字本粗董本同宋釋文云方載本或
本與或作同載處毛鄭詩考正云當從釋文為正

故言今之人可故而爲虺蜴也。毛本可作何氣何字。是也。

中
富人已可小字本相聲本同考文古本同屬本明監本毛
箋民以至害甚謂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塞所就是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月之交

皆衍也釋文以節制作音正義亦云節制歸尹不平

此篇議曰皇父擅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由

事國家之權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作專案所改是也

中侯撻御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貳當作戒形近

昌受符厲倡孽閩本明監本毛本藝說要案變韻字

其理欲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戒形近之誤

小旻小宛卒章閩本明監本毛本範作宛案所改非也

朔月辛卯毛本月誤日期監本以上皆不誤

朔月即事之交爲事會

推度災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曰誤日下同是也

金應勝木反侵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誤不當見木字是也

自是所食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日誤月是也

生其君効勞而任卿臣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主

秋正月壬午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謂而公家童仲舒何休論云公家侯考未也公家謂公羊家耳

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月食考春秋經月作日是月誤也

而王基獨云以厭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厭

校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而王基獨云以厭校之中更

事國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厭十四字采

此篇議曰皇父擅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由

事國家之權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作專案所改是也

中侯撻御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貳當作戒形近

昌受符厲倡孽閩本明監本毛本藝說要案變韻字

其理欲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戒形近之誤

小旻小宛卒章閩本明監本毛本範作宛案所改非也

朔月辛卯毛本月誤日期監本以上皆不誤

朔月即事之交爲事會

推度災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曰誤日下同是也

金應勝木反侵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誤不當見木字是也

自是所食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日誤月是也

胡潛莫憂唐石經小字本都臺本同案釋文云潛本作徐考

深谷爲段小臨即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臨下有大字

雉子則爾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字則爾字不誤毛本並改

雉子則爾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字則爾字不誤毛本並改

鵠雉師氏小字本都臺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

小稚獨字是從木從才才子多相亂顏師古夷齊人奏注云

萬讀曰雋集韻九度亦作雋音與唐石經初刻同

鼈妻婦方處唐石經小字本都臺本同案釋文云處一本作

謂用親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焉

小宰卿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卿等中誤是也

冢宰之宰稱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乃

當作目乃下句錯入此者也

故但以卿士云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通爲云時目字是也錯在上句又誤作曰

予不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狀在良反也王本作誠善也孫毓評以鄭鳥攷字專棟云王肅改字反謂麗成是也

愁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云愁者心不欲強之辭也較正義本少自字釋文云彌之其大反考魏強子唐人例用疋作強者段人亂之耳

無所可擇民之富有的擇下當脫故知擇三字是也此擇字複出而致誤

嘵香背憎異也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嗜本又作杳考文古本作嗜不釋文

下民有此言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害是也段玉裁云言害作害是也聞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相作兩非從天墮也案隋字是也釋文云隋徒火反正義中字作墮者隋墮古今字易而說之耳

由主人也小字本同案釋文本毛本同相臺本由主作主由考文古本主由亦同案王由是也下民競相譖匿聞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匿疑惑字誤是也天以譖伎相害聞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人

天孽從天而來聞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井鼎云宋板上天作天當是列也

里居也癥病也相臺本同案釋文本毛本同小字本居毛病也癥居也本或作癥疾人改也正義云爲此頭病亦基因病矣上病記里下病記得也考文古本作里癥背病

十月八章唐石經同案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船盜本十月下有之文二字案有者是也序有可證

○雨無正

旻天疾威小字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旻育作旻天者非也正義云上帝有旻天則此亦是天帝本作旻天威作旻天誤也俗掌云俗本皆作旻天今從疏及諸善

本考此案云子既不駕旻天之德今旻天又疾威以相謂威如何旻天是也不應此一作旻方涉小要而誤耳毛鄭詩考正云九此曷得是矣經義雜記天此當從釋文作旻音旻

三十四年穀梁博曰設三上嚴匪字是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讀錄不一

故安漢時不同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帝作橫形近之角

王見以三事爲三公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雷作肅正義曰詰文明監本毛本同案上有釋字開本明人案用韻是也

二卿則公一人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韻音云卿哉卿曾我督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唐石經是也此字從𠂔聲五經文字云登與喪同見詩小雅說文云賈日押音慢也幽誤從拂

憲悟日瘁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相作矜慘案得文云憲悟日瘁憲悟子惑反已義云憲悟日以憂煩是釋文正義本皆作憲悟不知唐有經出何本也

莫肯用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訊力無肯用訊詩字轉寫之爲詩告訊問聲義不相合不謂之

飢困已成而不能舉而退之天下之取飢困已成而不

能恤而安之開本明監本毛本作飢困已成而不能恤恤而安之無寧而退之天下之取飢困已成

而不能十五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苟可矣。開本則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案作也。若文

故不悖。通案釋文云：遷五致反。本亦作通正義云：無所悖。

通考此悖。遷即歸非所謂歸悟字異義同當以釋文本爲

長考文古本作遷。不得文使身居安休休然。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開本則

使身居安休休然。監本毛本居作吉。行本移刻居後歌舌案舌字誤也。正義云：使身居安休休然可謂

將其害之。開本則監本毛本同案浦注云：其當共字誤是也。

非徒所可矣。恐所誤俗字不可從非也。所可矣。指傳所云可矣。即經之罰矣也。

雜曰：予仕。闡本則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予作于考文古本同案子字誤也。

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開本則監本毛本上正作不。可二字。我下有不字案所改是也。

本又作矩。據釋文孫勘通志堂本廩不作矩非也案乃距字之訛。

女猶自作之爾。小字本相臺本同開本則監本毛本同讀考文古本作耳。開宋正義而誤山井通云爾字是下讀不知經言爾蓋必言文無仍言爾者也。

故云我試憂思泣血。開本則監本毛本同案垂涕云試。

○小旻

此篇唯刺謀事邪僻。開本則監本毛本諱作辟。下同案作僻。所傳引之誤辟鄭古今字正義而說之也。例見

試試然思不稱乎。上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開本試試然思不稱乎。上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開本

一本作稱乎。正義標起止云：至乎上是正義本作乎考文古本作乎。其上采擇文而誤十行本標起止不誤。開本毛本亦改爲其非也。正義云：不思稱於上。又云：不思稱者，背公營私，不思就標上之意。段玉裁云：正義誤。開本毛

二字

伊于胡底。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屬作底。開本則監本毛

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開本則監本毛本無不字案所

此傳亦唯爾雅文。開本則監本毛本同案嘒當作卑形

占繇不中。小字本同開本則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獨作舜。卜師皆疾結子釋文亦但作舜。左傳同廣韻云舜卦光。舜也。郭忠恕鼠蠶亂分解舜爲二字。毛居正取其說反以舜爲誤非也。或疑卜先之卦，秋杜葉合言於舜爲近音同。

非於道止。開本則監本毛本同案浦注云：止疑上字誤是也。

是用不得於道里。毛本則監本同案本不誤。

故至氣亟重也。開本則監本毛本同案浦注云：至氣疑云：貴誤是也。

小人取不若人。開本則監本毛本同案浦注云：取當耗爾雅亦云。闡本則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

爭言之異者。近字考文古本同案有音是也。

可哀哉。今幽王君用。闡本則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臣。

從作乂。小字本相臺本同開本則監本亦同毛本从作乂。从作乂案艾字非也。經作乂。鄭引尚書文而說之以艾為

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開本則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

今日民下之國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民當作天

故於聖上哲上言亦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上二字當行

聖上無人字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上二字者因上帝而下說也此正義語所今正之

王肅讀爲應喜吳反願大也

謂本明監本毛本應作應聖上文字矣所文是也喜吳反三字當旁行御字○疾情疾非引王肅語則創知不然

當旁行御字○疾情疾非引王肅語則創知不然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三

○小宛

大夫刺宣王也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宣字誤也正義中同宣作幽考文古本同案宣字誤也正義中同

鳴鳩鶡鳩

謂文今無可考愈必求之或當鳩作鶡也釋文云鶡字林作鶡小子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鳴鳩鶡鳩也如其所言不為有異正義本未有

行小人之道

謂本明監本毛本下有之字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初刻無後刻添案初刻是也正義溫藉作音興定本同溫克下云鄭溫藉也乃改用今字耳

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謂文今無可考愈必求之或當鳩作鶡也釋文云溫藉者定本及楚作溫字釋文以

醉而日富矣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本相臺本同案本初刻無後刻添案初刻是也正義溫藉作音興定本同溫克下云鄭溫藉也乃改用今字耳

或在草萊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聲云葉上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聲云葉

蟋蟀負之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本相臺本同案本初刻無後刻添案初刻是也正義溫藉作音興定本同溫克下云鄭溫藉也乃改用今字耳

不有止息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本相臺本有作肯

兩云無肯息時也乃自爲文耳相參本依之改者非

謂文今無可考愈必求之或當鳩作鶡也釋文云溫藉者定本及楚作溫字釋文以

阮元撰廬宣句摘錄

謂月視朝也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朝字誤也

毋忝爾所生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毋作無案釋文云毋音無正義本無明文今無

欲使言與羣臣行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聲云欲使言與羣臣行疑王字誤是也

世必無從得活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世當作此

○小弁

故變文以三義也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朱板云示字是也但其實不然當

是篇也

鸞臯居

謂本明監本同案正義云養鳥居也又云云斯居是其

提提鞶韋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韋下或有韋亦衍

我大子獨不然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字衍也上箋云个

孝經曰客止可視

謂毛本觀作觀案孝經本是觀字視字誤也

以聖賢此四事爲優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君視明則臣昭哲毛本明誤民視本期監本不誤案皆當作晉形近之誤

徒博曰暴虎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博字誤也

惡直國正

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聲云觀誤國是也

恐除也

謂文云厭本同字本原作除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相臺本同字本原作除謂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下篇同

本不下有然衍字此當與彼同

日以憂也案本同小字本日作日開本明監本毛本同

大子言曰我憂之也

大子言曰我憂之也開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大

子言曰我憂之也案所刪是也此八字複行

而類苑鳥部開本明監本毛本苑作苑案所改非也苑即苑字

本集本並無飛字開本明監本同毛本本上刻本定字案所補是也

當文爲興開本明監本毛本七本文誤又

乎我之父母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乎當作于是以是也

物爲茂草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開本明監

不誤

不懼于東小字本相臺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

懼于東程作離案正義云不離歷於母手又云離者謂所

離歷考小明漸漸之石皆離言離則正義言離歷即無离正義所云離歷博云離歷也是也歷古字同用覺離至近也

離字即非此義各本皆誤爲離唐石經正之

裏其內陰各本其皆作在案釋本是在字其誤也

萑葦淠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佳初刻舊案初刻誤與

析薪地矣小字本相臺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

部云弛又音曉見詩小雅韻讀此字也釋文絕與唐石經同或誤弛今正詳後考遁十行本正義中字不誤

不欲妄挫析之毛本同案折字是也釋本析以挫折作音可證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同

人猶有然而存諸心案我字是也下作我角弓正義引孟子同

人猶有然而存諸心此然字當默字之誤

念固而不暇耳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念固聲

今因之誤是也

孔子曰以舜年五十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日字衍是也

如高子譏小弁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當作知

○巧言

亂如此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離作離故下經及傳及正義皆同案離字誤也許詩經小

學釋文離與唐石經同或誤離今正見後考證

余仁仲及建大字本作大此以釋文爲據也今亦從釋文不知兩本之名有所據

吳天大曠相臺本同開本明監本唐石經小字本大

作泰案釋文云大音奉本或作泰正義云而奉釋

本不同考文古本箇作微宋釋文

起止仍云箇微故可通也釋文離離本又作微與正義

乃吳天孚王氏倣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

傳者以下言已威子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者上當脫易

而泰軒言其大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具字當作甚

放其初卽位開本明監本毛本放作放案所改非也放卽昉字

若無疑事則不會同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若

義能忖度而知之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字是也上隻云已能忖度識人之心可證

傳免至校免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校當作免至當衍是

則彼獲耳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彼當得子義

汗鄉爲微本是搗字

否字無子是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搗本亦作搗正義素能然乎本毛本作素十行本初刻誤後改善案系字誤也釋文云備音素可讀

大填謂之謳音叫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叫二字當旁行編書正義自爲音者例如此也

銳上平氏周本明監本毛本氏作底所改是也

故箋亦云此人周本明監本毛本云下有○案田井狀

○何人斯

以絕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毛本亦同唐石經作而絕之也考正義云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唐石經是也

誰暴之云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本毛本亦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誰作誰暴之云。考文古本同案誰字誤也序下正義同作下注同其實不然皆其誤也

云何其吁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舞其字旁添之案正義下注同止云至其吁又云毛以此云何其吁。釋文以其吁作音是正義本釋文本皆有其字唐石經未知出何本義自爲文添耳

與下俾我祇也元文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煙云互誤元是也

俾我祇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毛本祇誤作一是也作晉者依裡改耳。山井鼎云宋倣一作晉疏及下注同其實不然皆其誤也

於女亦何病乎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本同作也。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有者用正義自爲文添安也

然盟者人君用牛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煙云然下疑脫則字非也古言然卽今言然則也正義文本如此十月之交正義云然日者大陽之精等可證也

蜮短狐也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長王誥云蜮作狐誤是也浦煙云誤下云短狐也正義云蜮短狐今說文本下著誤漢書五行志注張不誤

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煙云惑或非也古或惑同用當是五行傳本用或字

姤面覲也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煙云顙或覲非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覲是正義自如此下文云然則覲與姤皆面見人之貌也可證則知側是不正直也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側上浦煙云覲反字是也

○巷伯

巷伯奄官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巷伯奄官本或將此注爲序文正義起止云至奄官又云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又云官下有少卿定本無巷伯奄字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是正義

本此四字爲序文也車騎正義云序巷伯奄官亦其譯考釋此注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義此序之文而釋之也是鄭自有正義以定本爲是者誤當以正義本爲長段玉裁云周禮序官爵此四字依古書通用周禮疏引作巷是也唐石經序中據此四字依古書通用周禮疏引作巷是也唐石經序中據此四字依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小字本相臺灣本同案正義

言雖小寬

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澤云言當古字既

考車駕正義云卷伯斐云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是

正義本作卷伯內小臣也作寺人非寺人與內小臣異

官說詳被正義此序正義本有卷伯奄官釋文本以爲注

正在此文之上未知其此文較正義本仍同與否今無所

考段玉裁云官字衍

餘泉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泉下浦澤云賦白西一

字是也

黃爲文又有柴貝閩本明監本又譏文毛本文又譏文

文案作繁案繁字是也

皆可列相當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可行案行字是也

裁說文訂今者說文或別有說經義雜記或依之以訓此經

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當作常

上至字作徑案所改是也

哆也侈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灣本同案此經原文本正義本

裁說文訂今者說文或別有說經義雜記或依之以訓此經

皆如此說文侈下有一日詩云侈兮哆兮見段玉

裁說文訂今者說文或別有說經義雜記或依之以訓此經

縮屋而繼之小字本相臺灣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灣本論

同稿是縮之鵠字縮字見於記文廣雅皆從手謂引也武

梁左石室畫像載此事字作縮縮字同韋昭周語注亦

訓縮爲引考文古本作縮案釋文而誤

男子不六十不間居小字本相臺灣本同案正義云居開男

考文古本作女不正義

姬不建門之女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小兒變有鄭

廟正義引樂記注以體曰姬以氣曰喚此傳意亦謂以禮

之類句解云與後門者同衣也

記言繩人集成已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澤云記

當既字誤是也

星因物益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澤云星當是字

誤是也

暗作詩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暗當作謫斯就傳

斯人也

素已彰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澤云者當著字誤

是也

定本躡作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定本躡作題案依此

也釋文作蹠與定本同

爲理否女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女作安案否女當作不

安

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閩本明監本毛本戎作誠

也下有我字案戎卽我字

之誤又猶在上句耳

作爲此詩唐石經小字本相臺灣本同案此經文本也釋文云

詩與之不同正義云起始爲子人之更謫而作巷泊之詩

經文作爲作詩四字文教而說之極爲明晰此二本之異在

第三字正義之說是此不同可故正義之說並有作起也

也作爲也二訓以釋文是此不同可故正義之說並有作起也

云作哉此詩又定本隻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目典經相對

非也所謂乖者逕字既是此矣不復有二作而隻訓有之是

其乖也正義之意據其逕有二訓證其經此一作之失耳不

謂不當有二訓也今各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逕

訓注相乖不可通而去之合併者不知檢照又今正義與釋

注相乖而不可通者是其譯誤之失也考文古本作起也下有

謂不當有二訓也今各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逕

訓注相乖不可通而去之合併者不知檢照又今正義與釋

注相乖而不可通者是其譯誤之失也考文古本作起也下有

謂不當有二訓也今各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逕

訓注相乖不可通而去之合併者不知檢照又今正義與釋

注相乖而不可通者是其譯誤之失也考文古本作起也下有

謂不當有二訓也今各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逕

訓注相乖不可通而去之合併者不知檢照又今正義與釋

注相乖而不可通者是其譯誤之失也考文古本作起也下有

毛詩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谷風

能及於膏潤澤陰雨同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澤當作之

故潤澤德行浦闡不明監本毛本德作得案字是也

扶搖謂之焱同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焱當下同是也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

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釋經云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

釋傳云是草木無能不有也考古文古本作不有宋正義有不生無能不有也考文古本作不有宋正義

大德切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理誤破案正義作磋切瑳古今字易而說之之例也不當

依以改箋

○蓼莪

貌視之以爲非莪小字本同關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

也正義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可證

故謂之蒿小字本同關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故作反韻字是也正義云反謂之爲蒿又云反謂之

是彼物也是其韻

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生制器者一字

是饑大如餅也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饑當於

拊我畜我唐石經小字本同案時經小學云戴震云畜當爲篤說文篤反正義云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

篇今考釋文云畜喜猶反正義云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是釋文正義二本經皆是畜字蓋音起仍用經字以畜爲猶之假借而於訓釋中顯之者也僅見前

而畜當爲篤說文則通昭元年有畜繩而入繩非此之用

○大東

斂則兼言民勞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斂當作斂子誤是也

由送衰財以致役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送衰當作哀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相臺本同關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效作效案正義云皆其法效

又云而法效之是其本作效字

雜記法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注形近之誤

言凡旃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旃下當有翼字

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關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所改是也浦鑑云介漢大

杼袖其空唐石經小字本同案釋文云袖本又作軀杼袖指節軀之假借方言云不作袖五經文字

木部云袖杼袖也又杼袖字見詩

維絲麻爾小字本同案當作耳正義云維絲麻耳考文古本作耳采正義

杼袖其空考文古本作耳采正義云杼袖其空二字是也

是使我心傷悲焉關本同明監本毛本悲作病悲作也

正義曰謗孔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浦案○行也

垂橐而入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鑑云橐誤

橐也橐橐讀文則通昭元年有橐橐而入橐非此之用

也相涉而致誤

有測汎泉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同明監本毛本例作河渠釋文測音列襄意也正義云故字從水明

監本毛本後之改也詩經小學云字從人列聲

無浸穫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浸戶郭反毛無浸穫新刊也鄭落不名也字則宜作木旁正義云云浸落釋本文在釋本故爲木名考此經毛如字鄭以浸爲穫之假借仍用經字而但於訓釋中翻之者也則與逐瑞也价申也之屬同詳見前鄭雅釋文浸下引詩云無浸穫新是依鄭義破其字而引之非此經有作浸之本也

既伐而折之以爲薪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折性所斬析字是也

今諱大夫契憂苦而寤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契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

蕩之以爲家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又言蕩畜是也
以鳴鳴甫田等釋文考之經注中皆有錯互者當各依其舊

有測至可息闕本明監本毛本例作列同案所改是以荆楚之類

樛落禪木文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樛當作樛正義引兩雅本是樛字不云字異義同者省耳

郭璞曰樛音樛

二字當旁行楷字正義自爲音例

如此○案舊投非也此郭璞自爲音耳

舟人舟楫之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載子又作楫正義本未有明文

易之未必誤釋文本同也

使搏熊罿正義云明道賤人未捕熊罿是其本博作捕快其不賦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升鼎云末板使枕杜以勤歸

毛本韻誤曉闕本明監本不誤山升鼎考

東人言王勞苦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油鍾云主謀王同案正義云釋訓云早奉翰廟奉食思某氏

刺其蒸餐相臺本同闕本同小字本餐作宿明監本毛本日縮稱無德而餽故刺其蒸餐也考爾雅是食字食上

下文爲歸饋據彼文及正義所引亦當作食今作餐者食尊也亦可通

從旦莫七辰一移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日

更音東闕本東當作更形近之謂小明釋文更音東可盡毛本所附不誤

跂說文作岐闕本岐文按斯記通志堂本同齋本岐改岐云

河鼓謂之牽牛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河作何案釋文云河胡可反又音

河是釋文本作何也正義引韻雅及李延擇矣注字蓋作河是正義本作何也其郭璞注爾雅釋文作何謂爲荷正善不可引以其字不台也唐石經爾雅釋文作何謂爲荷正善

正義十行本唯標起止一字則爲何且改皆誤也

今曰明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史記天官書索隱今

作命下今日太白同命字是也

被注云畢狀如又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油鍾云丸式

被注云畢狀如又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油鍾云丸式

翕如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不如相合考文

翕如也古本同案如字誤也

○四月

是怨亂也是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消音上則當解字誤

何故幽王頓此一時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云

當此字誤是也

未知冬時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云

當此字誤是也

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云

當此亂世乎可謂

亂字是也正義云當此亂世乎可謂

四惡如此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同案

云

當此字誤是也寫者以

四爲肆之崩體字而致誤耳大小雅譜肆夏作四夏是

其證也

百卉具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李善注謝靈運賦馬

云

變也

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

非之假借也

必自之歸爲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云

必之歸於國家滅亂也又云是

之歸於亂也是爲當作於

其何所歸之乎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歸之當作之歸

廢爲殘賊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橫刻廢後磨改廢

廢爲殘賊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

云

當作

○北山

其有瀛海環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云

當作

鶴鳥皆殺害小鳥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云

當作

尚各得其所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生字是也

或

葉細而岐說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云

當作

或勤者無事不爲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云

當作

或勤者無事不爲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云

當作

或勤者無事不爲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云

當作

○無將大車

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

云

當作

或

定本廢訓爲太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太當作大

匪鵠匪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鵠從尤反鳩

其聲也

子成蒼正義云說文云鵠鳩也從夷而爲聲

二字異於鳩也振起止云距鵠又云傳鵠鵠此是正義釋文

二字皆作鵠字鵠即鵠字之省耳

言若鵠若鳩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言下鵠

二字皆作鵠字

謂非字非也主說他鳥隻所謂非鵠爲

匪鵠匪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不誤言下鵠

二字皆作

其往復也學下客云不任期應負及已此正義亦云不堪其枉惡貞及已絕無反見譖害之事使有此往正義自

無後嗣

詩問賢者也。若有此性，則猶已明言。賢者正義，不持偏見。詩而後定其賢者矣。是正義本於誠，比上也。義各本指謂之。

以喻上者。毛本同案上當作王。

小字本相疊本同唐石經刻作此案釋文云竝均

用之明察歸本明鑒本末本同察前鑒五而適用是也

誰無扶進此小人也

經原亦名作原案專字是也九經字樣云圖雅作圖是其直石經者異云經中雜字皆故此釋文云卽字又作卽考文方言考文方

○小明
林作學
宋子文
而義

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今當二字

問本明監本毛本事下訂地字
小字本汨量本量十丁本地字

毛詩注疏校勘記

○鼓鍾

鼓其淫樂以示之之謂矣

以五誅侯

與德交致者

傳醫大淮上地開闢有醫監者毛本同案行取本大至增
臨邑者一字惟當作至增

讀集戰反怒乃路反下

11

物生根也是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

南夷之樂曰南小字本相疊本同考文古本同明
籃本毛本南作任案兩字是也正義云以

西夷之樂曰朱離朱作朱離本字本相蒙本同闇本同明監本毛氏正義云秋物成而離其根不

如是音磬舒合而案磬當作磬形近之磬毛本正作磬也

孫炎曰庶豐多也云彤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多也二子音韻

加籩則內宗爲之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浦鑑云說豆字以周禮考之是也

造主人使受嘏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小字本相齋本造作告吉文古本同案告字是也

嘏古韻反

毛本同案下韻字乃假字之誤釋文校勘通是也小字本所附是雅字

嘏古韻反

毛本同案下韻字乃假字之誤釋文校勘通是也小字本所附是雅字

既匪既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朱書案恐非引此作同正義依王述毛以禮舞所以授疾病同例之必不與鄭義與釋文亦作本同毛氏詩覽字自如此也鄭本明監字亦作其云受之以能者以正爲信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操中竟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本經字作匪乃依舊所改當以正義本爲長正義云既匪既物二句爲異又云此經云既匪皆易字之病耳○按說文匪即匪之或字鄭玄毛訓正鄭訓夏也雖說當倒耳○按舊說非宋書自有可據也

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匪

小字本相臺本匪作匪開本明監

又音芮

開本明監本芮本芮作芮案芮字是也小字本相臺是芮也

以播于罿以受戶矣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受當作授

曰孝子能盡其誠信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滿楚云日當由字疑是也

率命祝祝受以東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滿楚云率恐卒誤是也

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滿楚云定本下當說集字又字當而文是也

眉壽百年

開本明監本毛本不同案百當作万形近之萬集孔少字賀辭肩書萬年万歲古今字耳

勿替以之

開本明監本毛本以作引案山井鼎云以恐非是也

是一大夫之嘏辭也

開本一作赤案所改是也

鼓鍾送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朱書案恐非引此作鼓鍾送戶鼓鍾送戶考案云戶出入奏肆夏此經言鼓鍾送戶亦使不相

鼓鍾送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朱書案恐非引此作鼓鍾送戶鼓鍾送戶考案云戶出入奏肆夏此經言鼓鍾送戶亦使不相

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朱書案志引諸說文也考正義云神安而歸於天也又云郊特牲云聽氣歸於天哉言神安歸於天也標起止云至於天是有禮字晉段也

歸賓客巨俎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作之案豆字誤也正義云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是正義當作賓客歸之俎為文古本客下有自之字仍而豆

信南山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滿楚云信戶是也

此戶所陳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滿楚云陳戶是也

釋詁云子子孫孫

開本明監本毛本詁作釋案所改是也

則又成王之所佃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佃本亦作田正義云耕田也注

時晦原隰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工明助本毛本亦

引此詩詩原隰與之音同也是正義本作詩字

則成王所田之又云成王田之皆然矣又云今原隰與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滿楚云由曾辟卦又成王之所田是其本作田與亦作本詞無非其義乃俗本耳

是也

下注言上天同雲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當作經

讀如中甸之甸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油鑄云
注作衷甸左傳同說文人部引作中佃

丘乘其粢盛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雖云其是也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雖云其是也

出馬四匹長轂一乘闕本明監本毛本出下不空案此所空當是馬四匹三字也郊特若

出本無此三字正義以義增之耳依舊注刪非妙

皆丘甸之闕本明監本毛本皆誤比十行本亦比字

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油鑄云成誤井是也周禮所諾前期十日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油鑄云

誤謂是也

受天之祐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關本明監本毛本祐誤祐

箇云毛以告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仁云箇毛以至醫香又云定本及

集注皆以此往爲毛既無箇云兩字是自此至合醫香也

二十八字皆任譌是也

故曰白牡骍公牲闕本明監本毛本牡誤牲公誤剛闕本牡字不誤案駢音作周晉頌冉云白牡

郊特又曰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特下油鑄云脫牲字是也周公牲正義引後文也不知者轉繙改之而不可過矣

彝尊彝四時之祭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彝字當作郊特又曰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特下油鑄云脫牲字亨于祖考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油鑄云亨誤亨是也

報以大夫之禩釋文天當作大毛本不誤

毛詩注疏

卷五

二

禮謂廟作社神趙商問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就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故問后土祭謀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不云后土社也田墳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荅趙商曰當言后土神言社非也禮弓曰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唐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也不言后土者文此三音皆當定之否荅曰后土者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耽爲后土無可備也既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唐十五年左傳曰覆后土而敬皇天指謂地后土也句龍族主土地故謂其首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倭禰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官也參差不一故弟子受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且告上神不告下神故云句龍故云云弓曰以國亡大晦色哭於后土以謹後守社稷失地天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士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真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者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之亦可不須言也言祀四方之神於郊者下幽禮云天子祭四方歲陽注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祖龍后土在南尊坎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嘗五音而云西北者火土俱在南其大土俱祀故鄭夫答荀卿云后土所居爲社地代者故先師之說禁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皆五百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於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而赤食於木露爲帝少皞食於金精及燭陰爲玄食於水精燭陰氏之子曰黎爲肅祖后土食於大土是祀五方之神也曲礼言歲祀此記在秋升言四方蓋常祀歲偏此以成報功則祭祀故并言四方也○箇以祭至其功○正義曰楚文襄云明稽源也齊言明釐云絜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音耳鄭注云社稷太牢半牲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猶言羊以會句言儀以見純明非待羊而已社爲陰祀其靈用純黑色也其方說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此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上言季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歲當孟冬之休思以節田祖是來春耕故以此祭在秋爲時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圃田羅蕡知禽爲食也周易占田祖之歲當爲方聲賦也播种主祭四方報歲萬物則起此時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艮相序云秋報社稷鄭注異義引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秩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箇我田至不過○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唯旁鄉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既善則慶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然後享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靈先祖五祀田令當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歲位而勞農是農夫令得樂歡大抵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大蜡八蜡也蜡者素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擇饗之也是令孟冬云是月也晦門閭及先祖五祀旁農以休息之是晚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田夫月令凡腊也凡腊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晚之之後與蜡之後也郊特牲社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蠶必知月令之蠶祭與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蠶蜡祭之蠶云皮并素服以遂終萬帶俸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能蜡乃云息民明非蠶息民與月令休息同故知蜡冠而祭爲蠶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蠶必也以此知蠶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蠶蠶民而飲酒于序以正歲位以此知蠶正歲也此蜡亦此蜡也下蜡說云子真觸於蠶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悉民大飲也酒語鄭公戒廣叔禁民飲食無故不飲酒數舉今以歲報蠶然場功里入而特蠶之故謂之蠶蠶勞息澤此每有蠶而應息民蜡則此事亦事事皆相似故蠶之蠶爲年不順成八蜡不過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蠶乃云農夫之蠶之意也彼注數八蜡云先蠶也司農二也農三也郊農四也蠶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民農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主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農云凡六業者一蠶而致羽物及川泽之而再蠶而致獵物及山林之而三蠶而致獵物及丘陵之而四蠶而致穀物及坼行之而五蠶而致牲物及土石六蠶而致果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我百物六殊業而蠶畢又大宗伯云陳率祭四方百物注云謂蠶讀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傳田祖之設善○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蠶者始也始教造田祖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音神其農畜若神農春官衛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開者始也始教造田祖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音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

其來上以其

毛詩注疏

卷二

原卷十四之三

世之有司以爲事勞於遠代故納穀多也又鄙志苦越尚云懶內而自服則無候矣於周法十種而入其一於天歲朝其用或數於遠代故納穀多也又鄙志苦越尚云懶內而自服則無候矣於周法十種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因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未聞代不同故異法也○夢牛豐主執鹿○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吾知渠此特言委腥相梁故知勞陽農夫加以招渠也釋者自神之濟明求神而得職爲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故云爲之求助然後入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投云萬壽無疆竟爲四祀之辭興三章互相戒也蜡在寅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廟祀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起定本體後字作勞

雨田四章
卷十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幽王之所時固也，而不能不存焉。故斯臣思古以利之。○矜古音反。往古同字。或作感。○也。一章拿八句。

大民之淵故連言之由此而言但獨老矣亦矜憐其文可以諱之矣○楚商王至刺之○正義曰雖亦以序首專反

則惟愈以明之。經傳首章盛意上三句言周王之時，而後每章各有一句，不時不務，事也。二章下五句，當時無繼災，反明國王之時風雨不時，不務農事也。二章下四句言，雨安舒，反明國王之時風雨不時，不務農事也。二章下四句言，雨安舒，反明國王之時風雨不時，不務農事也。二章下四句言，雨安舒，反明國王之時風雨不時，不務農事也。二章下四句言，雨安舒，反明國王之時風雨不時，不務農事也。

也時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可思古者是誤至本文指相繼承上篇而襲之也。大田多春色不
三章下五句取对有似鄭賦舊和是下旨豐登之歌也蓋此文指相繼承上篇而襲之也。大田多春色不
也時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可思古者是誤至本文指相繼承上篇而襲之也。大田多春色不

下注擇種曲同猶古猶反相急亮以我早作重苗聲所受之地趣貴急堪田一畝曰畠○草以冉余以重反復俱

劉家鼎如字劍音，尺牘反始題就事也。劉諱序始當命潛天子。白髮自庭且碩儒孫是右。當則穎其尚輕憲，較生虛條直度。

大成王於是則止。方役在大田至是若。毛以爲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之田可耕種矣。又多丘陵而以峻山也。且七
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正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職令下民。聚具田器。既已報勤之矣。此受地耕種祇

初具器皿已閏霜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私器之利耕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興其百姓之鄙輕其勞之牛馬等自且又長爾役大民庶勤力已專其務曾無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顧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

故耕之。郡唯用利，非盡當耕，其南畝所受之田爲長陵同。皆大田至事之。正樂日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迷多，象又不既，既破皆謂田中之肆不得爲天下之田徵。以爲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寧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爲天下。

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皆其外者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多故云大田地肥美者謂可墾耕者多為稼可授民者以此方號號西都賦是本之墾耕所授受之辟其庶如此過先在民失言多為稼者也官

司馬注五種錄曰孫韻譙女有所生草人掌上化之法俗人摹擬下地秋官雍氏草稿草月令工農耕作水皆是此歌思家念歸之辭以莫良其趣故云多家若其不然鄙陋不且言高明其當在授民之義凡自縗之言多為懷乃授

此之謂也既備各聽其上事故能相安此在往年之者始用云乃告饑也及至其上事則謂之曰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土定故稱於地平孟春土氣升云

而昌黎於陳同蘇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傳學精也○正義曰貞觀十二年夏五月有彗星出西北諸省皆見

作既妻七西反異雨如字本或作禪也非也新已亥有不穢辟此有不效移故有遺秉此有帶稱伊宣始之不筮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晝就收刈從達力皆不足而有不獲不能通未滿穗故應辟亦取之也有前至之日正義曰言以爲利○萬戶卯反斂穀上力漁下才計反又子計反斂也穀言述把巴馬反斂音賦也太平之時有渰飭反蓋委然行者雨之黑也此既行乃起其面澤反穀恐然澗澗不異疾也民見雲行雨附歸之於君云此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庭猶作舊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業要雨無不偏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後處有不收刈之稊木此盛有不收穫之穀束又淺處有過餘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雖是寡賜之所利言招拾取之以自利己今王不能然使令寡無所資故刈之定本集注稽作積○傳論雲興說定本集注云濟陰雲觀○正義曰既云有渰即云興雨出於雲故濟陰雲觀說既興雨後行義要在渰之下故却云行說雲行然雲雨落故義要之下言興雨也祀禪徐貌謂徐經而辟故楚云不暴矣也經與雨咸作興雲設也定本作興雨○成王至爲科正營日耕者禾之苗者熟之而辟穀日營者禾之苗者熟之而辟穀日營者禾之苗者熟之若今來易之間則稻肥有名爲營者即引此詩為有遺承此有不斂穀是也舊注言此秉謂刈禾盈穀名密注云米禾之秉皆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皆謂一擔然則禾之秉一把瓦禾之秉十六粒禾之苗四把耳禾之苗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制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弱而無告者皆有病瘡地官道人門闥之衰積以養老○御制官自有隙而須攝治者以豐年矜育則捨之也定本作興雨○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情或力不堪事乃無之自孫來止以其婦子歸彼田畯至喜○舊云喜讀爲饑餓而食也成王司農王問又謂之曰酒食勞逸來方禋祀以其辟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耗牛也累羊豕也筮云王之東則之禪食首屬勞逸報也○禋音田韻許兩曹孫至景福毛以爲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親酒饌故以穀穀猶也時耕者皆以其穀反徐又許亮反穀伊胸反穀也○禋之與子同聲彼農人於南歲之中田畯之官至吉樂其事以勸善能勤故號成農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禋而祭祀尚其祀之恩以其辟赤之牛屬之羊豕與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爲神歆饌而報以大之福所以常存今王不能然故剗之○郊以爲曾孫來止則以其穀之與子出其穀之又設貯穀被雨露之農人以耕之其田稼又加之以酒食勞之歲上下樂業裝得以成也曾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獲之而報以祐助與大福○傳辟牛黑羊豕○正義曰毛分言皆吉牛故云辟牛也定本集注辟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祿以方社連文明則美也社稷同用大牢故以黑爲羊家通牛爲三牲也目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赤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者毛與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制○穀成王至酓性○正義曰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聽民事因卽祭祀哉云成王之來禪又禋祀四方之神廟報焉對出禪爲文也此出顯之祭則祭當在秋新穀並言者言其祀以成而祈後年也陽祀用辟牲陰祀用羣牲廟宮牧人文也漢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辟黑爲二色故引人耕跡以明辟黑爲別方之名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之禮驗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纏東方赤璋祀西方白琥祀西方玄圭祀北方皆有牲帛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各從其方色則二方以黑色獨言辟黑者略舉二方以故易傳大宗伯職天乃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祀天之時禋天則禋祀此祭雖不禋天以其晉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祿是方祭有羊孫體以爲非禮意惡

大田四章二章八句二章九句

毛詩小雅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哿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正義曰：瞻彼洛矣三章六句至歸思焉。○正義曰：瞻彼洛矣三章六句至歸思焉。○正義曰：瞻彼洛矣三章六句至歸思焉。

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利今之不能也。因命則賞善之事臣得命而賞善之事臣故於起發不同耳。上繼每言猶復則所思爲成王此名蒙矣者華采感寫意也。是思古所以利也。但與上名蒙矣者華采感寫意也。是思古所以利也。

等不言爾原不知思何時也。故疏云：古明王不指斥之。瞻彼洛矣水惟中流也。我觀彼洛水流以時其勞役以成嘉穀。○古明王思澤加於天下。謂命賞善之賢者○決於反覆。古愛反愛子道反覆古亂反○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為幽賞焉。○政事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韋合

有美之作六師。○顧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車將使辟士將六軍而出。○顧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車將使辟士將六軍而出。

○顧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車將使辟士將六軍而出。○顧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車將使辟士將六軍而出。

○顧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車將使辟士將六軍而出。

瞻波洛矣三章章句

聖處

堂然光明者華也。在於上又葉清然而茂盛者在於下。葉相與其盛衰以興廢著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位也。不君臣相承其興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王則我心所憂謬謗之事歸除而去分我心之憂報已歸兮。尉仕於波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分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己由是見絕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傳寔至厭貌○正義曰以厭狀顯見欲言猶堂堂也。此葉與臣獨盛故當爲盛觀。有秋之壯利不親宗族故傳以嘗爲天職不比其事也。○正義曰自古有之。

以喻臣君之猶臣民也。故曰：「君為萬物之靈，以盛德以成性，故下章無以盛德而稱物華，故以華喻君也。聖既喻君而復有華，故上下以喻君。」君之須臣，猶萬物之須華也。蓋華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臣上下耳。嘗嘆荀子之論，其說甚是。○若荀子云：「君子比德於玉，小人比德於金。」則又不然矣。我觀之，子推其有章矣，惟其有章矣。

是以有廢分雲章讀文也言我得古之明王推無賢臣所使使其充養於至有廢矣○正義曰既思君臣皆賢而不舉也此章乃其然而其色黃而端夫以興廟著香君也此舊其廟卦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廟祀君明而中正不賢我得

是子明王雖無實臣而使其政有據文法度之章也推其政有據文法度之意則能此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
美華者也若其華繁亦尚繁黃則變矣與此不同也○夏華芸至賢臣○正義曰類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不言葉者

明言而理見是其誠也。蓋有言或白之晦時有說或有黃晉成有行者與明王我聞之子乘其四駒乘其四駒六轡天若言世祖也。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最者雖無慶譽能免於謾詬之辱乎是也。且夫聖人之子在世或至不祿○正義曰。喚取其榮列于先人之跡位乘其四駒之馬六轡天若然○駟青各天若即加字於餘於明又

或有王者或有伯者非自有領也與列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等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黃等一時而黃白雜色與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民衰爲不純也故言時有順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半益等則是間君臣父子耳

其有之是以似之似謂也。等云：惟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左反之至似之。○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所宜，則宜而行之。右之右，古音通作「事」。凡无古人皆无事。君子以事，則事成矣。」

子孫嗣之今遇難見絕故思明王也左陽通嘉惠之事故言宜而與之此二端者我先人繼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君子之所以能故下釋諸言有之明二音皆有也○博左陽至之事○正義曰以天下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者皆以目之左陽道謂真度之事兩音人所樂死者吉之大效爲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死者吉之小效爲陰也○左右

皆重言以見眾也

卷之四

秦刺史也君臣上下勤無聲焉勤無聲文革而不用究王所法成德切己采冠四章章四句至亂文焉○正當
此時昌黎上不十季舉功有

先王礼法，就儀之文為故，唯當有禮文以制之。卽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為百瑞所法，而反歛得禮而不敬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也。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卽有上下之亂，故序言以見義。

類文二章章十一句

車來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卷之三

七

原卷十四之三至十四之三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青鸞大夫刺幽王也

典也。營官往來記於瀟也。箋云：與者，憲之爲蟲。于曰：使黑汙黑使白鳴。放人

音煩。蕭方元反。一本雨煩反。于，釋之。

之于，鳥語反。令力威反。追于，萬反。

于，白使黑。于，使白。乃變亂黑白，不可近。

之畜去止於諸侯之上，無令在朝廷之上也。以興波往來者，青鸞之蟲也。此蟲善使惡，噬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畜乘於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喪人爲害如此，故梁易之君子謂當

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言之害也。

○傳失補。○正義曰：釋言文也。孫文曰：吳國之蟲然則酒罷。酒罷是達人之物，故下傳曰：醉所以爲蒲明。

神亦然也。此草言蕭下草。

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桓構我一人。

箋云：構合也。危姜構合，若文祖。○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合二人，彼此相對，交更惡氣。上章義同。故云

桓構我一人。

合西文祖也。正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一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

之不已。至文祖，四國先多而後少，改先四國也。

青鸞三章四句

賓之初筵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汪說者，欽酒時。

情感也。武公人者，入爲王卿士。○籀音如韻，息列反。近之，近沈如字。育林反。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王是詩。

子改作耽。都南反。澠莫衍反。耽，其色曰，而徐又莫。澠，反。澠者，亦無也。代反。

○正義曰：賓之初筵詩首，南武公。

以判時也。以爾王政教荒亂而惟廢乃聽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改之。

○正義曰：賓之初筵詩首，南武公。

亦改而行之。沈潛於酒，齊頭色淫，不止遂成，興而南武公既入，爲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

往舊云：飲酒無度，俗太木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卽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時不

親迎節以爲過，則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丈，在天下化之之下，則是天下諸國

之君臣也。沈湎淫泆，卽飲酒無度之事。刺化者，尙沈湎淫泆，則王朝亦沈湎淫泆，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

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譜。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朝，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湎者，尙書微子曰：用

沈醜於酒，亂敗威德於下。澠曰：天不酒，則以酒養天，不同。頭顏色以酒酒，澠云：齊色曰，澠然。則沈湎者，飲澠，則久若

沈也。然使御然，則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附之禮次二章，言个王燕之失。鄭以以上二章，陳古大射

行祭之事，久一章言今王祭未之燕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大不化之三章，四章言

省，屢驚。謂是嫌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耽飲酒爲天下之辭，是大不化也。卒章無君臣，刺當時之事者，此天下化

之效上所爲效者，尙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躬，是便齊辭也。其設戒，棄我之言，出典不畱

之語，盡爲沈湎之事也。或以爲君臣之下，耽沈深，耽，制本，制本，其君臣則天下化之宜，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不然。○箋

注，次至情態。○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遇云：耽淫以淫泆之則淫，耽遠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發自取掩，及其醉酒

則傷時，猶能皆出壯子說察者之法曰：醉以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則憲，參出也。下未至於於滅，小人之憲出，亦謂

久飲，憲出，故舞不知止也。定本集注，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木以上二

章皆陳古。古，先行無禮，後爲燕射無祭配之事也。燕射於旅酒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射射之亂，是燕射之法

尤行，西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願，送還以上八句，皆設燕事舉願，卽旅酒也。燕射旅，旅，旅射，乃射故來，射之，下說大侯。既以六

六

六

曲不中制不忍勝已者反采詩詩已而已矣其樂也無以異於樂也其聲也無以異於樂也其辭也無以異於樂也其情也無以異於樂也其體也無以異於樂也其聲和必起於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音也殷人先卜諸陽故祭禦先舞樂樂萬物之精也不違行義以委治合也奏樂和必起於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音也

祭言放而背者是周人之作吉葬樂也以此相作者各名其志立文不常竟以治自大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紀之禮者以不輕云百姓既至是自外面至故即諸侯所獻之禮也○博王大林呂○正義曰禮詣諸文不序百禮也毛以此詩正禮矣美同南曰自禮言文則是君所進祭之禮文非諸侯之禮也○正義曰禮詣文不序百禮也毛以此詩正禮矣美之印召送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明百禮既至不得為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至則有士有林皆異於郊當謂之祭祀之人而有孝子之人君耳○案至心○正義曰禮以此為實祭既至外來之禮則君為君侯之君君為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改為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列諸侯稱其美物以當那廟各置國之所以有廟廟之上庭也禮器曰大饗其上事與二牲史賈四海九州之美也也○豆之面四時之和氣也○庄子此頃謂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道仰以助之敬仰來天下諸侯之禮陳於庭其禮御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使其父耳必陳其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因成文耳下極至得萬國之誠心孝經曰敬得萬國之誠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禮言百禮而箋云萬物者皆舉大數要因成文耳下箋謂諸侯各置之福於己也○正義曰禮言既許少半特牲之服言是告尸假神意與主人言吉尸與主人殊福王又神之福於己也以王又受服其辭皆有旨引之是禮及予祭政事來也○博手取至構賓○正義曰毛以此為行無射之禮謂以手為敬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誦於公卿射云司射誦於賓則射法立可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附於賓許請者以時之所陳署舉大射非如記生禮儀曲言而數此據陳賓主之意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挺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請也○又射禮請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要微與不敢自射而奏定自相牽引而為射也大射司射及三攝等皆云取弓矢之射之也○正義曰毛以此為行無射之禮次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禮者賓主射主為下射故言又射以稱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輒取射爲之○正義曰自此論卒事而云子孫各兩能故知謂既射之後各易射戶也○戶算詳之家子孫最戴之是其能也子孫至加爵○正義曰自此論卒事而云子孫各兩能故知謂既射之後各易射戶也○天子祭禮以射士之祭禮有嗣有嗣子舉奠因射戶天子則然則士卑故不錄也特牲射不至將又無酢直呼而更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先射入事其而相當故引之又引士王世子督與射相當故云其豈射之禮則以射士之禮正當此故事故是也不也引射戶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之禮文無行事之次○射士上射事之次而後明射并引之波宣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射事射而後食禮言之受爵嗣子舉奠也或謂射更洗沐入也或謂宗人道舉食禮命之禮也○古登以二者皆登堂行之又进者使文且令受爵又承上嗣明父之者嗣子也猶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射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尊諱諸侯有貴員在於禮獻之前至祭未用世子乃舉奠也節特牲云射事所當受尸波謂除厭之時設饌於與處射謂射戶主而人即席東面尸舉所是實乎招酒客入復食也特牲之有實長為加爵不及佐食此言實與室人俱為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為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實與室人文在各分兩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達故賓云佐食實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合陞主人為尸設爵食其名之曰佐特牲佐尸一人少牢佐食二人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酒汝而處其稱與己爵也言以葵臚中謂膳者之羹酌以膳中者令以飲我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膳者之弟子就解升酌數而面坐饌於饌上是饌上之稱膳

侵弱未解首難辭之言此者也○令力呈反惡烏路反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頃什至於怠慢也其所跡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

醉者有過惡女无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頃什至於怠慢也其所跡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

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同門之將惡惡也○武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惡也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勤佐反詣魚據反

又知字故爲于偽反下同頃什反本作頃什音赴由卒之言傳出童殺無角之段手曾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段手

一音薄北反說文云頃也語魚據反恚一端反惡也

之性狀杜育角○出如字徐式勿從自無角人忘言勿初由勿謂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收惡除解爲設禁

之性狀杜育角○出如字徐式勿從自無角人忘言勿初由勿謂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收惡除解爲設禁

尺遂反我音古舊詩業反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能印其多受歎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醉也○嘲失忍反毛以爲言

王燕失席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過之既立酒之盃或復佐之爲

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或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躬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齊舉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罪之可憤禁戒時人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近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頃什

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或昔然遠近而行之亦勿以彼發行而告他人以人

姪諸短聞將恚惡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醉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皮汝出童首無角之段羊

晉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故辨之狀故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

自不識知況教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之問此否彼問自息將償其已然而爲之立大法也○鄭唯以式爲惡謂見醉者之

過無就而謂之歸同○傳立酒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督其不足故言酒

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又不同此制其立酒之監燕禮卿射並立司正卿射注云解德失禮者立司

正以監之祭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例禮法自當立監此制者破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鄭式疏曰惡○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戒以式爲憑訓

之爲惡毛不爲博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尊意當然也○要當言至醉廟○近義

曰何知非己自飲之而云彼前者飲二爵者以問飯之狀宜以彼飲告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其之醉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餧及無善爵旅與無善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醉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

又醉主人上人飲而反酌以酬賓賓則竟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則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詩小雅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三)

四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一)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鄭氏箋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萬物失其性者王政失其性者王政衰陰陽不得其所有能以自樂言必自

孔穎達疏

也指能榮其刑時者
反徐下漸反爾雅云

見其方也。岸深也。所以爲淵。謂亦解用詩。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聲喧嘒嘒。

王良輔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為榮故詩人言王
賜予之時皆以文章爲榮故詩人言我

毛詩卷之五

卷六

十四

施旃旆以濟濟之聲。又叩鳴然。中辟至於將軍王。於是報自喻駕。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菽蕡蕡。以不與時。而來。御乃傳。問在。在。迎之既朝。王則發願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釋尊嚴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鄧唯以不與時。而來。御。問。問。謂。謂。正出。正義曰。以清蹕遠蹠。采泉之故。知泉出。其釋水云。櫛泉正出。出涌也。但宋玉王子。得采茱萸王子。則此心爲已。上言采茱萸王子。則此心爲已。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猶鄰行之恐非毛旨。必演焉。觀不知以雖服。服賓朋。故制爲毛誠焉。○菴莽菴至鷗鷗。○正義曰。上言我著美則。此言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秦所以待君子也。以我及君牛之莢言。叔見其乾潔不謫。非累即不潔也。則亂芹菹鷗鷗。香鷗鷗人云加兒之實。芹菹視鷗鷗。是也。彼則離與汗讀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向累清岸。應是水物。故連言之。○篆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宋玉采茱萸。我明王則此言。微矣。我明王。故云王也。王也。則此陳王。諸侯。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其。衣。服。車。輶。之。威。儀。也。此。直。通。而。北。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賦。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署。曰。天。子。太。子。十八。日。孟。侯。不。俟。者。於。方。外。諸。侯。來。猶。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也。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尚。觀。其。威。儀。也。故。據。而。以。高。敞。體。之。且。以。省。其。煩。熱。也。成。古。之。易。早。也。以。觀。威。儀。自。蕭。蘋。也。彼。雖。云。警。理。可。相。顧。也。又。曰。言。觀。其。旅。之。以。諸。侯。至。當。行。就。禮。故。言。於。是。工。駕。駒。驅。馬。而。往。還。之。知。擊。鼙。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采。其。芳。又。曰。言。觀。其。旅。之。事。既。旣。乃。云。載。載。驅。驅。故。知。非。諸。侯。所。乘。乘。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胡。難。王。而。乘。客。上。八。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士。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天。子。發。怪。往。制。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制。之。赤。雀。在。股。

赤甫在殿

邪幅在下被交匪躬天子所

他服赤之禪以草爲上席下廣一尺長三尺其懸予旁之小几子以子其御自己王下寢處人又晏子自富即時其御赤之禪亦赤也可以自歸來也赤之禪也晏大古藏曉之也晏易謚之赤也

子之○荀首邢殷古雅鄭假嗟反注同殷定本釋徒發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反解古音反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

音與幅拔力反大音舉輝音心臟尤曠反下同長健在右肺細
申重也箇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親諸侯也以亂樂樂之乃後

王不樂○樂只上音落下音也重犯亦苦於股之

至中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貴有國又服帝者在納貢又著鄉帳在
下而當賜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脣若濡自何處如此則非有解京師

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以福祿申垂之古之王
對朱爲異故云諸侯亦若也桓二年左傳曰

王者命賜諸侯如此王者不能怒故剝之○博諸侯至偏東○正義曰以赤色為正色則此服名偏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服然則猶以爲正色也

方是武之性情故能得之。五帝而此是禹
故言太古載膝之梁易乾鑿度注云古者三
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諸之元曲也繁斷一

而曰名曰性者所以自先知也。○後謂之方右至了之。正義曰聖本有清淨無爲而生因取其皮復知故而後因取王易之以布帛則稱布帛而猶大衛織帶持之。○又云可義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面因以顏色則稱顏色而猶大衛織帶持之。

王故其無通其毛衣其羽皮是內衣其皮而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孔裡又曰後節始自黃帝與炎帝此謂本古微特狀繫

聖人以人情而論在前爲形體之變宜所先教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禮節如其事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爲形體之變宜所先教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禮節如其事也

黃帝其存此繁未知起自何代也則堂瓦
冢也知是服謂之若其他服謂之舞者以
於而序子未始支子云謂之烏子謂之

白有虞氏服裝注不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服其名未必此時始作也士有祫服猶大夫以上有祫也七冠禮神明四
方之神也天子之祫服有五采之色也

城東之故云偏其服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面上言之，故云自足即勝也。彼文無舒文在折幅之下，明非舒之義，出於折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偏東如此，則非有辭意，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

此，故君子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帝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帝幅也。天子所賜之服，必有落幅，隨之要此。或諸侯自服爲父，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偏東如此。此帝幅之服，亂之所制，縱使心實，解綱本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卽云自偏東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偏東矣。○筆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卽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偏禪中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安國治此則由時禪。是神中重之以禪祿是神祐之辭。故知中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卽人謀，神又重之卽鬼謀。故言所謂繫辭也。祭廟曰：古者明君皆有德而終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龍。

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雜作之枝其葉蓬

正以作爲與，各作之葉，蓬將生放，乃落於地，以喻聖世以德相承者也。○正義曰：刺今王不然。

杜子奇反，又音辟木。
樂只君子殿天子邦晉只君子富攸同

平平左右亦是平從

平平辯治

名達步公反注同。韻時樞反，又音珍木作填。

正義曰：刺今王不然。

德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簡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

正義曰：刺今王不然。

連屬之國亦稱謂之。○平聲述反，碑詩作連。御云：閑雅之物，所以作之。

正義曰：刺今王不然。

連屬之國亦稱謂之。○平聲述反，碑詩作連。御云：閑雅之物，所以作之。

正義曰：刺今王不然。

以興，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花炳，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禪樂樂

是君子則無愧。天子之用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簡治其連屬左

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而順向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不得

治相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傳蓬蓬蠶貌。○正義曰：述作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爲

同也。○箋此興至吉明。○正義曰：楚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徵，知此宜闢。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

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作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喻賢才，不枝蔓，不生葉，正以

能辦治，不絕之。平平是貌狀也。○箋諸侯至而稱謂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

辦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貢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實才者，實以得賢

與知其意，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爲義，故取作爲興，亦然也。○傳

刺。○正義曰：軍行在侵曰蹙，取其無重之義，故云蹙縮。是諸侯則得領安天子之國也。○傳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用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

平平辯治不絕之。平平是貌狀也。○箋諸侯至而稱謂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

辦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貢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實才者，實以得賢

與知其意，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爲義，故取作爲興，亦然也。○傳

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

福祿膺之

正義曰：刺今王不然。

音才各反，疑如誰反。

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

正義曰：

不得東西也。以興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法治之，而制禁之使不得違叛也。

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併職刑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授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諸侯，優體之哉。遊處之哉。明王之德，雖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爲美。今王不能然。成物之。○箋云：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檣木之舟，浮於水上者，檣木之舟，舟人以搖繩而維持之，使有所據，以興國與此同也。

汎汎揚揚若維之

正義曰：刺今王不然。

律體力馳，反韓詩云：笮也。

樂只君子福祿膺之

正義曰：刺今王不然。

音才各反，疑如誰反。

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

正義曰：

不得東西也。以興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法治之，而制禁之使不得違叛也。

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併職刑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諸侯，優體之哉。遊處之哉。明王之德，雖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爲美。今王不能然。成物之。○箋云：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檣木之舟，浮於水上者，檣木之舟，舟人以搖繩而維持之，使有所據，以興國與此同也。

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既得賜，柔誠謹息哉？亦是於

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逕叛乎故刺之○傳魏至諸侯○正義曰釋水云純綿雜之縷也謂水也係侯也李述曰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非繩也李述曰縷繫也孫炎曰舟止繩之是繩木戾竹爲大索空則捲曲爲縷又爲繩正謂舟之止息以無繩而無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繩弗也與爾雅不同○彌揭木至礼法○正義曰繩亦以下樂只君子明禮法也舟人以繩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礼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博奕授○正義曰釋言文授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授度多少而與之○箋尾止至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礼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時所引是亡此非也鄭亦切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宋叔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讐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好嘆

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角弓詩者

報反

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

族之骨肉而好讐骨肉之内有相憎怨使人搔之故父兄所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爲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也而好讐骨肉相怨使事體亦不親九族之經矣

辟辟角弓

屬其反矣

善後案所用則顯然

說文作角音火全反禪匹然反疎息列反弓就也樂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拂也謂拂也

輶反

王之宗族父兄所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

親九族是爲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也而好讐骨肉相怨使事體亦不親九族之經矣

辟辟角弓

屬其反矣

善後案所用則顯然

又對面則受其宮刑不以相讒由此爲彼所懼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敢之大禍也王何不觀宗族以化之乎意首先言人之無臣乃云相惡一方并受罰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未言至於已斯亡以此二事而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遯則相惡則不讓由此以亡○嬖民之至惡志○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爲後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己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恕之不卽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於後心則往居一方而相惡奉侍也旣不可謂彼以功勞當自受之而必相讒者以凡獎加氣脢皆有爭心上者可盡功報能受之吉凶也富先人後已故前殿諭之法鑑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廟士讓爲卿舜命羣官受禹稷契之類皆先聖與夷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爵高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孔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急爲阿兼比周而坐翫擾者而其畜愈甚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彌少也爲鄙社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名愈辱也以鄙爭可耻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己而危他人者則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固彼以尼尼故身危也然則求賢名在於不妄是攝求賢在於讓爵故言此以顯之

食者皆嗣注同宜如字本作臘注同韓詩云臘我也惟於臘反徐玄齡反具取字沈又音臘令力呈反故及此老馬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恕言老馬反爲駒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爲童而遇之王楊王之不恕故天下微之皆無良相繼之宜言王知食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馳而已如酌老者之爵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

所交有大小滿謂止謂老子所曉有多少亦尼則尊臣王於老子當而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博已七至慢之○正義曰此釋名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猶重慢之說文云咬小兒笑也內問云子生三月父咬其名之謂指其齒下合之口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酒酒則唯渴過度故食言宜飮酒言孔貪合之泡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酒酒則唯渴過度故食言宜飮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處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延屈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比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知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礼者鮮經所以有食爵之事合爵族食爵仰族燕矣以食亂無飲燕法無食放爌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有存但經所不言食盡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鄭注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宰等爲主人飲食貴降一等大例云服之以食而弗休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愚知孔非物所由出言皆器之礼者以物所由出人飲酒後不容已又若一禮不可以喚多少故爲凡器之礼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直爲孔也母教探升木如童附其善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徵猷小人與屬微美也審云厭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賢賢則教之不可抑殺之與惡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督教耳王何不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天又喻聖之性善明著以之彰物必教矣以聖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美道以得賢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之又曰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以美道以得賢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迷惑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督教耳王何不教之乎難唯以階爲木桺言以喻記塗木桺則易落餘同○博採妄生附著○正義曰探則竝之重陽非復也落機孟云探頭也楚人謂之木桺者爲頭長臂者爲探頭之白晝者爲探頭胡探騎頭於頭猶然則探頭其類大同故聖記注云探頭假也是其類也疎言附著也是訓附著爲著故王廟云教探升木心也如以續之必著○鑒母禁至期進○正義曰說文云母止之也從女象有好之者言止

有微猷小人與屬

微美也。第云：「厥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誅榮與之而自避。」是豈今無良之人相惡哉？

少壯

此木生於山中，根多泥附著也。雲南人謂之鐵力木。

齊東野語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敢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苑音櫟俗於宛反中丁仲反下元苑柳二句主語事○正義曰柳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爲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爲刑罰不中此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指德心醉所至者王者不可朝事之意據三章之義也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敢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苑音櫟俗於宛反中丁仲反下元苑柳二句主語事○正義曰柳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爲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爲刑罰不中此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指聽心醉迷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據三章之義也

而止息以興有過德之美者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之諸侯不往朝王出無美德也諸侯不朝王已
抑戒曰上帝之王活動而其心不恒刑罰妄作故謹請得自往觀近之必將損罪又恨王者不任已
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犯我治之猶可也我所以不欲朝王也○鄭以上
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以王暴虐故諱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嘗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甚使人心中悼傷我是以無
得從而近之由王為惡故已不欲稱也非直憂虐如是則雖不中假或稱王主當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趣不察功考
積我雖雖罪於後必罪我而謀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楚尚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以心所
念向卽是也幾義相反覆也以行人之欲息於戎旅似詣候之靈朝於有德故以戎旅爲反陳古義以判今
故言憂今不然○隋謂歸遠○正義曰贈者踰幅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勸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盡
孫毓述毛晉以上皆爲斥王矣曠近釋詁文毛於下章釋高曉也言王者躁急無常行多疎忽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
病與此互相接也○斐謂讀王之意○正義曰以上言底幾相之下句言無自曉焉是其蹈爲惡也故謂讀爲掉便人
心中掉病若蹈履則井發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斷其不可朝事於理爲故以上帝爲大而詔之也序言王者
不可謂事故云謂己所以不朝之意○傳謂治極也○正義曰此釋詁文此言王不可謂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王
意以爲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恨王使已音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謂任
卽加罪已不可謂事○晏謂歸遠至朝事也行亦放也○正義曰端謀卑使告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升云而罰不中卒憲云居以凶危
反以類此則極也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主我使謀政事王信謬反朱放我也以凶危之文與此相應故易傳也
也蓋云際接也○伊子靖之後子適焉晏云進行也行亦放也○正義曰斐原接○正義曰毛承釋詁云廢病也鄭以上略斯之
際側界反釋音釋也○正義曰毛承釋詁云廢病也鄭以上略斯之
遇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子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城
之子大叔者游是之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名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古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是行當放之義故引證之也○正義曰晏云傳繫皆至巴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
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憤之子有鳥高飛亦傳于天日幽王之心於何所毛晉言其轉側無常人
不知其所居○正義曰晏云王何爲使我謀之難而罪之也○傳音附
○傳音附
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至于天而止也今僕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知
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廟王王使我治事放卽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等復居處我以凶危
之地也使廟葬之是則罰不中不可謂罪也○鄭唯以清露爲異餘同○傳局害○正義曰傳雖易爲害亦謂爲何故害
害皆爲何也○楚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厄之地謂四方荒蕪遠處卽九州之外也文
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崇威然四裔之文即崇山而裔三危西裔幽
州北裔是也九洲之外而會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解而言焉

菟柳二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二)

四七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昔民衣服不咸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春陽今不復見古人也

既謂冠弁衣常

也古者明王時都人五章章六句至者序也同也○長張丈反注同所音二從之反復扶又反下注同居半色類反朝夕透反古人○正義曰都人土

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齊其民所衣之服不變武雖從容休無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歸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咸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周制諫內之人此及白禪焉言周人者蓋後者知諫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復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而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王公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前亦刺王也題面在衛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或有常則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而以刺言者蓋諫之職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變知其德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總數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裡有士女二事○辟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者也并者古通之大端也矩弁搢謂在首者免弁之稱皆在其中也

春官司服云凡田疋弁服謂委蛇玄冠房冠弁對其餘弁冕而之名非褒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是故說凡在人上倡率者謂為官謂導師領之人即色宰卿逐之官言凡謂廣絕上及

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取失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不武明各於其事不得差既故云變易無常謂之承也既從容承衣服不武之下以明為私處刺故知謂休無間暇之處直自愧猶尚有布帛朝夕舉動亦有常也矣此承

燕有常也謂悲壯舉動不失常耳卽經所云其容不改之類非盡衣服故憂也云猶有常不言服者其非禮也者齊有常也者齊有常也者

之義故為專也同也言安也周也彼都人士狐裘惠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破彼鳴王云舊云舊有常不言服者其非禮也者齊有常也者齊有常也者

專為一行服也晉同也彼都人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然取溫裕而已其體作容悅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裸賣反又如子

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又疾也楚城邦至遇差○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曰城邦之城也定本城作域正謂都邑者

今不然○望如字協韻音亡以都邑之近政有道先彼其德道先化其字此時者庄子偪都邑尤荒故舉古之都邑以驗今之豫邑也土者男子行成之大禮後言庶民一德是所刺者也人而吾土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謂

為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陽氣故取其溫裕而已刺此詩被

注云黃衣則狐裘大端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馬大端之裘則是有衣褐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弧裘黃者實大端時息民所衣服則貢本故以言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訓彼同也若厥無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祭古

音之服矣庶人而稱服之者被狐之黃者多稱狐之衣非貴賤也見人而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晉大夫黃冠冠早服也注云言祭以君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非同於常祭其

實為難又不衣褐故皮人所再衣也若愚王莽云大端羊之裘則云質器方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天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而通也蓋此言孤裘則庶人得衣狐裘矣注云大端一以言之七月于裕遂于

云于褚往稱裕以自其葬也人又以裕義而孤獨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孤裘爲公子裘則非公子而庶人遵其服言故不等若孤白非君不取孤青及小而美者則可曰供公子而庶人遵其服言故子裕行故以此爲文矣也蓋都人士至今不然也王執曰以經言万民所服皆如之矣不外也人所服效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

毛詩主疏

執迷反又物界凡蘿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爲蠶短尾爲蠶皆音虛化反攀薄寒反蓋音釋本又作蠶呼莫反據其言反又音處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果僵反其舉反上時掌反

我也遇行之有音已毫無欲自授求從古人

正義其服飾有名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拙其髮未如簪之末言其名號而有顯然也今之士女皆善笄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也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授以行而未古人音已豪然間不能自勝也婦唯以垂帶相繫製爲舞辭同○博綢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華帶而闊爲把可之解明麗是華帶之假故曰愚爲謂之垂者○簪而亦至卷也○正義曰初言如簪將外物以比帶理故云而亦如也切榮已言如故言亦即也卽猶如簪頭謂即經二年左傳云鑿頭齊縫也彼服髮以鑿爲大帶也卽意拘不然雖个異意實何也只鄭坡生言之則鑿是鑿之名但有兩種之垂而下名之爲裝簪必垂製以爲飾言帶之聖朝之也紀子居名鑿繡故言鑿字音作鑿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爲鬱尾音鬱尾有毒也故以爲鑿蟲其末健恐似婦人妻夫曲上卷然也卽做髮無也而有曲者以長者盡告曉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養妨不可飲酒因曲以爲御故不

同過定本及填朴題子皆細然○葛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繫故言士女此飾也以詩云言有仇心此言從之過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故死之行故知憂問故自殺也從古人

正義也蓋云伊繩也此言士非故無此帶也帶於礼自當有廟也繩枝繩揚起也○正義曰此承上食之文故聞伊之士固帶鑿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也思

叶春但反○正義曰至叶矣○正義曰此承上食之文故聞伊之士固帶鑿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也卽大帶重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也不說後更免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爲病爲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宋絳刺怨嘆也幽王之時多怨嘆者也

怨嘆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識其不但也宋絳四章章四句至嘆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嘆而無偶也婦人之怨嘆非王政而幾之於雅者以怨嘆者爲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謂之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諒君子皆是怨嘆之事狀從外則非亂故刺之○謹恐嘆至非亂○正義

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爲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事者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厭容德今不充牋其樂

從幽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勤勞我則牋愛以勞之今之不休由無君子故也○卿唯婦人身自采綠不

興爲異餘同○博興也至日勿○正義曰毛以興婦人不畜在外故以興終極者是終竟於朝哉王食時也則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勿○箇諺至於事○正義曰諺若難不諺是常言其不盈故所以興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圃之婦則婦人之妻可自視采故不使毛興也○謹恐嘆至詳之○正義曰糸所曰曲者或婦人在夫家當此製作之升今曲卷其法則去其弊而不用是憂思深也此諺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木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終

朝宋藍不盈一絳衣蔽翁謂之標箋云藍圭草也○藍廣淡也

正義沈力反沈力反亦占反鄭琪云今之蔽膝之日也琪至五月而歸今六月正義曰期而至也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當時日五日

正義曰期而至也惟其五日一進御於夫言當時日五日也

子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

歸者我擣木以待之○局其玉反卷音惟下同又春他反次其言反

而不能滿其一躬此宋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

連不出門兄從夫行役乎誰思之情可憐而歛從之二語爲非故作者深其事而是非自見也終朝宋藍不盈一絳

自旦

之采憂思不寧於事○射弓六反注本或一手曰射觸楚俱反草退易以取反

也我祀婦人在夫家笄架笄今曲卷其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而

經炳至離亦○毛以爲詩人有別稱宋此詩篇

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爲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事者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厭容德今不充牋其樂

從幽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勤勞我則牋愛以勞之今之不休由無君子故也○卿唯婦人身自采綠不

興爲異餘同○博興也至日勿○正義曰毛以興婦人不畜在外故以興終極者是終竟於朝哉王食時也則物必用兩

手故曰兩手曰勿○箇諺至於事○正義曰諺若難不諺是常言其不盈故所以興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

圃之婦則婦人之妻可自視采故不使毛興也○謹恐嘆至詳之○正義曰糸所曰曲者或婦人在夫家當此製作之升今曲卷其法則去其弊而不用是憂思深也此諺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木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終

五日爲期六日不脅

居主也婦人五日一進御云新入過於

時乃怨稱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

宋錄四章章四句

參苗刺幽王也不能齊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史記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四事在卷五在卷五召事堂也○齊古報反下同召上應反生及下同
河至之縣焉○正義曰作參苗讀者刺幽王也○幽王不能如陰雨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望
來土眾臣之歸職由君失所任放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似雨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以
雨潤音膏潤也此牧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加宣王也以程子云召伯之職以望
不言宣王故收因面互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教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
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鳩士而左大夫王時也○卿士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
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曰牧卿士耳○蓋陳宣王事業也○正義曰召伯爲卿士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
功以刺幽王及參苗邑處此恩厚事業也○魏晉書卷之民頌參苗怨宣王
齊潤是恩厚召伯之職是事業故幽言野瓦瓦參苗陰雨膏之能以恩澤膏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凡溥東反

毛詩注疏

卷六

七

音扶雄反。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悠悠行貌。箋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南行。眾多悠悠然。召伯則長張丈反。悠。勞。南行。召伯。之能。勞。未。帥。就。以。先。之。勞。方。報。反。注。及。下。聲。生。同。營。廟。一。本。作。營。衛。邑。將。徒。授。一。本。作。將。
師。廟。來。音。將。謂。元。凡。至。勞。之。○正義曰。言尤。凡。長。大。者。是。季。高。也。此。委。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音。潤。之。故。出。
音。悅。又。始。說。反。元。以。興。宣。王。之。時。僕。樂。者。是。眾。人。也。亂。眾。人。所。以。得。僕。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齊。食。之。故。也。以。季。苗。之。御。
音。雨。猶。眾。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音。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學。以。制。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羣。其。行。又。得。臣。之。
勞。來。故。言。悠。悠。眾。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水。勞。施。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見。今。廟。玉。之。時。人。苦。而。臣。
不知。又。判。之。○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廟。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廣。西。東。肅。肅。謝。功。相。當。或。知。
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受。南。行。也。此。音。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
難。說。以。先。之。謂。則。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任。我。犧。我。牛。我。行。既。集。益。云。歸。哉。任。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
我。行。既。集。益。云。歸。哉。任。事。訖。而。勞。也。我。任。我。犧。我。牛。我。行。既。集。益。云。歸。哉。任。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
犧。者。有。將。車。者。有。牽。犧。牛。者。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將。王。之。時。即。役。有。明。臣。司。其。職。今。王。反。無。休。止。臣。廢。其。事。糾。判。之。○博。任。者。之。牛。者。○正義曰。博。
則。積。若。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害。我。輶。篠。若。和。濟。車。者。我。牽。犧。牛。者。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
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將。王。之。時。即。役。有。明。臣。司。其。職。今。王。反。無。休。止。臣。廢。其。事。糾。判。之。○博。任。者。之。牛。者。○正義曰。博。
言。此。四。者。明。任。輩。車。牛。所。各。有。其。人。故。事。問。應。言。之。○箋。盛。猶。王。止。時。○正義曰。盛。者。延。祚。亦。爲。發。榮。孝。經。諸。言。益。者。皆。
示。不。教。事。走。凡。記。礼。舜。云。蓋。道。未。而。未。之。得。也。櫛。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揚。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凝。事。在。未。
句。不。爲。墮。淵。而。其。上。應。陳。四。事。故。真。告。也。下。草。美。召。伯。營。謝。之。功。任。營。車。牛。是。轉。運。所。用。故。音。任。役。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
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負。文。則。爲。二。故。役。以。負。也。括。此。一。者。以。指。任。役。在。廟。任。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過。
其。所。在。捨。之。皆。爲。任。役。輩。車。牛。所。以。行。故。云。櫛。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役。是。大。事。以。任。牛。者。也。有。牽。犧。牛。者。秋。官。罪。
謀。微。云。凡。甘。西。吉。家。牛。勤。爲。牽。犧。司。牒。云。凡。甘。西。吉。家。牛。勤。爲。牽。犧。司。牒。云。凡。甘。西。吉。家。牛。勤。爲。牽。犧。司。牒。云。凡。甘。西。吉。家。牛。勤。爲。牽。犧。司。
之。在。前。曰。牽。在。旁。曰。牽。此。發。謝。即。到。國。也。直。使。并。耕。帝。其。牛。也。箋。云。將。車。者。車。平。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犧。牛。者。此。牛。在。
犧。之。外。不。在。犧。中。故。別。牽。犧。之。地。百。牛。人。云。凡。軍。輶。行。役。其。兵。車。之。牛。與。其。牽。犧。以。轍。公。任。器。注。云。牽。犧。在。轍。外。我。牛。
也。人。御。之。彼。牽。犧。封。國。要。牽。犧。有。在。犧。外。曰。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笑。以。召。伯。所。勞。高。是。勞。人。故。應。言。其。事。以。表。其。各。自。制。牛。
人。又。以。那。歌。之。分。參。之。知。牛。為。牽。犧。所。與。車。不。同。此。舉。其。兩。反。以。制。个。使。人。行。役。當。無。休。止。之。時。下。草。從。此。可。知。故。號。
為。我。徒。我。犧。我。牛。我。行。既。集。益。云。歸。哉。任。事。訖。而。勞。也。我。任。我。犧。我。牛。我。行。既。集。益。云。歸。哉。任。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

謂。行。旅。從。○士。卒。犧。怨。反。一。師。往。行。至。旅。者。○正。余。日。傳。亦。見。事。則。而。分。日。言。之。屬。於。師。往。行。師。車。是。師。旅。之。
本。作。士。眾。從。才。用。反。下。同。人。而。輕。制。者。以。所。可。各。故。亦。事。則。而。分。日。言。之。屬。於。師。往。行。師。車。是。師。旅。之。
此。上。我。最。異。竟。故。知。徒。行。也。○遷。召。伯。至。旅。則。正。義。曰。此。言。即。旅。旅。云。以。兵。夙。行。其。士。卒。有。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
為。旅。五。旅。為。趙。侯。官。序。春。秋。博。日。君。行。御。旅。行。旅。既。定。四年。左。傳。文。被。文。無。諸。侯。之。制。一。郡。亦。以。義。言。之。明天。子。
威。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已。傳。土。治。至。日。清。○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
而。亦。心。安。○治。直。吏。反。下。同。指。息。亮。反。

子之寇卑戎賜今箋云之子斥爾王也降號也王名

卷之三

顧而低申后近母而遠妻○露音秋鳥名韻呼佳女真人實物我心上有驚王我心正○止春日山中鳥在林中魚樂以各反吐木反翠音結假奴輩反近附逆之近治有石人實物我心上有驚王我心正○止春日山中鳥在林中魚樂以禽為美食養之性貪而今在食之鷹都白而反在林中以倒因以其有罪則之身在於處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養申也皆以厚勞尊貴順服之都侵今在位而得寵申后憤亂儀反卑賤而飢僂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雜彼妖大之人實勞我之心曲矣○箋鶯也至遠善○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相鳴鶯在隱是善鳥也故喻申后實實君鳥以興衰順今禽言梁鵠晉林是舉寫任采得野對鶯在林無惡故知皆以鳥為美食為禽也既以食爲喻故知喻所存言王善衰而既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殺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榮林非一處者也○爲鳩在梁戢其左翼○遠云戢戢也戢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戢之罪雖已之善意而謂之至遠○正義曰此舉王非右雉陸陽相下之義也夫歸之過亦以亂職之子無良一三其德○近云貞善也王無咎已之善意而謂之至遠○正義曰以王非相下以成家道○弱而列反下段嫁反下同○爲鳩在梁戢其左翼○遠云戢戢也戢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雉在隱戢之罪雖已之善意而謂之至遠○正義曰此舉王非匹偶以居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于女爲陽下陰之義故能亂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爲不卑下申后以成夫婦乎之子幽王反拒蒼撫我申后之善意我心不一而二三其行以爲於蕙變易其心志今我申后怨撫失諱喪亂相下之義也○箋做左王家道○正義曰言數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爲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也左掩右雌告擇焉文也以幽陽相下故稱夫婦之道亦以亂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比取其左翼掩雄者而古喻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辨其雌雄故并引鶯而將之耳多有下女之亂者即就而親近之類是也○周易艮上下咸上震○有扁斯石履之界分○履音石載王車履石皆云王后出入之亂卦王同其行車止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則而齊限○屬通鑑反又爲夫婦之卦其彖曰止而說男女下女也思正病也疑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必達之子之遠俾我病兮○正義曰作者以王難申后故翻其吉日所固病○據徐都亂反又訓支反而舉之石而傷之言有福福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反

白華八章章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毛詩小雅

附
錄

孔叢述

時國亂謠曰：「薄大不念小尊，不懂賤故太其亂而刺之。」縣令南延反下如字飲食上於鴻反下音嗣篇內皆同注如字介音界首屬唐市廳反以時大臣專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其行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識之以事大不念小尊不懂賤是國政昏者不為己固而私也貳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

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十
之經濟或因之於資財則當勗諭之徇物之
正至斯萬三章八句是詩也照韻詩
者周之微謐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
不肖飲食牧藏之謂在過困乏渴則不與之
亂所致故作是解懶之詩以刺之也言刺韻
其爲亂之意於經爲絕指而言之徑三章

新詩

卷六

三

用者自齊周而後於諸客中謂之不有酒而
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吾見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至人
以其爲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食某曰君子以朋友講書○
徒外反易卦正○福無至音之○正義曰福無至音者是誠之義也我君子
名也訓悅正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賈者有酒今人尚此酒我當與悅
止而廢商而享穀業而以之今乃有喪葬者而不肯用故以爲義之也
止言飴葉與冕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業七月云八月飴葉正月
故遷申之云庶人有贋行者○變亨然至謂晉○正義曰序云不以陰
酒之俎知爲頤者以亂飲酒有俎禮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享庶人之
以行亂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爲酒漿以合會朋友
故知農功畢而爲之以三時務農將耕於禮故爲酒會朋友以講道之
也按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享穀業而秋之禮爲而支所作與興之
酒而面曰賓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音之言故知爲酒事而與
賓客放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廟又無厭聲明廟下掌御膳故知相承
之以蓋否明重得兼經此又直有賓賓客亦有直又莫歸之稱請之
難有否亦有直故云加之也引易兌累曰君子以朋友講書者以此卦
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爲舊禮講學故引以證之講習必詳

以有兔斯矣

肉於狗也做酒之禮而奉酒於貴人是差者也此酒禮雖有古先後之宜且祭祀雖先加奉迎而往後也今禮相犯大射若先進酒乃而彌醜乃若庶羞故知然也而禮言不以微薄廢禮故先送菹醢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酌言下我其斟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吾今每言我則是行用田法故解之言而酌言自以礼既不下及庶人而爲之制庶人依其上礼質主爲酌名以行之故每酌我舉頭相亢爲礼以行獻酌醜之名此有歌之故就而言焉然則齊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爲賓作當亦行禮故本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稱尊客耳其庶人執爵主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也

之君子有酒酌言酢矣

毛泡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

物貰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筆端者至燶之○正義曰中傳酢醬之義疏言華名皆
之熟酒而燒之也一鬼之肉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鬼之所宜若醫明而斬殺之
貫兩炙之若今矣肉也乾者謂膾脯則加之火上
炙之若今乘乾脾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就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卒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出

利謂楚也。舒舒，猶舒。舒，楚人也。○西漢士衡反。

食間微反人情也下同猶復反本生竹子柳子言將軍上子卒反所及復反王及復策將軍王是詩之正義曰齊滅周而作人情也以王無道西戎打敗其楚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伐之其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勢苦于外故作是禱辭之詩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爲上故稱下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之身作之魯王之役人自稱而下國作詩刺之者王卽出征東伐諸侯從己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首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刺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翻以戎狄叛之刑舒不至之言爲六句之壞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者皆有征伐而不至二章首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詩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眞起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目○寃刺謂至士卒○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穀賈氏論註云秦始皇又謂楚居改爲荊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刺者非爲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聽楚城以刺言之彼自春秋之稱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廢諱也既武子謂改刺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諱亦已久矣譽亦曰荆舒是謂是隨歸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翫舒鄭許廟又有舒龍謂之掌好此也言舒不指之稱諱又引好久不盡言之易疏言將軍別云授人故知謂士卒也

南澗爲瀟瀟然曉岐之山石推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艱虞不可得而伐矣其刺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然而長遠唯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復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故王肅云言達此我狄役不息乃更溯瀟之高石長遠之山川難其勞若也孫樞云篇義說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斷瀟是上句所關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爲一事都以勢易變遠言瀟獨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當爲勞若愚遠擁其勞晦矣此皆以上四句歸爲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若之序曰西或東夷文侵中國師旅越起何草不蕪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侵之則分之者以承之興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井之○箇山石至卒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承之興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井之○箇山石至卒服○正義曰以瀟澗高不可上故喻戎狄彊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荆舒之越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復伐以喻其眾強也推其高矣還是瀟澗之石高也則知難其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猶既又勞勞南澗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上句言不能止之也廣闊遠之字當從遠之遠而作靖音者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日之誅歌不足以竹帛相授旣相近遠通之此二字我自得通故不言爲毛注注四句都是以爲一事遂分爲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亂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不并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有分之者以序云命將軍東征則荆舒之罪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言涉波下言涉蕪俱是水事明其其爲一喻故皆以爲刺舒焉○箇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命將軍東征故知武人謂將軍也聖王稱言文朝香港候見王之補序云殺人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而病不能正之使朝敵言將半受王命東行而征伐殺人其病必不能正荆舒便稱於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棄行在役東國以出病不暇脩禮而相報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詩中諸言不全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時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礼且受命出征務服前嫌無職相備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而列於諷諭王氏之義不爲長矣

漸之石雜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山川之末也長河之處向

出使聘問於王

正義

殺龍勞言戎狄之說

不可編成久病勞苦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卒若不駛出而相與爲禮也○鄭以爲漸澗然諷諭之山石雜其卒也然不可得而上矣由此故毛以爲時遠狃也

然而長遠往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毛以爲時遠狃也

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云卒盡也毛云泥盡也王肅云泥盡也此泥卒沒之義略同而雜其卒其义異者雜其卒已行當竟之島其極行不可盡勢相接也○箇卒者至盡服○正義曰箇以上高矣鄭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鄭焉卒云卒者至盡亦謂之卒也毛云卒者至盡謂山峯頭端者毫云卒者至盡謂山峯之末雖

音字小異是取爾推爲說也上章言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勢相接故上箇云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隨之故方於眾寡水之波謹矣喻荆舒之人勇悍雖教其君禮白歸之豕也乃率民暎戶帶反雍爾說文皆作反古反謹子到反難力皆反難水所養曰謹方言作懈徒木音同謹音連一本作懈力安反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嘯也月離陰星則雨筆云物有大雨微風先見於天以言荆舒之族謹亦由王出得下旦反

武人東征不皇他矣畢不正之令其守正有豕之白蹄進而逐人水之波謹之處矣正在地鳥鳴雨之最也書本又作畢見賢過反

漸漸之石三章章句

于犯王命是爲他矣故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卽于王命是他也

○嘗言能也○嘗不能至王命○正義曰能者謂職分之外橫爲錄事棄其所

○正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爲喻言承性本自詭求又間以滂沱之雨是承猶得性益難禁以喻而欲自與無加以王之不善是伐彌得志益難成服言傷背之喻唯此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事意言雨離于眾然後天爲大雨是滂沱雨也亦由王出也非有王者之初消物之萌芽雨而威大也承既之雨萌滯由離舉也言王爲不善然後猶苟背叛是叛王又處之叛是疾王之甚抑知幾者正以言博不然言足矣何問

云雨雷水木火無生氣也風也雷也皆氣也知風土兩木皆從祀所好言好是好樂他靜非已性也此應徵寒燠則聰明也加之以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備陰屬皇極故曰皇之不布厥罰常陰是也而謂遠服虔固此及春秋編之文卽以風東方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唯明所屬焉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猶將有至王甚

○傳月推至則雨○正義曰以畢爲月所繼而雨是終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子星卽言仲湯
疾之旨故知有終之歲○云月離于寅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
范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卽此畢是也春坎離於二月離于寅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
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注箕注六風土也爲木灾而木亦爲金災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雨而北宮好風中宮四季

蓋爲荀子論曰然臥處名稱是所居之處我所居之地故云惟其指牧之處與寡不入乎之漢王謂之微指也惟其指亦同荆舒之人勇卒楚亡民勇敢而剽悍其舉動如蛇故以性天子好上相數是禪義也叛逆王命以致其民猶眾家也率其子若其子皆言狀之尤微今以荆舒之比方於叛以示不以其餘與喻立文指舉此云有家正是指斥辭有指

政以加陵之失制舒既彼此政彌強榮而誰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爲他矣王命是制也惟情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傅采忠至水濱○正義曰采忠謂文淵論云委莎是訓然爲進也毛以下韻謂言爲雨發類之謂此亦雨散也故云天將大雨承家涉水淹矣并以雨解其制雨制舒之體制心也釋學釋家云四端皆白

人勢不勝水雨則敗亡之謂也。人主無以爲制者，則其君臣皆白臨者矣。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禡也。○禡以爲制者，人臣奉承，其君歸白臨者矣。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求之而白歸者，傾其眾家離其附牧之處，入於水波之中矣。以興荆舒之君卒，其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罪戾。天又雨，則渰流汙天矣。豈家既得此水，猶尚笑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王，又爲不善之君也。不善之君也。不善之君也。不善之君也。不善之君也。不善之君也。

知我

可以食魚可以食肉治日少而醫田姜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是早皆可以食馬肉反治宜使及

1

將亡今辭羊而賈其大首獎無是過也

卷之三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處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食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國上言下國載云君子則伯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卿事之職阿君以下有能者皆可也言

音佩玉四句至是詩○正

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一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一章是也殺言虎兕及孤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則且散則微亦何草不黃何曰不行策云用兵不息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矢河草而不黃何不將而不行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關將卒何日不行平言將行勞苦之其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一萬人從役正義曰草至四方○正義曰言之關海率之人於草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夫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關海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卒所將之以經四方乎言皆爲將之以經勞苦也是非獨將卒爲勞苦萬民又甚苦焉○邊州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

久人何草不黃是見草而慟若草大始去或微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觀物而異故云舊自歲始草生而出謂之正月二月中也至歲晚又列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暖時精神熱物則更生下土其生也亦不無草也告之曰日暮時精神熱物則更生

范增死生日月晦少微行不取是其所以然也故云增是之謂也
增曰何日不行明者有言下云何人不得爲人所
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爲士卒知此爲增奉也

故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司今何革不玄言劍革將生而告夕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爲矜耳言皆於已久而不歸失夫喘之迫而皆爲吟大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爲非民乎若亦是民當休憇何爲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中

○晉方朔至之日。正義曰。鄭於冬官。漢氏注。差約之六色。在關雎之間。其六入者。齊三入。入雲。故云。多澤。炎曰。春秋元命苞相應。高古夏以十二月為正。物生色聚散。如春之時草木發芽。人有心氣。天地大。入九月爲多澤。炎曰。正月。猶言十月也。謂十月。不與十二月比。始言之。不可者。猶謂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愬曰。九月萬物盡。盡陰氣。反爽耳。

色皆墨是陷氣無以自拔矣無害曰矜書博及王制文被言老百爲六之外禮六十不喪服成自六十以下不必若老但行殺過點从不得歸與無妻者同故而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空家之屬書亦謂之有號在也

至不厭○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平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役行之大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博雅虎野獸○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惄云兕牛其皮堅厚可爲韁靽惄云兕牛千斤郭林純云一犄角可重千斤是也○葉覽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有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棱之車則

比此中各自率衆破云
虎此卒士取其還也。正
軍亡化有君至周而亡。正
此人本非禽獸。何以
之狀非大觀。故言其小。
言率彼嘯野而此又工。
云大輶旅會同正治。其
衛比人。故知比翼雙榮。又曰
周贊辟二板。榮又曰
后五路有旌難。榮江任
服事者之車。撓車不革。蓋
所乘以服事非此軍也。蓋
彼以復車庶人之所乘。不謂
人輶故知不謂。

有凡者孤辛彼幽草有櫟之車行彼周道此小獸也櫟車役車也。有馬紅反沈也。義曰有馬可然而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謂櫟車也。傳曰彼周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櫟也。傳曰彼孤者獸發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申士卒供役之事故云櫟車役車也。六幽草明義取於草以櫟草行草上故比第五亦進行道止故以櫟也。徒役與其革轡注云幫人喫勞所以載任器止以爲罷勞是行止也。有也。杜氏曰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轡曰金車殷曰姻奴車周曰轡。夏后氏八十人而轡殷十八人而轡周十人而轡。是用行必有此不同亦人輒以行政謂之轡也。若然中之言賤車五乘是乘有士也。此不輕而率之役車方輶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櫟車役車也。役所當有以此知非中車之後車也。若然猶云櫟車役車則無此但庶人職以供役為名耳。耕者也即歷櫟車言役車其休是矣。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策車耳有櫟是車就非士所乘之權名也。

原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十一
卷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十六之一

毛詩大雅

卷之三

鄭氏
卷

孔穎達疏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說其事經五章上皆是受文王之能伐殷之法可則之事經亦是受命之事故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年生云中身謂中年文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難以流坤吐地符又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龍辟土說皆言文王受洛皆是天命故易傳自云河圖闡書皆大體言諸所易天之然故後世則之玉華無何各符瑞文王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居東都非其屬黨之制其受命之年必不稱與鄭

文王七章八句○文王至作周○正義曰作文王詩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詩序言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傳固成王詩以贊用文王爲法周易謂舊指其命難謂是立周邦也無過文王受命惟天子故爲受天命也按春秋傳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易坤䷁云法地之瑞南龍中蘊見於離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

撰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帶呂尚於塲牆之崖是伐崇之年而呂尚也書篇云載宜生而吉閔萬三子相與爭詔于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破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誥授密函大雅大悔豐邑天下三其二歸周者大公之謀計居名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氏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言不同邑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侯爲王母則武王之後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卯而崩以爲未受命時方取右室且文王爲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推之未始便也武王承父東海以其有大功歟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甚子已就大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資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書世家曰呂尚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鈎于周西伯出轍得之或曰太公嘗事周師猶道去之跡詔呂尚所以事周禪異然要之爲或曰呂制履海濱遇西伯堯美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問曰吾聞西伯善養耆老盍往歸焉呂尚所以事周禪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載曉古今直亦勤矣但不知其所以知周所由安能得知之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尚書帝命曉曰自二皇以下天命未去蓋無事一姓不禹命然後則文王已受赤箭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禹命謂子孫既更之則文王雖棄之而仍未克討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上也於厥臣昭見同其德處反諭音示慎也悉也以爲王使君天下也顧後天不復重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上也於厥臣昭見同其德處反諭音示慎也悉也以爲王使君天下也顧昭于天顧曰文王之子皆云昭云大王玉音皆有字而國於周王後起矣而未可謂之昭子也昭子不守有顧周昭于天顧曰周王之子皆云昭云大王玉音皆有字而國於周王後起矣而未可謂之昭子也昭子不守有顧周

昭于天

文王既誅莘侯乃葬吕尚於墻父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破囚之謀計居三易其二解悶者大心之謂計居案左傳稱呂師爲王軍則武王之兵其之明年即崩以人情多之未反始有其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使公困人威事攻之戰實極多矣舊傳窮困平老矣以魚鷺子周西伯尚隱海濱而西伯拘羑里故宜生可馬遷說古今更易勤矣尚不復命未去齊甚耳非謂創業之君也然在上在民上也於歎猶昭見也遷曰文○於雷鳥注及下於稚并乃新在文王

之屋是伐
年得太公
多明是斷
后大公女
斯武王取
得之則文
樹鈕之勞
出職得之
等知而招
能知其事
則文王已
云文王初
生皆同見
也云大君
王而受命

王舉來
言新者

王太於著珍處
升書秦王

章宣生而
卒及斯慶
誠以爲未
八十二矣
言其輔佐
所宣其力
襲揚若此
去之將就
往歸焉言
武王使不再
今釋考校
見於天故
反證音示
接連起矣而
天下移人皆

同有周不
未
天命之以
天命也悉也
統一故再
不應此時已
受命時已
內之始作
文武身有
何功業
六年始得
諸侯無所
不謂子孫
而以
能謂子孫
也

生存之
顯帝命

不時有_問天下也。行終始焉。命職曰自。人更大作。太公曰：「古武王承天而作，西服周。」西服周，則然矣。周之文王在上，則不然矣。」

文
王
公

之罷是伐
年得太公
多則是斷
擇武廟取
后大公女
被杖劍之勞
出御得之
等知而招
能知其事
則文王已
雖天
云文王初
生皆同見
也筆云大
王而受命
文王附

卷之三

周易傳說
卷之三
人言文王
故言又曰
命以諸侯
事君受命
是王也
大王也
左右也

心驚

而爲天子。非謂爲天子，則爲天子。故謂爲天命之是。正義曰：此言數辭也。周易文王初尚陽，昭明晉見，順其天下，然後人接起矣。武王之時，考索今身，不復有之。論語孟子曰：正義曰：此言爲天子，則爲天子。故謂爲天命之是。正義曰：此言數辭也。周易文王初尚陽，昭明晉見，順其天下，然後人接起矣。武王之時，考索今身，不復有之。

諸侯皆是也。明謂王曰：「汝不聽人謂汝是也，是汝名也。」

卷之九

文王在上，不時也。有孚惠心，惠心勿

亦世臣不以顯德乎也○昔世祖也嘗云凡周之士謂其人皆善焉至亦世○毛以爲齊豐乎歟乃勘用明德不疑之文王以勘行之故有善譽爲人所聞日見稱歎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業

德子嘗得百果之最，相勸行周遊致有天授。此所傳也。王功深厚，故福壽延於後也。文祖之德不但是，及子孫而有之。於是國君爲臣之典，豈不仰本宗乎？

言文王能致陳思惠之施令德皆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圖由此故至于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而本德爲天子支庶爲侯伯皆所以百世同昌傳營于史文也釋詁文與古字通用中庸無疑我者宿之注引上云此亦猶謂之矣得爲駕也通用中庸無疑我者宿之注引上云此亦猶謂之矣得爲駕也

宗支支子也王斷云文王能布厥大利則繼人能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惟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矣其及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張云始至百世○正義曰哉始侯君譯詩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宣爲

稱是用國民于其子而致令舅母不也受賈十年之命。左傳曰：陳侯叔屖之弟也。夫故知也。去恩惠之鴈以施于弟也。亦得十命。是周公之子也。引今左傳云：周公之子也。諸侯皆告

者亦得世在位以重其功劳故也傳言此種策計在佐者以言亦此者亦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謂在位却此亦謂在位也以忧知毛言世祿舉輕薄重耳不善不得世世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也長在位的大夫之位若武王

舊傳謂食父飯爲不孝也。古之先王，譬乃祖父母及逆動子，不敢杖用，非罰世遷爾。怒子不絕，猶惡語也。世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關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始政也，仕者世紹知關制，世遺也。此許氏亦以周公之世，有八人也。」

大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功特命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繼世者要承面之臣也當順而行階道不令失大臣臣臣而過陰而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功而封故也此名不臣於四

周反下天濟濟多士文王以盛于禮反後子皆同此臣豈不光明其德乎言其世有光明之德也以有光明之德故也

于我周王之國也周王之國能取此而養人牧也所起得而謂雖臣是彼者天以恩至臣臣能幹事則歸以父安故歡笑之此濟多威權之眾士文王以安宮言文王得失此臣之力思焉不實恭鄭以思爲願言此世豈子丘非直謀事然後又誰

皇者天號成武爲天也。王肅云：「天思周德至盛，故爲天子。」於此周國王屬君生此氣，美之土運，以之爲稱也。故以思願爲朝廷之士多好忠實能，故嘉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顧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庶思使皇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卽由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何者？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向未知恩得以否，願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不得用也，以此知濟濟多士，乃是世顯之人，以別謂恭敬而諂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謀者，忠史故言忠敬與良然也。以此邦能生則是生，而用之故云則是我固當幹事之臣幹事，則是己用之語矣。皇傳：「濟濟多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百吏之釋，則是己用之語矣。」又曰：「濟濟多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百容之義，則此邦少孺云。」

穆穆文王於熙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周服，辟厥德也。盛哉文王之德也！

周國王屬君生此氣，美之土運，以之爲稱也。故以思願爲朝廷之士多好忠實能，故嘉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顧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庶思使皇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卽由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何者？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向未知恩得以否，願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不得用也，以此知濟濟多士，乃是世顯之人，以別謂恭敬而諂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謀者，忠史故言忠敬與良然也。以此邦能生則是生，而用之故云則是我固當幹事之臣幹事，則是己用之語矣。皇傳：「濟濟多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百吏之釋，則是己用之語矣。」又曰：「濟濟多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百容之義，則此邦少孺云。」

穆穆文王於熙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周服，辟厥德也。盛哉文王之德也！

是無常之事也○傳殷士至曰冕○正義曰此殷士卽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周美小雅廣訓文橫夷釋詁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義如早來服周也服者以鬯酒罷尸故言鬯也舉服言之故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尚昊天者一代之禋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授而言也以禋是祭禮當廟行之故言禋行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禮時之事往以將為定則此言禋將亦百爲迄但廟時走將亦是行之其旨雖異義亦同也京大譯訪文九年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周之居也京者何朝者也若以象也周禮曰君必以大之廟之此京亦謂京廟故訓爲大也名各請日元白與黑謂之驕冕毫禮猶之餘則殷冔亦不以壽爲歸飾自取之所有也禮器云冕以身以貌腰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不止于黼而已舉一年而衣之耳始特牲凡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冕收故知周殷冠也既以冔爲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死也故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脣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而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亦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冕服之至以正義曰殷正社稷助廟主祭也是王肅亦云周士自服以其美禮亦能助廟祭行禮也然宗廟之享以周禮謂周王廟廟也以獻尸言太牢貢王少牢贊士大夫率是禮將之奉者有臣助之矣此周人謂廟將者以表祭也以祭言已代而後舉其本義云自邢賤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彌本以無服之而來不以職禮史至何者若爲喪戚當改道其因服其故服是幕禮而來哉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彌者破美文王有威可畏其服其故服可化也○先以德故言不以彌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例皆從周之法唯二王之時以周禮為念也○正義曰蓋追尋古文武念是反而言之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成王也吐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意稱述先祖之美不廢篇末更張成王而以爲成王者以下章云殷之未喪師宜擧于廟是時已成舉以爲靈若文王之時則廟未亡不得爲戒又卒章云殷期文王萬邦作孚是欲使後世法文王也下言文王之道可以興復世爲法此云祖念廟稱則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爲祖非成王而誰也成周世法文王卽是述文王之美故文王可以戒成王也隋雜不明意第同鄭平生承具言我也我長育天命而行廟應國亦當自求多福第筆云長猶及之未常也王既述脩祖廟當說天命而行廟兩祿自來○非子公反行故不忘也○喪息復反向同己上時掌反本作以財愈久反喪師克配上帝帝常乙已上也第云臨衆也殷自討父之前未嘗天下之時皆能配天

喪無念

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半途承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帝而行廟庭亦當自火多福也云長廟之火常也王既迷途則謂帝當繼天而行廟廟祿自來○聖子必反大也蓋云可見也上帝已上也蓋云陽鼎也既自討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怠也○喪息氣反往同已上時享反木作以時愈久反宜靈于殷賡命不易以殷王賁聞也

錦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以改反不易而無念至不易○毛以爲作者戒成王旣無不怠於祖文上言甚難也御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詳王同而臣之法當遠而施行其德王當云長是當爲之者復所說又以前未喪失眾心之時其猶能配于天之命而行由討而無所配天命令臣民敬而歸我宜鑒于子雲觀其王之所贊愚以爲已或何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雖唯求言配記二句爲異以言爲天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自處而歸之者多眾之福也○傳事述至多幅○正義曰早述言我永長皆釋詁文也直言爲配命知是長配天命者以天下云充塞上帝故謂配天命也言配國亦當自求多幅者以上韻說斯後助祭遠是謬僕念自求多幅是戒人之辭故知遠此般殊而多故謂之庶國也○筮長筭至自來○正義曰長筭與禪通不若常爲便故指焉以戒成王宜以多幅與配天相成故不稱有善惡也又言字不訓爲○傳帝乙已上○正義曰以失罪而卒亡天下者也經云天喪故知帝乙以前其間無行亡者耳其實以尚非無恩者故遠說殷之三宗之後云自時厥後立王生期後不知葬禮之類稱是有恩者矣○傳易大○正義曰釋詁文○筮宜以至改易○正義曰筮荒也謂謂物知善惡故以廢當爲知存亡之言天下之有恩者不可改易○傳易久當使子孫遵行之無訛女身則止備明以亂義問老成人又度戒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過子房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載事

學信也蓋二天之義非知也耳不聞等音無不知其至作孚○毛以爲成王言天之大命不可改易故常須底聞香臭舉法文王之事明天下咸信而歸之○此事當重之後世無令止於次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之者常布明其善惡聞於天下又廣傳之所以喚天言殷王行不謬天爲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也說天言行當順天因說天舉故後上所爲之事無聲音無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無不聞其香臭其事冥冥故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德則與天下萬物作信云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廟宇宣歸善問爲異以爲汝當徧曉以禮義曉老而有成德之人除同○傳退止義善度也○正義曰退止義善度釋文或度釋言文○退有又至行之○正義曰以上己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知百言又何謂曰雖無老成人謂老人而有成德者也殷王之能順天者謂成湯與三宗耳簡以賢愚爲戒而不言脩其道以不仁爲配天非皆順天此意異也此又度其岐上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故能順流故後順其貞體不同也此猶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天之事○傳載事刑法字信也○正義曰以其說天之事故載爲事也刑法字信釋古文○蓋天之至善莫○正義曰以其說天故知爲難知而言也凡言聞者請耳所知也與莫非聖云莫不聞其香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云無知其臭氣者固卽知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六之二)

鄭氏箋

孔頤達疏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一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也

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

正義曰大明○復扶又反

平章皆八句至武王○

○正義曰作大明詩首言文王

明德由其傳當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命武王以對前命又王言復命武王亦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此裡八章以爲從六章上五句長子唯天也說文王有明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無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祐命爾變伐大衛是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佑文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周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及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殷與下爲德目陰同○妻二聖至大明○正義曰以經有明無大故稱之也聖人之德始實同但過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明號及六州武王屬被天下論其積善之功故云曰以廣大以其益大故曰大明所以方四共叛之是天命無常據德是子耳言武者原美而明至四方○毛以爲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德在於下

周也○次市井反通旨約注同挾子變反一作子協反天地其微應尋尋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此爲天所祐棄封反也○之叛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惟王位耳以其地爲天子謂天必歸之更無他意何獨居天之之大位而又委之正直以其爲惡之故天乃絕而棄之使其教令不行遠於四方爲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爲天命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厚美周也○賴於文義大同以此革下壞爲明矯矯敷武王言二聖皆能全神而明至於天○正義曰明至四方爲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實爲德目其詳文武矣故曰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盡兼之故并言武真不以兩明赫赫之又分之使有所闊也謂三辰有改輸者周祀春官神

卷之二

10

期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是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禮迎左氏讀王若無禮敬之淺故不親迎鄭說之云大妃之家在治之屬在謂之侯文王親迎者謂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能於此哉孔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絕而既迎不已追乎孔子慨然作色而對曰合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復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之法成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傳言受至元輝○正義曰昏禮人倫之本禮始終正元輝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始於大明矣故云文王受命之宜及周家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也因解舟尊卑之制天子造舟至南舟皆擇水文李逸曰比其舟而渡之謂造舟一舟曰方舟一舟曰特舟拜突曰造舟比舟爲梁也推舟連舟也亦云造舟者皆賦於水即極於上節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河橋之謂也推舟比水之上子而行之回舟有多切爲寧差耳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禮必極恭盡天子之制然後爲製微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舉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知王也○審迎大妃至等制○正義曰此美大其事而造舟若祿先有之不應呼迎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妃更爲美者氣昌昭若示後世敬晉礼也不明手其制之有光輝言其實明礼之有光輝反其言所以美之也○傳解言舟之等級成中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季制知者若无有等制則下不置上文王推前擇礼立得禮天子手若僭天子爲罪則大於時人主進肯聽之以此知殷不有等制又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此以文王所用改制爲天子法耳放王基云是周公制之差記由文王發大妃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爲天子礼者厚卑之以爲後世法是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穀女往長子雜行

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子大姒則配文王繼德之行○孺子宮反莘所巾反長張丈反注同篇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萬厚石明燮和也蓋云天降氣於大姒母生聖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肅和伐

有命至大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大商之事當精以時時天道協會而後伐之言其代又爲天助也○鄭唯於彼周示

之地爲異餘同○傳擧繼至德西○正義曰擧擧詁文此莘猶上聲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已則是其姓則莘是其國故云莘大姒國也稽文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承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雜行仁義於大姒也則爲生善美之匹使繼大任之女事繼於莘國是莘歸處也子承母則王子則母則王母則周國子爲周國子爲周國

周京以此夫妻聖賢共行德義之故焉天降氣於大姒母生聖子武王言武王稱美氣之厚天既降氣生之亦安保爾

祐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大商之事當精以時時天道協會而後伐之言其代又爲天助也○鄭唯於彼周示

有命至大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大商之事當精以時時天道協會而後伐之言其代又爲天助也○鄭唯於彼周示

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觀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雜行矣故箇中之云

篇生武王保

配文王繼德之行是取上章而說也○愛天爲至之行○正義曰禋言有命自天何知不已受命而言天爲神命文王王之命之後故言將命久矣以大姒之德自在於往故本之經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之德經之雖卒焉譖女所至

德滅闕後誅紂及搜羅白庶人舟是又逐命之也變伐大商文在命爾之下則肅相伐商之事天命便然徵云使邦伐商

殷之事言天所使也又解和搜役之事正謂合位於三五是也言正合魯天道於五位二所用的歲甲辰星五位各

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或在南月在東居二處故云三所此事在於外傳語伶也也當武王伐殷歲在大月

在天謂日在折木辰在土丙辰在天蠶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非嚴明之胡建也帝堯受之我族氏出天遷及折木

者有建星及昴牛為則我皇大姿之姓伯陵之後建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星

歲星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釋也王欲合是三位三所而明之羣賛云五位歲月辰星也月之所在辰星

甲子晦與武王朝至子而就牧野乃誓○瑞音於牧野至清明○毛以爲上言荷戟爲天人所解此又述戰時事言所燒燬然皆崩又驅騎之狂馬若驚皆有脚者是絕勇略燬燬之飛燭身爲大將時佐伐武王車馬雖二句爲異言天斯已至兵甲之速齊神之武故今往伐此大商會合兵衆以弱勝強則天下乃清明無亂也○傳洋至下販○正義曰洋洋友連牧野述戰地之說故宜爲高大櫛櫛言車之詳故爲明也○駕馬曰駕曰驅燭高又郭璞曰驅赤色風燭也指弓故三伏東馬名夜正色而思不弛亦明其有善故知白腫爲上周下麌爲爲二代革車尚見此義弓亦戎事秉燭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秉遂爲一代常法夏啟不下其先代之色時主之意○鑑言其至且暨○正義也詩稱所發理不徒然言戰地實廣必當有息候知曉當時不用權計也少儀曰軍旅思患豫禍以廣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地不用權許之鮮明馬之強盛車馬肥不盛不克則一不從邇聞暇於事且齊也成十六年左傳燭權以力又相商富謀權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我欺人故舊二十年宋公及楚入戰于泓左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尚公手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侯晉侯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鄭云襄公大辱與於祖庭不知歸之謀不足以御周定溫也此是國所敗也公不識選者兵法與知恢已當別爲之備所以以取而與之在狂狡君子曰夫貳退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累擣之謂也豈敢以果致禽爲殺易之數也何休以爲例較而出之義狂狡君子曰夫貳退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累擣之謂也豈敢以果致禽爲殺易之數也何休以爲狂狃近於古道鄭箴齊侯云狂狃臨敵拘於小忘在私之亂攝之義合於誠是軍士當從上命也難成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汝明軍士雖爲至懼之師不可違命猶爾也○傳師大師至涼任○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遇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厥與俱歸立爲大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又以之故曰師尚父也又男子之美號太姬云太姬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大師號曰尚父列之其言皆與尚父委同其爲作此號故鄭師謨云號曰師尚父也如世末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曰望又傳師謨云呂尚尚書云里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其七歲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追可尚而尚本名爲號也而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誣語云亮介尚石也左石亮也轉以相訓是亮爲佐也亮諱名同○劉佐武王爲之上將○正義曰大醫司馬在前王肅云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將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與曾甲子義與之更肆故而號之○正義曰釋言亮身也郭璞曰亮者脚亮是聲爲疾之義故也引牧晉歷清明明之時是牀與之義故置字亦引此詩交相應證以明其事同也昧夷者夷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晦昔日明晦故謂朝日爲清明占詩曰清晨登廟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曾者遇值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周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王已縣九章章六句至太王○正義曰作縣詩者言文王之興本
而之於太王也太王作王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

之興本其上繼之事所以美太王也涇几革上七子言大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遇狄居岐作殷廟是本太宗崇周之德乃言效王興之事以謂爲文王而非效文王而反又而本之名自爲勢敵文稱也

七子忠女爰於也雲時耕曰宣租任也民心正乃安樂其
居乃左右而處之乃號理其疆界乃時耕其田賦於是
西邑趙忠至執事○正義曰上告民令止處之於左而處之於右言或
此邑既居而止定其處之於左處之於右言或
之時耕乃向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指在閭野於是執事
長曰以宜仕職理之下乃就之上職理既定乃宜於田畝時
耕山左石丈在桑室之下明其皆是色之事乃左右而
居其民與勞同也職理是一宣頃亦局但作者以乃間之而
作安土重遷顧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帆
吉言自西便是於其正西面來故舜云之興與興原不能為
爲東西何謂皆曰山西今爲邑縣在廣川北沮水西有逕
四百里南又存故山西國百里如志此言發幽西南而行
五家發云所使也司空司徒廟官也司空掌營區邑司徒
軍走役之事故召之便立至家之位處○述昌慮反
子將憂召至宗廟爲先廟廟爲次居室爲後憂云樂者發其
子歸其采收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肅肅然柔靜之課

夷說矣維其喙矣

立社有用衆之義故今文王不絕其怨生憂人之心欲征伐遁也亦不厭其聘問之便於杵械之木拔然生柯葉矣以此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竟然矣言無征伐之心也但所詣有文王大夫師旅而出師行當道且其衆既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敗者以混夷之地野嘯人稀難有舊道木云陞其前城不言擇是杵械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亂成亂也帝王世祀云文王受命四年肅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聞門脩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爲以杵械生柯拔以無征伐周則周之正月杵械未生以爲已誣恐非其旨驗毛不與戰猶不殊○箋小聘至之意正義曰小聘曰問聘禮也而王制注云卜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對久耳散則聘問通此武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據大聘言之當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陞其前城不言擇是杵械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亂成亂也帝王世祀云文王受命四年肅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聞門脩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爲以杵械生柯拔以無征伐周則周之正月杵械未生以爲已誣恐非其旨驗毛不與戰猶不殊○箋小聘至之意正義曰小聘曰問聘禮也而王是高廟者伐之服首采之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御行旅從則臣之出聘止應將兵而已而云師者以其下試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混夷是引周之敵難文王使臣追馳其傍而聘問過國明其不敢征行故師旅而問之之謂也正義曰文王驅庚行親請云混夷知其疾而奔突有奔突矣也啄之鄭則未詳委混夷至志一〇正義曰宋溫云西有混夷之患故知混夷夷狄之國上文有道矣是聘者士衆行於道今則混夷奔突故知文王之使者精士衆過己國則臣而歸而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卒上言攝械之中而逃亡國遠因制也文王之聘歸與鄉謫往來而得使混夷怖懼者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迹於混夷夷狄詎落散居素不屯集忽見民衆謂其伐已故奔入相械以逃遁之士衆主爲聘行實無征伐之意但大哭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明行有威武故託夷見之而驚也是之謂年代混夷者謂書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夷駭矣爻相引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大夷此云一年舊書傳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內其一年伐大夷非謂受命元年也案宋溫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師將遣役師就訊曉醜非爲一聘問之使堪之而已得以此爲伐夷者夷與周相近數事犯周文王不惡惡人之心有征伐之忌混夷見聘而崩終不臣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之故不謂此而伐也此文在虞芮貿或之上或在受命之前非破四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太王遷狄難此章說文王伐夷之故斐中其意云成道無國其志一也大王以國小扶彊弱則民死焉害其民率棄其地故還而避之大王所屬已廣民累兵彊足得乎被混夷逼其地亂故我而定之皆最時制宜其跡雖與至成周通興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伐避俱美此章言况夷畏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

虞芮歸天成文王跋厥生

平序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聘焉乃相與朝聘入其寢荆棘者謂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爰云虞芮之賢平而文王勤反歸而虞芮反歸其德而上華業之〇芮如銳子曰有弟附予曰有兄

先我喻德宣豈曰舜矣武臣折衝曰盤桓憂云于我也許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諸附先後奏命悔之臣力也跋附使疏者貌也奔奏使人歸遷之〇先蘇蕭反注同後胡注反注先後同本音奔本亦作奔注同奏字本亦作走音同注同御魚呂反本又作樂音同狗也虞芮至學師〇正義曰言文王遵太王之道行善消惡之仁甫相反息惡反道告尊本亦作尊折之說反衝昌答反也虞芮而虞芮國之君有爭事奉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平歸周益累文王於是禱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大王始生王業又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

曰亦由有累歸之臣也。言上承大王之猶下得賢臣之助成。既克成玉業。卒有天下。傳賈成至俗國。○正義曰。釋詁云。不知出何書也。孟子論周家語作盍。蓋謂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為盡也。入其色。謂入城中也。男女異踏。謂如王制云。道土讓為內。大夫讓為卿。則各以尊許相讓也。首章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曰。○王鄭註。其生愧知。雖初生之時。而王鄭。則曰。王鄭。其生。王業。今文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縣縣之後。而生。故連言之。○傳率下。至鄭。則曰。正義曰。此以臣有四行。故許其右之乘。附者。此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便親附也。先後者。此臣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也。奔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不以自比。西周公。不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傳說。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于非疏附。與自吾得。歸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先後。與自吾得。固也。前有歸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固也。惡言不至。於耳。孔子以己弟。以免虎口。亦有四友。以蒙侮。如此言。則四人。有一行。與前。或者。書傳。固有四人。爲之說耳。予我至。於我。正義曰。予我。擇諸文。爰於此。獨言詩人。自吾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我之事。不明。故辨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各是也。所以得。便處。惑化。至於是者。我念之。由。由此。四臣之力。故也。雖附。奔走。傳。臣。未明。故特申。說之。

絲九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二)

三

毛詩大雅

鄭氏建

孔穎達疏

械樸文能官人也。械。用過反。樸。音。反。文能。官人也。卜筮。又。符。卜。反。**芃芃械樸耕之擗之**。興。思。花生木盛。荒城。白接也。樸。木也。庶。庶也。山木茂盛。萬民
稼。修。花。茫然。豫。而。以。昌。薪。至。榮。皇。天。上帝。及。三。层。圃。堅。積。以。燎。之。○。其。薄。紅。反。脩。自。酉。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辟。君也。若。王。左。右。趣。之。○。毛。以。爲。花。然。枝。葉。茂。盛。者。是。破。械。木。之。樸。櫟。字。亦。作。然。弋。九。反。云。精。木。燒。也。抱。音。爭。反。審。音。猶。屬。之。欲。反。斬。一。本。作。研。燒。力。召。反。
謂。文。王。也。文。王。即。禁。祀。其。容。濟。濟。然。載。左。右。之。諸。臣。皆。在。毛。至。趣。之。○。毛。以。爲。花。然。枝。葉。茂。盛。者。是。破。械。木。之。樸。櫟。促。求。於。事。謂。相。助。相。助。相。助。○。詳。音。暨。注。及。下。同。趣。七。喻。反。而。義。生。也。我。農。人。春。耕。而。新。之。又。嚴。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耕。而。新。之。於。土。讓。為。內。大夫。讓。為。卿。則。各。以。尊。許。相。讓。也。首。章。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曰。○。王。鄭。註。其。生。愧。知。雖。初。生。之。時。而。王。鄭。則。曰。王。鄭。其。生。王。業。今。文。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縣。縣。之。後。而。生。故。連。言。之。○。傳。率。下。至。鄭。則。曰。正。義。曰。此。以。臣。有。四。行。故。许。其。右。之。乘。附。者。此。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便。亲。附。也。先。後。者。此。臣。能。相。導。礼。仪。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也。奔。走。者。此。臣。能。晓。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扬。王。之。声。誉。不。以。自。比。西。周。公。不。自。比。诗。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书。传。说。宜。生。南。宫。括。闕。天。三。子。于。非。疏。附。與。自。吾。得。归。也。远。方。之。士。至。非。先。后。與。自。吾。得。固。也。恶。言。不。至。於。耳。孔。子。以。己。弟。以。免。虎。口。亦。有。四。友。以。蒙。侮。如。此。言。则。四。人。有一。行。與。前。或。者。书。传。固。有。四。人。爲。之。說。耳。予。我。至。於。我。正。義。曰。予。我。擇。諸。文。爰。於。此。独。言。诗。人。自。吾。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我。之。事。不明。故。辨。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各。是。也。所。以。得。便。處。惑。化。至。是。者。我。念。之。由。由。此。四。臣。之。力。故。也。雖。附。奔。走。傳。臣。未。明。故。特。申。說。之。

亦可爲此德。此二句相對者是成文王相是本質故相馬首。成王憲云：「得文王聖德其文靜形容其氣質如金玉矣。」德固至可樂。○正義曰：周亂追師掌追衝幹天官道師屬文彼任溫猶治王后之善皆以玉臨之唯聖斯有
基于福之兩傍。當是而并俱首服也。以玉爲之而稱曰追師故相追爲治王之名。成注亦引此詩文相爲證也。相傳
古文禮者以目觀物。後自生名觀者見物之據。後生楓今御師之看王政教就以爲楓也。上言政教之美。變化
惡俗政知此。進政教可美之爭。金玉然言取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
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進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造合不虛於此。譬聖文王美質故易之。○楚王至爲紀。
正義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許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王也。謂文王肅肅之節。紀別釋也。恐則繩者。繩之大體。故盤庚王
若綱在繩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繩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繩也。紀者則理繩繩故理之爲人以喻爲政。自舉大綱
故小過者有通微細事根原者。

械模五章章四句

早釐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中以百福于西周焉。立本亦何謂哉？正義曰：「作早釐，謂言文王受其祖之功德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可受者，以此則之先祖詔豐德，後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削失公皆矯此。」○正義曰：「作早釐，謂言文王受其祖之業，所以可受者，以此則之先祖詔豐德，後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削失公皆矯此。」

矣立君所曰牧民矣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務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庶民也亦豐樂昇弘本遺其興意毛拂塵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放逐中而憲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受祖祖文未見故續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史官上自民教亦其禮教是乎要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者亦應之既施樂易於其心喜樂簡易也

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遺此不務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則具述○傳言上下廢故傳依用之言能及施治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廢故傳依用之言能及施治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正義曰若謹厚詒以爲萬物即鵠也皆不同其當小則云鵠之類也說文云鵠鶩鳥鳴小鳥故爲食也以禽喪而過故以喻惡人遂去酒旨也○正義曰若謹厚詒以爲萬物即鵠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惡而在口不離鳥棲不應以高飛爲義且下云既罷是人是人避惡爲善於喚民爲宜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

自平豐者酒也鑑云既載謂已在尊中既祭社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一焉○醉愚解反字林火晉反畜告又反

享以祀以介景福○言祀所以得福也云介助於大也○毛注云至景福○毛注爲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以神事有溝渠

此往酒以誠之於宗廟以祭或其先祖以得大夫之福祿○鄭以介爲助爲異餘同○傳言年豐畜稱○正義曰言酒見

其年豐言牲見其畜殖恒六年左傳曰聖王生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酒既肥腯謂其畜之大蕃滋也○奉酒禮以告曰嘉樂矣旣備謂時用之時故節云以享以祀又群祭祀之用蓋猶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溝渠其次擇牲故舉二者也信南山楚頌清酒擇諸樹鬯之酒與五肴三酒此溝酒而被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

已具饗膳酒者冬醞黍夏而成其陰不盡然要清酒皆潔作育在二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地官尤人云率擊祭祿之牲牲祀五帝則祭於牢陽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斂之是擇在祭前三月久爲消之後退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賈公用辟韋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是殷之諸侯其牲亦應

不毛而云辟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辟也祭堯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

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傳而言之○傳言祀所以得福也○正義曰詩文詔云介祀者毛皆以介爲大此亦謂之再大我之繼

慧破柞棫民所燎矣

楚辭說云柞棫之木也又云燎放火也出林間發怒力小反壞許氣反芟草燒之曰燔何

沈帝嘗弟君子神所勞矣

楚辭勞不猶西伯勤○勞力報反○正義曰上言祭以助爾此云得福之

刈反宣弟君子神所勞矣

注同水力代反本亦作條同佑音又○正義曰事言惡然眾多而茂盛者是破柞棫之木也此作條之所以得茂者正以庶民所便利而除其疾草矣傍觀拔草哉木得茂盛以興得福者乃破勞易君子也此君子

所以得福者王以爲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離患害故名勞也言神之勞承君子稱民之厭柞棫也

于條枚莫莫旗靡靡云易也蠭也起蔓於木之枝木而茂盛噏子諦依緣先人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鑑云不同者不回莫

還先祖之道

正義曰莫

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耕明

施化家國下民愛惡爲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鑑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也則聖人

求福不違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甲以百福于千祥器○鑑慕也而王越○正義曰序言世祖

后稷公劉之業此足以萬善延蔓爲喻故知瞻子諦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卽言依緣先成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

先祖之道

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遺此不務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則具述○傳言上下廢故傳依用之言能及施治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正義曰若謹厚詒以爲萬物即鵠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惡而在口不離鳥棲不應以高飛爲義且下云既罷是人是人避惡爲善於喚民爲宜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

自平豐者酒也鑑云既載謂已在尊中既祭社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一焉○醉愚解反字林火晉反畜告又反

享以祀以介景福○言祀所以得福也云介助於大也○毛注云至景福○毛注爲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以神事有溝渠

此往酒以誠之於宗廟以祭或其先祖以得大夫之福祿○鄭以介爲助爲異餘同○傳言年豐畜稱○正義曰言酒見

其年豐言牲見其畜殖恒六年左傳曰聖王生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酒既肥腯謂其畜之大蕃滋也○奉酒禮以告曰嘉樂矣旣備謂時用之時故節云以享以祀又群祭祀之用蓋猶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溝渠其次擇牲故舉二者也信南山楚頌清酒擇諸樹鬯之酒與五肴三酒此溝酒而被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

已具饗膳酒者冬醞黍夏而成其陰不盡然要清酒皆潔作育在二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地官尤人云率擊祭祿之牲牲祀五帝則祭於牢陽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斂之是擇在祭前三月久爲消之後退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賈公用辟韋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是殷之諸侯其牲亦應

不毛而云辟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辟也祭堯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

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傳而言之○傳言祀所以得福也○正義曰詩文詔云介祀者毛皆以介爲大此亦謂之再大我之繼

慧破柞棫民所燎矣

楚辭說云柞棫之木也又云燎放火也出林間發怒力小反壞許氣反芟草燒之曰燔何

沈帝嘗弟君子神所勞矣

注同水力代反本亦作條同佑音又○正義曰事言惡然眾多而茂盛者是破柞棫之木也此作條之所以得茂者正以庶民所便利而除其疾草矣傍觀拔草哉木得茂盛以興得福者乃破勞易君子也此君子

所以得福者王以爲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離患害故名勞也言神之勞承君子稱民之厭柞棫也

于條枚莫莫旗靡靡云易也蠭也起蔓於木之枝木而茂盛噏子諦依緣先人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鑑云不同者不回莫

還先祖之道

正義曰莫

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耕明

施化家國下民愛惡爲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鑑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也則聖人

求福不違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甲以百福于千祥器○鑑慕也而王越○正義曰序言世祖

后稷公劉之業此足以萬善延蔓爲喻故知瞻子諦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卽言依緣先成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

先祖之道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非但天性德有所成○齊正義曰思齊四章第六句至以聖○正義曰作思齊詩首言文王所以聖也既不同其當小則云鵠之類也說文云鵠鶩鳥鳴小鳥故爲食也以禽喪而過故以喻惡人遂去酒旨也○正義曰若謹厚詒以爲萬物即鵠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惡而在口不離鳥棲不應以高飛爲義且下云既罷是人是人避惡爲善於喚民爲宜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

自平豐者酒也鑑云既載謂已在尊中既祭社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一焉○醉愚解反字林火晉反畜告又反

享以祀以介景福○言祀所以得福也云介助於大也○毛注云至景福○毛注爲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以神事有溝渠

此往酒以誠之於宗廟以祭或其先祖以得大夫之福祿○鄭以介爲助爲異餘同○傳言年豐畜稱○正義曰言酒見

其年豐言牲見其畜殖恒六年左傳曰聖王生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酒既肥腯謂其畜之大蕃滋也○奉酒禮以告曰嘉樂矣旣備謂時用之時故節云以享以祀又群祭祀之用蓋猶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溝渠其次擇牲故舉二者也信南山楚頌清酒擇諸樹鬯之酒與五肴三酒此溝酒而被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

已具饗膳酒者冬醞黍夏而成其陰不盡然要清酒皆潔作育在二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地官尤人云率擊祭祿之牲牲祀五帝則祭於牢陽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斂之是擇在祭前三月久爲消之後退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賈公用辟韋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是殷之諸侯其牲亦應

不毛而云辟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辟也祭堯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

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傳而言之○傳言祀所以得福也○正義曰詩文詔云介祀者毛皆以介爲大此亦謂之再大我之繼

慧破柞棫民所燎矣

楚辭說云柞棫之木也又云燎放火也出林間發怒力小反壞許氣反芟草燒之曰燔何

沈帝嘗弟君子神所勞矣

注同水力代反本亦作條同佑音又○正義曰事言惡然眾多而茂盛者是破柞棫之木也此作條之所以得茂者正以庶民所便利而除其疾草矣傍觀拔草哉木得茂盛以興得福者乃破勞易君子也此君子

所以得福者王以爲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離患害故名勞也言神之勞承君子稱民之厭柞棫也

于條枚莫莫旗靡靡云易也蠭也起蔓於木之枝木而茂盛噏子諦依緣先人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鑑云不同者不回莫

還先祖之道

正義曰莫

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耕明

施化家國下民愛惡爲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鑑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也則聖人

求福不違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甲以百福于千祥器○鑑慕也而王越○正義曰序言世祖

后稷公劉之業此足以萬善延蔓爲喻故知瞻子諦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卽言依緣先成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

先祖之道

大以

四

利病種目民故諺曰惠于崇公碑則時稱後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諸侯後官安詳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廟臣可知故易之後注賈逵唐同皆云人鬼鬼八士皆在震宜辛卯尹仲尼公也案論語有上士焉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神爲文王所生而猶稱鬼則有八士賢者在震官矣○柳刑法至劉更正義曰刑法詒訖羅大曰尊君今有夫施法於其子無父無夫之稱故爲少卿妻唯一故言尊也諺詩云近迎也但祖父母諸卿字亦得爲近政毛讀爲周之昌運王肅云以應治天下之國象○通某望毛解事○正義曰以上言大順之贊今言真要當是賢之意故以爲周有之妻曰其賢也鄭謂諺爲原以諺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舊言通於氣卦則於義不適若如王肅之言則是稱益治字或劉謂爲取訓爲治也以亂法接物其妻明化自天體是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詩至於兄弟爲首尾之文稱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爲政治於家邦使之皆順己也善美者謂天下之選家邦者盡無外之所稱也引書乃尊兄孟康論文周公戒東叔説武能推王爲使有之兄弟趙乃御事大語文時周公將東師説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論齊歸少有御宜爲治也

肅肅在廟

德性相忍謹讓也

也云宮廟辟廟也

也伊尹助文王養子卿尚

也古雅反行

也謹讓至不厭○毛川馬文正之德行謹讓然其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能恭執在於先

也孟反下皆同

也禮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順而敬其德如是豈爲不順乎曾其聖也亦乃此禮德而德之於民

也文王所以勸善老而和以文王養之故也文王之在辟廟其意臣有實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而繼其祀

也王所以觀禮也民美其所爲無有厭其德者皆督安行之廟也雖曰廟也恐已近文王於辟廟德也此故大矣害人者不悅之爾自視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己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微反又音相假古雅反環音避諱也則古雅反行也謹讓至不厭○毛川馬文正之德行謹讓然其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能恭執在於先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也云德視也

也猶云德視也

也保猶也

也在宮

也禮記之保安無射也

也禮記之在廟也

也禮記之在宮也

也禮記之在宮也

也王之在辟廟也有實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而繼其祀

也王所以勸善老而和以文王養之故也文王之在辟廟其意臣有實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而繼其祀

也王所以觀禮也民美其所爲無有厭其德者皆督安行之廟也雖曰廟也恐已近文王於辟廟德也此故大矣

也害人者不悅之爾自視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己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微反又音相假古雅反環音避諱也則古雅反行也謹讓至不厭○毛川馬文正之德行謹讓然其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能恭執在於先

也王所以勸善老而和以文王養之故也文王之在辟廟其意臣有實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而繼其祀

也王所以觀禮也民美其所爲無有厭其德者皆督安行之廟也雖曰廟也恐已近文王於辟廟德也此故大矣

也害人者不悅之爾自視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己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微反又音相假古雅反環音避諱也則古雅反行也謹讓至不厭○毛川馬文正之德行謹讓然其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能恭執在於先

也王所以勸善老而和以文王養之故也文王之在辟廟其意臣有實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而繼其祀

也王所以觀禮也民美其所爲無有厭其德者皆督安行之廟也雖曰廟也恐已近文王於辟廟德也此故大矣

也害人者不悅之爾自視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己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微反又音相假古雅反環音避諱也則古雅反行也謹讓至不厭○毛川馬文正之德行謹讓然其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能恭執在於先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惟有周萬世世情行道

世脩德一壤莫若周世絕句周世脩德爲一句一本無下一出字義旨失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正義曰作皇矣詩

以代殷爲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

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

言周謂云美周也此斷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其君積山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恆王季

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大去惡與善稱號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

世曲脩德也五章以下皆設文王之事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本意主美文王代殷故先言之欲見世

脩其德故上本父祖於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成上意故不次耳○優天視至盛耳○正義曰仙則脩行道德周自后稷以

來莫不脩德祖紀以上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到王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文王而言周世脩德則近指文王

所因不是遠論上出其由世之言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出是相承不絕唯大

王以下大王王季大賢至文王實聖賢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以孤聖獨典西則父無令問文王之

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脩其德豈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與出世脩德不必質由也

然此序言世樹脩德莫若周王則是周王既天之後始當天意云惟其式周也晉西鄙又是糴始就周而此詩所存王何也帝王神靈實有大類

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贊卜四妃錄知漢有天下時周之代殷先彰上世而此詩所存惟此神也

期晚之存亡非無起算但興在聖君誠由愚主使周禮政説遠俗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

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校無惡乃欲絕地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大意去惡與善稱美文王以爲甘教耳

謀言同於惡也○政知聲也鄭作正正長也克九凡反庚寅反篇反上

告同夏戶雜反下文長夏并注同長張文反篇同共音恭下同行其音恭

殷此二國之政不同也正長也正長也正長也正長也正長也正長也正長也正長也正長也正長也正長也正長也

民不得安定也此桀對二君政聲不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雖四方有道之君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

本又作𠩺又作𠩺𠩺音卷同假正里矢至此推與宅○毛以為美大矣此在上之未能體諭於下無幽不燭有赫然而善

戶嫁反本又作眼長子燒反而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再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四方反

上帝高之憎其式廟乃眷西顧此雜與宅

之衆國欲擇善而能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爲主使安道下民繩此貞策施綱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言憲

之所使之爲主以定民也此謂之意主於紂耳以討惡除凶而言之亦猶不獨其用大位行大政其政不得於民心言憲

之君爲下民之長所行異風不得於天心○惟此之謂於此國而見文王意主於紂耳以討惡除凶而言之亦猶不獨其用大位行大政其政不得於民心言憲

之君爲下民之長所行異風不得於天心○惟此之謂於此國而見文王意主於紂耳以討惡除凶而言之亦猶不獨其用大位行大政其政不得於民心言憲

者爾反大乃眷然邇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雖與之居處也○傳皇大寔定○正義曰詩謂云聖君也君亦大

毛詩注疏

卷六

125

周至兩言○正義曰以言依則在京極云侵自夙禰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既登稱站久天質無英欲言敵武之盛敵不敢當以具當長而陳故言矢猶名也大陵曰阿拜把文周地廣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民是足以京爲周地小別名則於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雲乃知盡不足是言少發眾不足以備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寇人疑之故既往以口非爲密雲而即發知是反兵眾若登高則望即不遠當即不遠當富山而營散走也文王之子發名昆夷始服崇馬再篤乃降於此獨得易首顧有強弱故難易不同○博小山主方陵曰正義曰櫛山小山則大山鮮降炎曰則不相遠也謂是水也居心在勝故以勝爲附論謂云且知多方也謂知亂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爲則也○夏度誤至於豐○正義曰度謀善否皆可詔文以其已累岐陽不應櫛言餘山故曰鮮云矣也諸言方者皆焉居在他聽人鬱望之故云方猶高也必知己德廢厥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問民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而爾臨衝以伐宗廟。」此言天子之法，皆以長大爲尊，不以小爲尊也。又云：「天子之法，皆曰：『不以小爲尊』。」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皆言天之所道，誠實貴性，自然。○見野語反說：「不以長大爲尊，以更更王法者，皆不以長大爲尊。」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皆言天之所道，誠實貴性，自然。○見野語反

大惡者必當誣惑之以利誘之以財，則必反。國大也。○調音節與古僕反，古核反，擾音反，應至崇塘。○毛以爲天帝告語此文王曰我當與

致其社稷奉正朔則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祀其廟云言廟學皆將壞棄也旣所生得名兩言間之及所誠昔徐子以亂爲之不尚促也也聽也即卽也而無復故學懷馬者○誠昔信子久作此又辟竝同誠古傳文字又作誠字林哉耳則卽耳拂厭首則作拂彌類如子本或依品衝弗弗崇廟也反塗如字一音半曉反章神本或作學臣度魚列反又五萬反臣是絕

四方以無拂拂猶尤也旣作通言也肆疾也忽誠也管云伐謂斬刺之肆犯矣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斯七亦反箇九委反也歸術至歸拂○毛以爲文王乙伐崇也云至則眼無所用武車門闕然縣廷而不用乙戎也復扶丘反也以攻崇城言言高大如屋所毀壞既伐崇報之則旣可言問者連然計除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雷震左且者安女然不震也也又王於此行道中民伐罪又能徵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爲類祭至所正之地於是爲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遷職其此授草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爲之立陵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威是以無敢侮侵文王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軍衛車弗然憮憮崇城化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珍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西方賊惡民威不敢違惟以臨術攻城言忙忙爲將軍之狀爲高大傳云言高大傳開至其親○正義曰以閭閈是臨術之狀軍告屬之而往叔爲勑擇言是城之狀爲高大之意王肅云萬大言其無所壞也意也石城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功者美文王以德服衆不至於破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敵獲擇詰文旣所釋言文王義云聽斷任左故不服首殺而獻其左耳耳曰賊罪深不聽命職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難是爲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子曰帝禮於所祀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祭之在南方就用郊祭之召官拜歸往云類祀依郊祀而爲之是用同書說爲義也禮之所祭其神不明歸師注云歸師祭也祭遠軍法者其神蓋鬼尤或曰黃帝以無明文疑之而爲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內曰類者以廟於所祀之地則亦是成神之事故知我所祭其此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歸謂之外內非城也也致附本類禱之下則亦是成神之事故知我所祭其此二祭附者附其先祖爲之立陵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尤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爲之尊也而我其親也致者連繩之神兩者依倚之義以毗縫於人無愧疚以我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以以附言之崇國之所以我得致其羣臣爲之立後者盡以榮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各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爲立陵使我其宗廟在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禮當小於舊耳○續言言至問者曰正義曰庶姜舞是崇我宗廟者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許云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也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句不之否故猶是事也旣以亂爲之不尚伐述焉有辭耳不急爲之也傳也云攻城執謀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豈知戰不敵烽火修復而復伐之因墨而降則似不戰此云攻城執謀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豈知戰不敵烈後乃罷微左公所據故隱其廟事而言而稱耳博不言細禍是祭故擇之云廟祭召也崇是大敵伐即我之故無侵取悔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田無悔故也○傳弗至忽滅○正義曰此弗第亦宜指上閭閈而

云彌盛者以弗離開闢文不相應則上言事之辭此言車之形貌不同也卽與大明肆伐大衛又同故以肆爲疾旣爲疾亦不得與鄉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當意謂伐之疾博亦然忍甚者言忍然而爲非訓忍爲滅也旣伐謂墮也云云若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廟之下成伐謂擊之廟之牧當曰不然子四伐乃正齊此是謂墮也云若肆謂化突言犯師而斬灭之故引春秋情爲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弟而無廟者當遠而逃去之攻十二年左傳云若輕者與勇而無廟義同故引之而遂終以

三

審最終請屬言曰則是新造其時營名之也。某久々正庶子一夕庶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〇亟居力反靈而鹿攸伏。固所以禦靈而隱伏于人耳。諭侯四十里盡言于所行而應化。退筮云攸所起文王無所以謂也。所以謂也。正庶曰春秋成十八年策應禪臘九年梁即圖則祖者策唯爲界惑而余眾在其中故云而所以城義爲獸也。三石

蓋名其實亦因相近。豈道偏行故皆被服而謂之云鹿也。此皆比類之思，是爲廣物也。凡洛水白鳥者，謂之鷺也。鷺，音鷗，又曰鷗。字本反。又尸戶二字，本云鳥也。元傳謂之鷺，謂之鷗也。正義曰：鷺，遊王在灘沼於初魚躍，言古鹽池也。故亦由鷺澤故也。二音互相足。行必沼也。倒云鹽沼之水也。鹽沼，其一中皆有鷺也。或謂之鷺也。從骨支，圭鼎，今偷支見於梁幹，雖無大義，但指其形似耳。或曰：幽漢者，日晦若夜也。

反學也。但數種音容體貌，如子下之風流，皆為後學所傳，而門徒一反，一云禱辭，下同。謂音容體貌，所以爲音聲之選，而故法流裁以樂，以之應之，則已之義至之德行，雷否故人，改舊者，其廣廣者，以南上師大顯而捷異，又有張牙其飾，雖極於此，其樂之大鼓及維揚之大鑼，然後使人自擊之，觀其相否，於是思念致策，使之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詳廟宮中，是王之盛道云。此謂之大樂，蓋天子之樂也。五方之王，各以其方之音，合於天子之樂，則謂之大樂。

人得之驗。○惟當下一句所指便在客。○所指者至醫者云。正喜曰。醫者若知其病。則知其處。而不知其處。則不知其病也。郭璞曰。愚鑑悉之木植者。名爲虛榮。則無者有植焉。其上橫木謂直立者。爲虛謂橫。字。皆指南極上。如御衡器之大版。爲之衡釋器。云大版者。猶謂其衡體也。所以衡指板。衡者。如謂衡。其衡體也。其形色焉。大牙其形也。然謂之崇牙。言其牙之就。稜峻。堅有骨。自設製成。成于牙。則此釋亦文承虛榮之下。故縱縱剖之。其牙之形也。又如象牙。其形也。故縱縱剖之。其牙之形也。

作樂之意文王知民心歸附烏可得所以爲音聲之
臣否也此在辟應合樂必行義老之臣但主言樂之
與聞者莫不至也方論鼓鍾於樂辟應皆宜通曉
樂是其知之至也

卷五十四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文者秦文王之子，而周反。正義曰：劉氏云：武王名
明德，召公名奭，又曰：扶又之廟也。史記云：召在
天，王配於京廟。武王所體有大德，故號之曰文。

有明禪醍究人之遺稿其學題述而未考者以道器基故
王王學皆是矣而序獨云學文者作者以周道基故

本之於三后，世有哲王。見積善之深，道其實美。武王能繼唐虞，
非開闢之主不足使。武王聖人繼之，又此福在文王詩後。下十七

故詩言家久善其事，雖其功退，大抵見稱之次。趙文王已受天瑞，則士有百三武職也。楚云下崩後起，皆知趙後人能

命故詩復受爲亞前之譜武王之受天命自然入射是繼先祖者雖有國家成大世世皆有明知之色傳古禮○正義曰下文引古禮言之也

維周由有晉王王謂大王王季文王稱就盛也○哲張至就盛○正義曰居下世顯是在後故云下猶後起哲

晉叔向謂其子曰吾家之有子也猶猶也及叔向之死而子列于侯伯之間則我族矣

正義曰曲賦下云此二后既沒登延壽氣在天危後此二后至葬京也○假音退已也本或作退

云天子崩告喪日天王登遐訖云登上也喪已過上已皆號爲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攝故知喪行

其道於京謂集原也。王配于京，世德作永。三后之道於釐廟，是昭王之子也。蓋云，文獻精厚，德是昭王，子言兄祀，武成王之子也。

蓋以其世世相傳，天下莫能與之。故曰：「武王之興，必有天子之氣。」此皆爲成其大功也。天下文王未及誅封，即是王事未竟，而命歸於合也。子房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

元言醉命周王之長子，
后之教令者，成我周家王氏也。命猶不至，立正焉。曰：此非是也。三月而往焉。

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謗語曰：「民无信不立。」所以命為教令。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為武王。」又釋文說：「武王所為名實，觸刑指為君者，曲子之毛。」又釋文說：「武王所為名實，觸刑指為君者，曲子之毛。」

王博宇又曰：「子張反面昌黎學，昌黎王曰：『不自所言者，惟是作乎已之心。』論武王之事，于括稱武王曰：『自所不欲，勿施於人。』」

成王之孚下士之式

則其先人追謚云長振孝心之法雖行之所思者其雖則三后之所心也

極以順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一人天子想應當從之。**考為孝**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

之訪鬼易日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示孝忠昭都屬用服順

下武文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周文王有姬子五人，至成王而皆薨。武王葬之于毕，作《毕铭》。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旦摄政，以成王年幼，恐其不能治，乃作《召诰》、《训诰》、《命诰》、《多士》、《多方》等文，告诫成王。成王即位，周公还政于成王，作《召诰》。成王时，周公作《多士》、《多方》等文，告诫成王。成王时，周公作《召诰》。

言架作豎城德
而居焉乃爲王

古文真賞

卷之三

言榮作豐城然又本之前儒言此王述先王之業其事雖益大矣卽言大之成攝在豐城之內更得而回贍之以立宮室庶居焉乃爲天下四方之民所共同心而歸之其王君文王雖乃禹之橫辟謂爲施法度以行之是王后禹得人君之躋哉○傳禪大師幹○正義曰告釋詁文○疏文王至法度○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弘小至大非文王之事自爲大也上云追來處此承其下故知是立王室之策其事益大上召殷策作豐此言推豐之矩則是豐城之內則起基也天下所同心可謂之幹者梁樞所立之本幹與諸爲法故爲之幹者正以其效定其法故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

王孫居王今詳作邑於其旁而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弭美之譽邑在豐水之西臨高在豐水之東亦辟城壁營土暨下皆同又言時也反述德彰芳猷也。大王既至洛水至洛汭說○正義曰上既同歸德彰芳猷也。大王既至洛水至洛汭說○正義曰上既同歸德彰芳猷也。大王既至洛水至洛汭說○正義曰上既同歸德彰芳猷也。

之得東流生潤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情而成平地也今文王稱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爲天下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雖於是爲之君猶德化焉此大王誠得人君之道故曰傳續聖皇大業云蓋周公之子伯禽亦謂周公曰我朝天子也勿以周禮爲法也周公曰吾恐汝不識周禮也

言其善處及於後嗣則之謂端元年左司傳主定公見豐潤之水曰美哉龍之助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所為故易以龍爲功業曰鴻潤者水此言豐水更往徂歛之功故知禹亦此溢爲之開治之也汎濱謂成長濱决壅有水涸者不復有水也

不反武王作邑於鶴寧蓋云自由也武王於鶴寧行辟廟是王之私也

不見其行禮誠其德也故不歸服而謂之歸正也歸之謂善考以教事皆可也歸正之武王成之歸而卜之武王卜居是猶京之歸則正也

之謂得武侯大運居之後乙德以伐紂定天下成
諸侯之占功莫大於此○智者計反本又作聖者
所要之最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本又作聖者
做明天下而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纣所以定
天下成此也占是廟之大德也

豐水有芑武王宣不仕治厥孫謀以蔬翼子芑草也仕事周安王之子也。武王之盛也，周人皆曰：「其榮都都，如武王之狀！」周人之歌也。武王之盛也，周人皆曰：「其榮都都，如武王之狀！」周人之歌也。

王歷戰上言皇玉而面瘦才及之又言大豐水至然就正龍曰言豐水之病有已藥豐水是無能之病猶以藥之子孫謂陳行之也書曰敗者有悔其勇曰我有後弗有基公呂后起治以之反孫王申母相字穎曾傳直專反下同。正上言皇玉而面瘦才及之又言大豐水至然就正龍曰言豐水之病有已藥豐水是無能之病猶以藥之

謂及後人故道傳之子孫司武王而順天下功成求此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暨武王滅得爲人君之道哉○傳蘇安復敬能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敬釋註文○答論猶至弁基○正義曰論謂道節流傳之義故詒猶傳之所天下之說者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發事能適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能安故安

箇言之引書曰者大語文或七文以望屋基也。言父爲之於簡子不稱於後其父則據而之此簡言其父之辭說云其父敬職之人其旨曰我自後子孫不處有我基業乎引此明後人望焉前基故云舊謀以安後後謂襄爲號。彼云父敬此言子孫昭敬耶若乃能不育基成引而反月相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二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五

甫田

甫之言大夫也小字本相聲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云甫之言大夫也一本謂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作文古本作天丈誤文一本作大父宋釋文古本作天丈誤上地穀畝一鍾小字本相聲本同案本同明監本毛本鋪文作鍾聲讀字是也正義耕起比同正義下文作鍾者自爲文而易字耳關本皆作鍾非

民得賒貰取食之小字本相聲本同案正義云耕貸取而或然也釋文云貰音世

今言治田元辭關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聲本元作互考文古本同案互字是也正義耕越止不獲

禮使民鋤作耘小字本相聲本同案釋文云鋤字或作耕同仕魚反正義本是鋤字○按周禮耕訓耕圃則作鋤仕魚則非也

以道藝相講肆小字本相聲本同案釋文云肆以四反字并作肆而正義本是肆字

等養之義也小字本引是李字

或壞其根本小字本明監本毛本舊作壘案壞字非也正義引食貨志之附根壞易難為而謂之也

故令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關本明監本毛本有誤今

所以經官之畜滯關本明監本毛本畜作蓄滯畜同

爲今字

夫猶傳也毛本同關本明監本傳作傳案傳字讀也

可倚丈也劉本明監本毛本丈作杖之仇乃俗字耳古

上孰其收自西關本明監本毛本鋪通作西

自三百五十碩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下浦轉云周四字是也自三者以三乘百五十碩也

當稍四百五十碩

孟子曰言三代稅法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轉云日方里而井九百畝關本明監本毛本通井字案所指也

故鄭元通其率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元當作互也

其若合符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共

言農夫食陳關本明監本毛本天作人案所改是也

注云因時施之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轉云因時施之是也

此卽義取其陳也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轉云先譲義是也

因陳其土關本明監本毛本鋪誤通

比成墉盡而根深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轉云

漢志作善是也

用日少而畜德多關本明監本毛本舊誤畜案浦轉云

二字誤承非也當是正義所引自鄭孔

以之其配成五穀之功也關本明監本毛本上之字皆釋案略改是也

於孟冬之月關本明監本毛本上之字皆作之

至前孟春其以琴瑟關本明監本毛本上之字皆作月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關社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其主下后子句龍者四字當是行又曰后土

四字也關音今之郎字下引通商問后土則社社廟后土

土可證

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

閭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

辛也

當作轉下云後轉爲社又云

居土轉爲社告其禮也

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應云忠當作

注云社祭也

地是也

社而祭之故曰

閭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字從禮大宗伯疏說是也

亦可不須由此言

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須下

言字絕乃七字爲一句

有者字

檀弓曰以國亡大舜也哭於后土

閭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請經云郊也下

案乃字當衍土下當

禁民飲食

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請經云酒誤食是也

祁雨又宜早

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祈

成王則無所責怒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閭本明監本

不知正義本字作患或自爲文走難依以改音非

田畯田家

閭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家當作官

而公以其危也

閭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請經云公當云字誤

近者納穀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閭本明監本毛

凡五見應是其本作糴與糴莫本不同

是言年豐收入歸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年收

是言年豐收入歸前也

○大田

是既備矣

是其本作敬字

閭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漢字是也敬者陳稼之根

至孟春土長冒厥

閭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中平同皆可證

○按禮記云正月木盡厥死上矣之氣至則上時

五月冬土定故稱厥為厥地平稼字必誤當同月令

作置非稼要即下文陳根也舊說殊誤今更正之

農書有七家志考之是也

根童采也

小字不相臺本同案請經云九種七月

無害我田辟

閭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二字本相臺本作辟唐

石經初刻誤後磨改承案辟字是也釋文云田

辟音辟下同五經文字云耕辟切禾也上聲文下子林在烏

長辟字戴厚那俱且唐石經同作辟音非谷風等聲長辟

則多用相又稱之今字也正義自爲文長辟字有當用之

盛陽氣氣則生

小字本同閭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

作暉相臺本依之改并以理文云暉音盛古蓋暉字作暉

見於書傳多矣毛居正失考耳

故曰頤也

閭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六經正誤云作暉說與暉本

作暉相臺本依之改并以理文云暉音盛古蓋暉字作暉

遇蘭雅注是謂之性暉音讀○按誠今說文義謂暉

桂日上暉其形非从予書者多誤詳所云多誤首謂俗

多上从矛耳

言年牧論爾也年下豐字收下入字皆所革收即取也

正義云月其收入頭角內自爲文耳或因財致盈又并耕

豐字考文古不猶作豐年但欲便年收達文以合於釋

文耳

桔又云穎也

閭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去穎云是

也

定本疆境字作堯

閭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堯堯二字當

互易七月正義可證

一穩歸也 開本明監本同毛本聽作種案所改是也

故持之付于炎火 固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與因

于忍付與是箇所引讀經界字者毛正義上文云持于炎火

誤同

有渰萋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下云雲興觀正義

正義云萋萋然行者段玉裁云當從說文玉韻廣韻作梗葉又呂氏春秋移本通謂鄭志得漢左雄傳皆作

梗見經義雜記考文古本作梗宋晁公遡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作

興雨祈祈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下云雲興觀正義

云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雨非以正義上經興雨或作興雨誤

必定本作興雨考此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

再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毛段王玄云讀文興雨無疑也亦用雲說兩案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

風生而雲行所謂有雨應期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過之下所謂興雨鄭公私述作興雨於物理經訓皆失之

音經小學說同又呂氏春秋食貨志謂驅蕩山碑繢詩外傳皆作興雲見經義雜記又賦賦論後漢書左建傳作興雨

當亦是魏人以鄭說改之耳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四之二

○瞻彼洛矣

此及裳裳者華

開本毛本及誤乃開本不誤

故宜云古明王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補註云宜當毛

字誤是也

一曰蘇定本云一人曰跡此讀當以跡字翻句跡字追

正義訓釋跡二字爲達文者非亦見下

跡者茅蒐染也茅蒐跡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

字當是其本誤

阮元撰廬宣司摘錄

跡者茅蒐染服之禪合韋爲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跡字當切也段玉裁曰跡者哈之色也茅

蒐染韋一人曰跡亦見說文及五經文字卽一聲謂之跡也釋文也士氏或有跡故云拾所以得跡毛段王玄云迹者哈之色也茅蒐染也茅蒐聲也諺祭服之禪合韋爲之皆分析跡

齊魯之間言葬聲如茅蒐也

紺衣纁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紺

衣也纁不破爲材正義引此經皮注是其本當不誤毛正義中字皆作財者後人改之也又釋文注云先農後农者

欲令下近細民衣與帝同色亦裡不讀爲糾之明謂織繩繩文此無音不誤也

河西曰雍州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補註云正義河是

濟雲興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下云雲興觀正義

訓引毛傳云濟濟雲興貌定本樂注云濟濟雲貌觀氏家本作濟濟貌見說文毛段王玄注毛宋江考文一

祁祁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祁祁下云徐也正義云祁祁亦貌謂徐貌而濟濟毛段王玄云家訓有說考文一本作祁祁徐也貌也毛正義而有誤

此有不教子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毛段王

橫以齊資得通用而借稱爲教也

駢牛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駢云駢亦牛也定本

當是駢也考文古本百不正義

目上章言犧羊

開本明監本毛本目誤且案章當作犧

此又言脉始
兩本明陞本毛本同氣更當作如

屈原之妹名女須聞本明陞本毛不詳案鄭玄下同是也

是
人

璋上飾珌下飾珌也 問本同明鑑本毛本也誤有小小考文古本同家有音變衍也段王裁云璫三字但力解削音肖削之上刀把其基曰璫削之晦曰珌有謂有言有碑有璋又有珌也公劉傳下曰璋上曰璋略舉上一下而巳釋名與毛所說各異戴震改此傳云璋上飾珌之謂而下飾珌非也辨不可言飾璫說見毛鄭許考正標釋下飾珌說古彌說與段玉裁合名也又陳啟澠毛詩指古彌說與段玉裁合

屈原之妹名女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鄭玄下同是也
輸榦小字本相臺本續作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作榦案榦字是也此箇云爲之接榦辟闕不庭方江漢召公雜輸楚皆云櫛榦可證此傳本是榦字也駢字說文所籀文王有聲板松高傳爰皆當同其正義云爲之相音者以榦幹爲古今字耳唐高麗矣以相榦作音則不用幹子矣蘭罪相榆榦也釋文云本又作榦五經文字本部云榦相榦字○按榦乃俗字之尤者未必作正義者用之直轉寫之焉耳舊收非是

秘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以諸侯比豫子從王又以大夫降聽恐非也是正義本當作諸侯並卑而解秘大夫律卑而聽此釋文本與定本集注同段玉裁云此從正義本考說文辟誠天子皆以玉問諸侯皆以金大犬皆以鈞土皆以鈞爲有聲理說文又云天子玉辟而珮祕

顧其能而斷字正義云以據其能而斷也不知正義本有
斷字或自爲文也制斷字在免買得當以有者爲是

說文云公瑜蜃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簡本同明監本毛本及誤

朋黨十行本疏至末歸飼酒者二字公瑾督山那願云
作篇譽愚爲仰是是也

大業者華

辱已由謹見純平誤屬下何是也
比雖示以舊寫監閣本明監本毛本同來亦當作亦形

此華亦以指爲鑑近之語
故言時有敗而不純者又問李明貽本毛本同業取當作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見下有更字無也字考文古本梁字亦同案有者是也

○采尾

箇皆至福祿有爲是也

有事乃子之穀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亦也正義云與於旨
而不常與粟易子爲與也釋文云與於旨
是其本子之作與於與正義本不同考文一本子作與

采正義釋文而不知其異

實維何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其音
基辟王如字考此箇云期辟也是以期其爲與於旨

字也毛氏言當是經字本作與故王肅得與字謂之以異於

箇驚爲至恐懼此異也百五字當在二章下是此合

舊時分屬之如此耳

故與此異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此當被誤

是也

序言自奉養非王身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非當被誤

是也

亦猶然也齊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節是設盛饌也恒

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首

也至末也刻添者七字浦鑑云節

當歸字是也

玉藻曰少牢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日漏日是

也

○頌弁

不能宴樂同姓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燕又作

矣以鹿鳴等訂之序字當作燕又作宴者依

經君子雜宴字改也考文古本作語宋釋文

○車牽

作車牽詩者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作字當研文是也

今不親睦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今疑令字誤

是也

則此皮爲燕之服

當就弁字是也

當就

周人

而兼用之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疑記循作

周人

而兼用之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親疑

親同姓用皮弁也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親疑

無字誤是也

赤黑恬美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說浦鑑云端段也恬字周禮注云如今恬酒矣也恬字周禮注云如今恬酒矣

也恬字周禮注云如今恬酒矣

言當開解而釋悅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博覽倒案所改

是也

故林龍山下人語曰沒確是也

猶用之燕飲開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衍此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無十行本初則鮮後刻添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開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必作人乘人乘是也

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善乎我得見汝之斯皆賢女辟皆喪婦之惡如是釋文云行如是一本能行字考文古本有宋釋文非也

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善乎我得見汝之斯皆賢女辟皆喪婦之惡如是釋文云行如是一本能行字考文古本有宋釋文高山仰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考正義云則仰而慕之下故行行止正義云

高山仰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考正義云則仰而慕之下故行行止正義云以王甲爲懲恨之辭見毛正義則甲刻以釋王當以正義本爲長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四之三

○青繩

詩人喻善使惡開本明監本毛本壽伯覆案所改是也

○賓之初筵

飲酒時情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詳文韻液下云飲酒字標起止云至時情態當是合併時不知正義本有出而小人之態出當以有者爲

長

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開本明監本毛本淫作放棄所改是也以下皆當作放棄

和旨酒調美也小字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酒作猶考文古本同案諸子是也

下章言烝衍烈祖小字本相臺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

其非祭與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非祭與音條本求汝謂是其本作女詳考文古本有文字宋正義但又以句未女子別屬下齊讀非也

我以此求爵女小字本相臺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謂是其本作女詳考文古本有文字宋正義但又以句未女子別屬下齊讀非也

公外席賓列自西階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外字列字皆升字之誤山升鼎引儀禮元文字

公开下有釋字乃正義引不備耳

是將祭再爲射禮潔宮言若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

乃行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朝至下宮射者二字此當云正射於射宮乃行何首仍取一正字

傳言加籩豆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豆字當衍

葵茨栗脯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前館云葵茨是也

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背上而不忘上下相犯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由井墨云猶射記註下作不疑也不是今本真禮爲字耳

正鶴皆鳥之捷黠者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鶴云井鼎云捷黠是也今大射

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鶴云捷黠是也今大射號非謂六耦四字是也

又引爾雅云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鄭玄作小疏在孔

司射命設封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射禮作豐浦鐘云豐誤封是也正義下文皆

作豐

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酌以之其所尊爵者誤正義云故云酌之

願其所尊以義言之耳考文古本其上有爵字采正義而爲之

故云其登引餽獻受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祠至下子祠添音云引字應刪是也

不直引文王世子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引文王廟添者一字此因初刻引字錯入上文而然也但上仍未滿耳

郊特牲文以人死也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當在文字下

其相去亦幾也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無

有孝子之人君耳○箋任至心○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至下

劉添者二字此當云箋王任至微心仍就二字

採其美物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採宋繁采字是也

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侯下脫所字是也知下陳字衍

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被注作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張席爲之非也正義無時字處字引不備耳又今

大射注張席作張席席改其初刻不可

又曰舉奠洗爵入爵以待牲考之浦枚是也

毛詩注疏援助記十五之一

○魚藻

數徵會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數字磨改其初刻不可是毛

有那其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那字唐改其初刻不可解或與商頌同見坡下

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冕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祠至下子祠添音云字山井鼎云特牲注無作不無首字浦鐘云首衍字是也

匪由勿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成玉裁云攢箋亦無此唐石經所自有也

學今考正義云非得見彼皆然遂從面行之時正義本已如

鄭唯以式爲惡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愚說是也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彼醉則已不善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微醉則字與下復字相對無取於已之義

匪由勿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成玉裁云攢箋亦無此唐石經所自有也

學今考正義云非得見彼皆然遂從面行之時正義本已如

鄭唯以式爲惡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愚說是也

王饗賓客有生俎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疊本生
作牛考文古本同案生字誤也正義可

謂

傳解言大牢之意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傳解二字當誤是也

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傳解二字是下當有車字

繩衣粉米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傳解衣是也

裁以爲衣舉矣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成書或字讀是也

諸侯將朝于王

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

字下屬考正義云以諸侯至當行禮故言待於是王

則轂東四馬而往迎之是正義本無于字讀驛字絕句與

讀同也

不知以興車服賞賜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賞美是也

上章菽莘美也

蕩蕩鶴醞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蕩蕩是也

邪幅幅幅也所以自侷束也

故傳解之云邪幅幅正是幅也

名曰侷者所以自侷束也是其本作邪幅幅也幅所以自

侷束也各本皆誤

俱尊祭服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俱當字誤

俱尊祭服

是也此則由神祐祐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新疑

優哉游哉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舊音也

李巡曰鮮竹爲索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舊音也

落君常有賢也

毛本落作其案其字是也

○角弓

辟辟調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利誤和正義中字同釋文解辟下云調

利也本亦或誤今正詳後考證

則以親親之望易以小字本相臺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有成思二字案此十行本誤說

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因形近之

則翩然而則反矣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因形近之

則翩然而則反矣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因形近之

謂之骨肉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因形近之

謂之骨肉

毛本稻誤給明監本材上皆不誤惟同此

禪禪有裕

毛本稻誤給明監本材上皆不誤惟同此

宋時周易唐石經二字無誤者據同此

至于已斯亡

已作己案己字是也音紀正義云至於己身以

此而致滅亡可謂坊記引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亡己是鄭義

自作己也己誤作己經生正義中所多有考六經正義則

宋時周易唐石經二字無誤者據同此

此又申而成之

毛本正作戒

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可下

而孩童慢之反考正義云此言嗟童慢之是其本作陔也

如食宜餌

開本正義本是宜字

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埏與是也

又若一禮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禮而致謂耳

是也因禮作亂而致謂耳

若教使其爲之必也

小字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

自爲文非其本注有能字也下箇云其注亦必也二必字

也毛本同案浦鑑云依舊增一本能字考此正義云必能登木矣乃

義同正義引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有云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云必也皆可證俗革削謂正義誤耳

無得教猱之升不若教之升木則案不當作木屬上句讀毛本不誤

猱彌猴也猶考歷疏彌作猱毛本亦作猱彌字省誤也

故樂記注云猿彌猴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當作猱彌本不當作毛本屬上句讀毛本不誤

字而不復言其子異義同者於所易知例如此也今每有爲人因經注不見其字而改去者此其比矣

必是物之謂者補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猱誤

序又從日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云序當字字誤是也

此上成猱升木之事補毛本成作戒案戒字是也

如西方我髦補案我當是夷之誤傳髦堯髦也可謂毛本同案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五之二)

都人士

無隆殺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不隆作降釋文云俗本作降

士女皤皤開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此當有

則草茲野人之服脫字

秀美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榜貞美石者誤也今定不毛無質字考古本有采正義

我不見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毋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考古本作弗未釋文但狂我心死結下未明屬何章也

我心苑結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苑於杼反韋經音拂兒結也詩我心死結正義云我心爲之莞然惄屈如繩索之爲結矣又云後更莞

結標尾止云至莞結是其本亦作莞十行本正義中作莞不誤究詒師素冠之福結以莞字爲是考文古本作莞宋釋文

正義

則與諸侯之同名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同款倒也

采綠

妾雖年未滿五十

開本明監本毛本年下詩老子論本刻入案此正裏不論引也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九至下案此正裏不論引也

人刺添者二字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所刺添者皆非

七雷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正義引鄭注鄭

正義引鄭注鄭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正義引鄭注鄭

謂繫於釣竿也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正義引鄭注鄭

黍苗

將徒南行開本毛本同案此正義本當是委段

菟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菟柳下云木茂也是其本作木及正義本今無可考

蕘茂木也其本作木及正義本今無可考

蓬萊接也小字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此字案無者誤也○按箇卽際之假借也不言讀爲際者有文也

似諸侯之郢朝於有德所改是也

蓬云察接也小字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此字案無者誤也○按箇卽際之假借也不言讀爲際者有文也

春秋傳曰子將行之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予作子案予字誤也○補案正義予

行之者同

子南游楚之子

補案子當作字毛本同案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營謝轉運之役小字本相本不同案釋文云轉音運本又作運正義云任釐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

謝色再運之役也是其本作運依此大東及有轉歸其本與此當同正義中亦是運字今本後人改也考文古本作運宋釋文正義

以表其名自別人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云石名當各字漢是也下以其斯同各異十行本義與此同

又以罪獄之方參之闕毛各本皆作文案文字是也

故故略焉闕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下故字當作箋糾制者非

嗚桑

盡心以事之小字不相蒙不同唐石經何列之下有也二字便磨去考文古本有偶合也

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闕本明監本毛本位下有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美反求此義則

原上之柔不能然以別小人在位案山井鼎云宋叔

此十八字非也此不當有

枝條其阿然而長美闕本明監不毛本同案其當作其形近之爲下則甚難然十行本誤

同

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長下文可證

中心藏之小字不相蒙不同唐石經初刻同後廢改藏作藏

案釋文云藏之那子頭反落也王才郎反是唐石經依鄭義廢改也秦經吉鄉州部云藏喜也鄭康成注宋時釋文舊本折不不同實所見本字或作藏故云然考鄭訓善自當不從所而藏字在說文新附而王義亦未必不仍爲藏有傳者非也考文古本作藏不釋文

白華

庶子比支孽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綱云孽當作孽

母受者子曰服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柏服當作孽矣

所改也

任妃后之事小字本相蒙本同案釋文云任妃后一本作

後王后正義本無可考文古本作妃后猶

漢也

白華野管釋草云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管釋云文誤云是也

亦是茅之類也闕本明監本毛本之作管案管字誤也

其實茅亦不可用闕本明監不毛不同案茅當作非而近之爲

後寢人有厭小字不相蒙不同闕本明監不毛不同相蒙不厭作

養所引亦可證釋文本是贊大之人效古耶反云本又作

贊今各本釋文皆互誤毛居正易之是也此漫文承上蓋故言其狀大攝取現義當以正義本爲長

藥龍所沫闕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吐字案所沫是也

妖大人小字不相蒙不同案此正義本也妖於驅反正

義所引亦可證釋文本是贊大之人效古耶反云本又作

贊今各本釋文皆互誤毛居正易之是也此漫文承上蓋故言其狀大攝取現義當以正義本爲長

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闕本明監不毛本同小字本相蒙

案所指非也此正義不備引

注云未燃則熑者闕本明監本毛本燃下有熑二字

案所指非也此正義不備引

故知宜襄感之要闕本明監本毛本宜下有欵字案所指非也

念子惄惄唐石經缺小字不相蒙本同案釋文云惄惄七

反說文七倒反云惄不申也亦作慘慘正義云慄

慄然欲諫正之是正義本作慄慄也考釋文於正月北山押

告云參豫七反北山故字亦作慄月出云慄七惑反所

文古本作慄不正義釋文

山與此詳略互見邑五經文字云慄于到反見詩乃依此釋

文古本作慄不正義釋文

以具有氣息之身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興形

鳥之鷗雄不可別者小字本相臺本者誤也案釋文曰不
明文今無可考

別作音是其本無可考字正義本末有

以翼知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詳演義云知之
二字衍非也二字同華本無正義所添耳考

文古本依以改更誤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五之三

○騫蠻

止於三阿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石經小字本相臺本於
止於三阿千案于字是毛下二章皆作于可達此因傳作於
而改經毛下二章皆作于字者用字不盡一之制

○瓠葉

掌戶內寢之餽亨焚肉之否闕本明監本毛本男內
謀倒案房上毛案謂之當冠

養是夏三字是也

故熟曰饔既爲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之當下
飲食而日晉者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食作
而亨庶人之羹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熟當作羹形近
故去毛炮之毛本同毛本去作云羹所改是也

臣有采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臣當作且形近之誤

猶今俗之勒酒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
个俗人勒酒者是其本作人字考本俗下有人字不
正義釋文而誤合之也

其賓飲訖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之當作引賓字誤

○漸漸之石

其行登車以履石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毛本同案亦字是也
今也熙雨卑賤小字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
見考文古本同案見字是也

俾我底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底作病案底字是也
無將大車

卽此詩有偏斯石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引影
近之風

阮元撰虛宜司摘錄

役久病於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本明
人所李正義本有正義云定本集注役下無人字其集注亦
無人字俗本有善漫毛考一本作役人人病於外更誤

皇王也相臺本同唐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王作正考
字之誤

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不皇出矣唐石經以下同考文古本皇作逸案鄭訓皇爲正
而異其義且不知晉乃後程爲逸誤之甚者也

不皇出矣唐石經字自作皇王當以不取改不皇亦是就至字
成役罷勞毛本同案不明監本成性或案戎字是也

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闕本明監本毛本逸作矣案
將久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逸釋文云將久雨
一本作天將雨考正義但云將雨不云久雨是其
本作天將雨一本同也

基明

今離其稍牧之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指下云爾惟
反所殺日方言作稽莊不正義引質

雅作植云種與植音義同是鄭箇集從本之本也說文木部釋名子爾雅釋文云舊本多作殖字是鄭箇集雅自註系後乃依方言改從本耳今文古本作植宋釋文正義中之字而本之考也

則白駿亦不知幾蹄白簡本喉監本毛本同案謂韓云誤是也

白蹄各之爲駿簡本明監本毛本駿漢或一按此作駿不誤韻上文引釋駿四隨皆白駿下文誤與殘字異義同可見

某氏曰臨淮之劉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周雅疏之作人是也

然從天爲大雨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橫鍾云箇當从字誤是也

○君子之華

下篇序曰西夷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韻達云西漢西是也

則君子特立矣簡本明監本毛本初刻幹後改幹下同案所改非也幹即正義今字

以諸夏爲障蔽小字李本相臺本同案韻文云郊草旁反正韻中字同此二字當用韻見五經文字

毛詩注疏校勘記

○文王

言文王之能伐殷簡本明監本毛本伐作伐案所改是也

年八十九年其節諸侯之位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金云下年字當衍文是也

讀九字斷句

二年伐邾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邾當作邢下二邢字毛本不同本不異

易類謀云毛本同案本明監本易作是案皆誤也當作

乃爲此改猶如也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上當有應字讀以改字斷句

○何草不黃

言萬民無不從役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不矜上以數是作曾云所角反當在此上各本注者無之不知其本何屬也於正義無文當是其本無則不與釋文同矣

始春之時草牙孽音下字本同箇不同相臺本草作乘明監本毛本牙孽穿正義中字同案釋文云牙孽莖刺反孽即孽字耳

九月萬物草盡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韻達云草莖盡字誤是也

故以比穢車簡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輩者一本

芝一本漢考文古本不面倒之一本采之而去穢車二字皆非也

與其輩音九玉反是虎一程一鋤

簡本明監本毛本程誤極

中之言服車五乘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之當作車是也

阮元撰廣宣句摘錄

得魚卽云俯取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下韻達云賦王字是也

終而復始紀還然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高車紀字紀還然者每紀還甲子等二十部

比前爲堪想浦達云紀還然三字近而頗甚矣

有人俟牙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達云牙當孚字誤

湯登堯臺見黑鳥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達與下步顧相叶是也

得黑鳥是其誰

故圖者謂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故得圖者錯

其命維新矣。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惟後改篆案初刻也音上彖以闕本明點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上也字

仕者世爵也作土案士字是也正義云仕者世爵易士爲仕而說之耳考文一本采之非也

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澤相繼聞本明豈本毛本同安道雲支派之源當世字誤是也

關本明監本毛本詞案人當作又形近之誤

所以常見稱讚下云令長兒稱頌是其遺也
開本明鑑本毛本行作不驚所改是也此行復已止也互易而要見下

問本明監本毛本故作文家皆謂也

美其及支子孫繼奉祀者。及竹石堂所改。是
隣云始至百世。周本明顯。本毛本云。始作舍善堂所改。
是。以七、省。非。我。與。上。或。直。易。

開也此云開指漢上漢互易
閑本研鑒本毛本不作研案所改
非也此不字當與上行字互易由

井罇云未板作亦當是解也

毛詩注疏按勘記

○大明

同上本明監本毛本祐伯佑案祐字是也經注作右正義易作祐右祐古今字下

其徵應昭哲見於天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堯本或作灼考昭哲即昭哲灼字非也

不以兩明赫赫之文，間本明點本毛本且變作兩點本，是也。

周通之義問本明豎有毛本通說而下同○掛通則與俗字

舉輕苞重耳。周本明監本毛本荷作包葉所改是也。

故經謂尹氏齊氏者以也當衍氏字齊崔氏在春秋宣十年也王制正義無引不備耳

子不敢勸用非罰世選爾勞子不絕爾善聞本明監不諱漏輕云上不字衍指萬絕皆非也正義引自知

小字本指鑒本同考文古本同
本明監本毛本之作案正舊
例是我周之幹事之臣又云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

于京墨界下同

關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富生王言之進用臣法

如早來服周也。問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參本忘作亡

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當有庶字。

周本明監本毛本同家浦鑑云
舉未亡以駿亡者耳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李國任姓之中女也。開本明陞本毛本同。小字本相望。
之作仲率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

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正義釋文本辭指
及王裁云此當八字爲一句是也此據掌仲氏任一句
發傳以中解經之作以女解釋之凡故猶氏而出之也
傳傳以中解經之法故猶氏而出之也

不知舊若專釋仲尼不得在任下也考文古本舞中字

所言居河之汭開本明醫本草附錄所當俱存

文古本同案磐字是也釋文倪下云磐也正義

起止云傳偶居作醫者誤

文云贊譽也禮記志堂本廣本文上並有贊字案此十行

也作要或釋文校勘云要是喻非說文曹喻

累言醫譽也音醫而醫之者稱美也則不必

賢美配聖人論案美高作文正義可觀

至其光○毛以爲字案所指非也

說文云侃論也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論上浦鑑云底

維行大任之德焉問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維

者告也則此既下云諭也已足作正義者所見乃異古本不當妄補也

右音祐禮記志堂本廣本文上並有祐字本相臺本十行本所附皆作祐不誤六經正義所載亦是祐字○按石正佑祐皆俗然祐字說文已有

則我皇妃大姜之姓誤如是也

辰星始見於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論鑑云於字衍是

此北水木交際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論鑑云東漢貨是也

禮記及時作晦野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春云時恐詩誤是也

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論鑑云於字衍是

本作委昭視至是心案所改是也

大誓曰師乃鼓譟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論鑑下當有疑

會甲也小字本毛本同案論鑑正義云甲者也古皆以一爲

會甲也會甲子會吳九經古音云甲者也古皆以一爲

甲毛公以意認詩故謂會猶爲甲朝又云不堪謂而天下

清明崇朝終朝也或以甲爲甲子或爲甲兵皆非毛意考

文古本會下有兵字采正義而倒之耳○按詳段玉裁故

謂傳三十卷注中

隱精以廣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論鑑云猶美精是也

鄭箴齊育云問本明監本毛本育作育案育字是也下同

不足以充郵國定遠疆也問本明監本毛本論鑑云謂案論鑑云福當作禡是也

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可與二字當別可與父者謂傳之可尚可父也

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問本明監本毛本論鑑云下四字疑衍非也長讀民勞正義可證

其合兵以朝且清明之時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論鑑云曰既且是也

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其至晚則添者一字當是衍下塵字而上有此故補之也

易傳曰問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論鑑云曰當者字誤是

○解

本由大王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由字正義云本之於大王也又云本其上世之事

又云是本大王又云而又追而本之是其本無由字唐及早

疏正義皆有本由大王者以義言之耳釋文云序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今各本皆無

自土沮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沮七余夙本音七毛云沮漆二水名正義云墮漆云

沮之旁又云瀉有沮漆之水又云是周地亦有沮漆也又下章云西北水厓漆沮之側又云上言漆沮此言猶許明是

謂此塗沮之側也又下章云周源在赤沮之側以明曉而知之是正義本作赤沮餘亦有作沮漆者後人改之耳六書音均表云從漢書水經注作漆沮

瓜紹也。朕約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博从臥追人謂臥追二字而以瓜追紹也。句耳。

封於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封爵作音是其本無於字也。正義云是後爲帝晉之爵封於節也。與釋文本不同。

古公亶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作甫字者以父甫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

狄人之所欲吾土地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欲下有者字地下有也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何患無君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思下有乎字案有者是也。

邑乎岐山之下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乎稱君曰公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稱下有其字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攢籀文按點訛通志堂本同箇本覆作攢云舊說文作攢。今從本書正案所改是也。

釋訓云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晉云古訓謂是也。

我先生不窩闕本明監本毛本生作王案所改是也。

卽云處兩爲異耳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處兩當作古卽云處兩爲異耳。公因讀者記處兩於側因誤改正文也。

請免吾乎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吾當作居浦晉云莊子作勃居呂氏春秋作飽處是也。免卽免字吾不爲社稷乎是也。

而公○劉大王闕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是也。

若顧懸壘宇博采謂當作懸毛本不誤。

說文云廟瓦器壘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廟當作匱說文云穴上屋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室表星是也。

覆地室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覆當作覆故箋辨之云覆者。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覆當作覆爲堅三功術謂堅三也。山井器考文所載或以三字屬下讀。

沮漆水側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昔紀鄭南正義云凡三見是正義本自作沮濁也。考文古本作漆沮宋

至胥字○正義曰闕十行本日字原作言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作日案日字是也。今改正。

明其著大義之賢智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甘上有旨甘如飴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者是也。

膾音武韓詩同浦晉文按點訛通志堂本同箇本同案段玉裁云韓詩作𦵯𦵯此當有誤。段引見魏都賦注。

菹苴粉渝闕本明監本苴作菹毛本初刻同後改苔案所改是也。下同。浦晉云粉渝粉是也。

迺驅廄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箇本同案毛本謂廄廄十行本正誦中字作廄亦以分同此。

乃爲之罿場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謂罿下同案場當作場。

廟又有岐山西北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晉云在陝乃召司空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乃作廟考文古本同案遷字是也。下乃召司徒同標起止云乃召當是後。

改又見公劉

其總則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灘本或作乘

其後人誤改經文是也

箇云傳破之乘字相臺文校勘記通毛臺本同案本之作

傳云鳥字誤改也此傳破二字誤倒耳

當作破傳時意謂之所云乃傳傳之乘字也傳未皆破

經爲乘箇又無此工體文弨全誤

挾撣也止音同考文古本下作打○按說文序引堅也今

本堅作取謁○惟案二行本分作取十二字尤誤又林育

俱呂光同沈音作就

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設耳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本皆

云設當異字之誤是也

無曰字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謂云恐有避諱

非也此申上文曰衍字也之意

其行道士衆矣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脫略通外凡

其本作發此等意以發爲聲之假借道於詞中改用則

字以顯之其不云讀爲音者省文之例每如此也蓋以釋文

本爲長

可爲櫟車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通云櫟與柂是也

言包裏然偶接乎櫟之訓文柂者包之或微其實當作包

言包裏然偶接乎櫟之訓文柂者包之或微其實當作包

此故云櫟柂本也是正義本作櫟柂文本作柂或毛公譜

爾雅字从子當以櫟文本爲長也於經中爲包字釋言所

謂櫟柂之櫟柂者包之或微其實當作包

深研以爲新舊案釋文云新一本作斫正義云故云張研作

上言作械之中而逃亡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械下

此因作械復出而有是

益往賈焉小字本相台本同案此詳文本也釋文云益相

賈反正義下是益字云家語作益益謂何不也

班白不提挈相臺本同案此是也古多以流爲班字

予曰有奔奏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音奔奏

云我念之曰亦有奔走之臣又云奔走者云命天下皆

奔走而歸之故曰奔走也又云書傳說有顧附奔走又云

是非奔走與又云敵附奔走是正義本作奔走也依此唐石

經以下各本乃上字合正義下字合釋文當即釋文所云亦

作本耳

奏奔禦侮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本字本相臺本奏奔禦侮

蓋往歸焉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通云賈誤歸是也

論者是也字或作詔音同故文王正義引作憲憲意謂

詔爲如字誤之及矣

傳甚未明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甚當作意

阮元撰虞宣句摘錄

又云是幾所也是其本作所

乃命取秩薪柴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取當作收

奉璋峨峨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峨峨

作峩峩注反正義中字同案峨峨是也釋文說文

周禮皆可證

王肅云○本有圭墳者有威文耳

開本明監本毛本誤一案此

大宗伯執珪璽亞禩是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衍字也當在下錯入於此補鑑云記文無伯字是也

此反祭統言大宗者開本明監本毛本宗下有伯字案有者是也十行本錯在上文

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開本明監本毛本祭說鑑

濟彼涇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毛本同開本明監本濟

濟彼涇舟吳注及止義中字同考文古本亦

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車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亦

同開本明監本毛本異不重開

禮二字

又出征伐之事補毛本出作此

追彫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即作蹕下同

以罔罟喻爲政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開本明監

本毛本同說鑑

○早鶴

作早鶴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詩下當脫者

明前已得周祿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周字當在明字

若斬木林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斬林是也

椿以栗而大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以大

穢以爲牛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穢以爲牛

穢以爲牛自錯是也

雙早山名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之

周語引此一章○万云開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

敷擗肆逸民力周盡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既

黃金所以飾流鬯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大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當是後人所加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玉裁亦以有者爲長

說文云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鍾云說

以瑟瑟字從玉是正義所見本不誤但取其和瑟瑟

之義而云瑟者字爲下起文殊無取於瑟字也釋大

瑟下云字又作瑟不云說文作瑟是矣○按此說甚誤

明明引說文玉部瑟字下之語安得云瑟者非瑟者之

誤耶又云說文引詩山伯瑟飯亦未見古本有如此者

禮也人注及呂氏逸王民正義有明文誦失考之

行步有度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鍾云山誤步是也

郊上二句別具箋開本明監本毛本白箋字案山井通

一云此祭天也浦鍾志堂本廣本此作祭各本所附同案

者今說文及小字本所附正無一字

而除其傍草矣開本明監本毛本傍誤旁案傍者正義

所易之今字俗多同此見前

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小字本相臺本枝作枝開本明

枝條也本枝也考文古本本字不誤

此經旣言依緣先開本明監本毛本先下有祖字案所

爲相時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聯誤

無是痛傷者四字案有者是也沿革例云諸本皆無其所

爲者四字唯建大字本有之此相臺本所出也考正義云無是稱傷其文王所爲者與上句正義云無是器處其文王所行者正同是正義本自有此四字諸本於其字被出而脫之耳

其將無有凶禍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謂本毛本同案毛本又作凶正義標起

止云至凶禍十行本不誤是正義本作凶也毛本改之以合於釋文非

易傳曰開本毛本同案浦鍾云當者字誤是也

意應白神開本毛本同案浦鍾云億誤意是也

辛男尹侯開本毛本同案男當作甲侯當作矢皆形近之屬韻見云辛辛甲尹侯卽本此賈唐注可證也

宮謂辟應官也相臺本同開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應作禮樂應字是也釋文可證

保安無狀也小字本相臺本狀作厥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狀字是也釋文云保安無狀也一本作保

安也射狀也非正義云言安無狀也云云又云定本云保安射狀也是正義本作安無狀也無上保字考此恐爲經無狀亦保一句舊若分訓射保卽不得保任射上當以正義本爲長考古本作射狀也宋正義釋文釋文非字舊脫今補見後考證

集云闕假皆病也小子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鄭讀然假爲屬假故云皆病也又云

定本及集注音云闕疫病也反訓字義不得通釋文云烈毛如字義也鄭作闕力世也反訓字義不得通釋文云也於假子下不云毛大也鄭病也是釋文本不訓病字與定本集注同也考此箇當云烈假首病也下箇爲萬俱之行者當作爲闕假之行者上仍用釋字以爲訓下則竟改其字以顯然假是闕假之假措如曉唯既昭假爾之箇上仍用經字云假至也下則竟改其字云格于上下也是其例矣錄釋唐公房研用作闕盡錢大昕蕭何金石考云尾云幽假韓相近是之所謂可以吸引之○按訓病則字當作萬經書病字多萬異不可勝正

上能敬和開本明監本毛本上作尚案新改是也

言安無狀也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鍾云也當者字誤非也以正義上云言以顯遠之例之可見矣

以上文在官在廟先行禮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下禮當有言字

說文云厲惡疾也開本明監本毛本惡誤反○按今說文一作部厲惡疾也可知上下大旨當作猶矣

小子其弟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箇云口無擇言者也故不破之釋文云無教毛音別徵也鄭注擇考此經字自作教遂以教爲擇之假指直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其列與以樂飭中竟改爲教既正義中竟改爲禮之屬也釋文所就是矣且據不傳其例呂氏讀詩記引韻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病取鄭變是也其讀正義有誤見下

古之人無狀於有名譽之俊士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古之至後也其以下云云皆解此大也釋文云猶毛音亦獸也毛俊也此下更有古之人無狀於有名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二本不同觀釋文此下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微狀也毛俊也之傳以古之人以下爲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正義雜記不得其理乃以釋文別爲毛作告爲過又以爲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皆非也○按毛俊也見上說撲傳教狀也即見本篇三章傳末必此又出傳博例簡覽復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述毛者爲之訓耳其云此下者謂此經文之下節授非也

上言賢才之賢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賢字浦鍾云賢誤是也

行則施仁之稱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仁當作行形近

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

擇言闕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因下亦倣之點六字聚首十行本復衍

毛詩注疏校勘記

○皇矣

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得文本也釋文云皇矣一本無矣字直若周經句又云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世傳爲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韻集注若周也世所脩而正雲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是正義本較多一於字維有文王盛爾案爾當作耳正義標起止云至盛耳是其蓋上篇有周爾當亦同考文古本皆作耳采正義

二國殷夏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而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謂夏作吉是其本當作殷夏殷也。正義云故以二國爲殷封夏桀也不與釋文本同。

脚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桂形近之脚

固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
故言五章章六句本章六句上有二章二字考文古本同案
有者是也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其奏亡家語引此詩聞本明監本同毛本奏作琴案皆誤也當作其奏云謂王畫奏也正

衡凡四引此及賈之初題生民萬物是也。經數雜記云：此三字當爲衍文者，失考。

也說文王之伐四國當此字之誤屬下兩是也

本無教此說耳

扶老施假字是也扶老本名可以爲枝亦竹名假扶老而似扶老之木也橫與扶老木又有不同處故言假應種

正作假扶老。唐石經小字本相應，本同宋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扶老，老，反，去聲。」又毛云：「當也。」鄭云：「事竟蹉跎也。」一本作「扶老」。

毛公云鄭音思正義云毛詩舊爲串又云鄭以詩本爲題故毛采歌亭曰西有罷夷之惠是罷夷者唐中國之夷故

則混夷也是正義本提作愚字與釋文所云一本者正

昔反詩本皆作捐孫輒評作薦拔之解百喻以舉

或云：「此非正義乎？」子雲曰：「吾聞西漢之時，張良以其言之耳。又云：「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子房爲是本也。」

下而路也昔我云了張董云路與君同凡物之將者多
見以處云謂也謂前此夫更之時也下絕大王叫

後伐蜀更以應之云聽者惑就自喪滅歸之猶乎帝遇關
山非以應專釋諸字孫策乃涉之而誤使之解者反命

以將爲誤失之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傳云配廟也正義云

周南妃字音亦為配得云妃也東方曰詩云天子之妃是美謂妃如華故為妃也是為妻之配夫意鄭公比申公比君子謂大姒也比申鄭公比君子謂大姒也

爾雅注當即所謂以破引之如引其麌凡有之此段五裁云古多用妃少用配妃是正字配是假借字也配者酒色也今人云配合周秦人云妃合嘉稱曰妃奉專謂男女也經文作妃毛以配合解之都以后妃配之改妃爲配自是後人所爲○按民說是毛用釋詁妃姓也非讀配爲妃也

柳而櫻河柳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韻體云兩誤兩是也

一名雨師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韻體云兩誤兩是也

則光錫之大位闕本明監本毛本尤作兄案皆誤也當作天

維此王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引昭廿八年左傳而云此云惟此王季彼云維此大王者經韻體云相當離節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釋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說又左傳正義同段玉裁云樂記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禮注言文王肅申毛作文王者非經裏雜記之是矣○按鄭注禮記多用韓詩不用毛詩左傳作文王與詩合是可以證三家詩之皆有所受之也

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正義本字作按釋文云以按本又作通知正義本必不作過者以釋詁按通兩有若作過卻不得云被作誤也

毛以爲既言大王受福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韻體云大王當王季誤是也

篋叛援至曲直闕本明監本毛本叛作畔案所改是也此標起止仍不易字下故言叛援猶誤恩所改非也

是也○毛以徂爲往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韻體云徂是也

敢興兵相逆大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韻體云相當拒字誤是也

要言疑於伐者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韻體云我誤伐是也上文可證

有伐密須大夷黎邦闕本明監本毛本邢誤邦間本不誤邦皆誤當作邦从邑于疊音況于切今本尚書大傳此字亦誤作邦

爲萬國之所鄉闕本明監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鄉誤鄉乃正義所易之今字釋文鄉周下云本又作翫下同當非正義本也考文古本悉改作翫未

是

遠方不奏闕本明監本毛本奏作湊案所改是也

非爲密須兵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密須當作彌密此須者用也非密須之須不知者誤倒

之

而驚散走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韻體云驚下當屬怖字是也

造方不奏闕本明監本毛本奏作湊案所改是也

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闕本明監本毛本歸作謂案我歸者子僕也謂字誤

畔授猶拔扈也小字本同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獨復作音是其本服作復以左傳考之復字非也

教誨人以善不解懲闕本明監本毛本解義懲案此依張注文而引之也正義自爲文用

惄字

作政考汲疏古字通用但義考之不云本或作嚴闕本同案釋文以獨復作音是其本服作復以左傳考之復字非也

用捨字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捨是也闕本以下乃誤改耳

按止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反集注俱作斂於義是也知其所言非爲異

同歸兄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書音均表云接漢書伏湛傳作同歸弟兄入離離炎武說同考正義

云和同攷之兄弟又云當和同次兄弟乙國是其本怕兄弟或毛氏詩與伏湛傳所引自不同也

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毛本同闕本明監本方與萬小字本同案多字壹字是也。

傳內字耳於外曰萬落仍是於野曰萬考文古本采之以改傳作外矣也。

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偶當作偶下同

以加人○周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偶當作偶下同

謂色取人而行遠闕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仁案所改非也正義引論語自如此○技舊校非

馬融注可據

詩意言又無此行明監本毛本又作文王二字闕本別入案所新是也意字當衍

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闕本明監本毛本人之二字互易案所改是也

致致其社稷羣臣本同案釋本云本或作羣臣正義本是神字作臣者非也羣神多誤作羣臣如舊語鄭大宗伯注皆然

尊其尊而親其親闕本明監本同案本作羣臣正義本是也

說文作恆闕本明監本同案本作恆今說正義文校勘云死字所改未是也死是賤賈字見九經字樣上部陸相如此作小字本死附作恆括充皆形近之誤

此天所以用文武伐殷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武當作王此詩無武王也

故不服者殺而歟其左耳耳曰誠闕本明監本毛本不見九經字樣上部陸相如此作小字本耳字案所改是也

故下當補云字

○靈臺

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其當制

故真說多異義公羊說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上涌

取辟有德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辟當作鑿

不言辟水言辟惡者闕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言行本覆衍

說各有以無以正之闕本明監本毛本脫有以二字案說各以有以句絕

圓之以水似辟闕本明監本毛本作鑿案所改是也

袁準正論云毛本承誤者闕本明監本不誤○陝西書所以法大道順時政闕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所改是也

度始靈臺之基趾闕本明監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正義中字作趾乃易而記之之例不當依以改變也基山又見抑鑿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始度牽臺之基趾也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壁云文武云是也

論思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釋文云論音論者論之假借字也說文△謂曰論思也論節曰論理也

論者論之假借字也說文△謂曰論思也論節曰論理也

義俱在述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壁云具武俱是也

目有畔

按案考周禮釋文謂耕授是也

月令季夏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釋文八字

插入手字下誤今改正

漁師取漁之官也

今合樂罿魚甲是也

開本明監本毛不同案樂當作罿
類弁正義引今合樂免罿子是也

可作陸疏有合樂誦之證

無目昧謂之瞽

開本明監本毛本誤下同○

外傳稱瞯誦藝賦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通鑑云瞯誦替以周語考之浦壁是也

○下武

著其功也大

開本明監本毛本也作之樂所改是也

此三后既沒登遐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大古本同開本明

或作遐正義本是過字故引禮記亦解經大作過也作假者依釋文改耳

昭茲來許

周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說依張衡記作許是傳寫之誤時遷小學云廣雅許進也本此傳則毛詩本作許作禡者蓋三家詩

戒慎其祖考所履蹤之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本同案避當作辟也正義云戒慎其祖考所履蹤之迹可證

洛誥云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壁云文武云是也

同受福矣

開本明監本毛本無受字屬下有識字案此當作歸受讀也

而四章言武王之謨

開本明監本毛本邢武邦開本不謨○

文王蒸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列文謨武後改正

邢耆密須混夷之屬

開本明監本毛本邢之誤詳皇矣

匪棘其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匪棘或作棘正義云執急辭言文是其本作棘案所據非也爲當作成字耳

申傳滅爲溝之義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滅當作拔

欲又本之前世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拔

而豐水亦汎溢爲害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亦作汛考說文汎溢貌記溢也當作氾者爲是也正義中字作汎與不作不同

故知豐水亦汎溢爲害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壁云

可以兼及文王欲速言之

開本明監本毛本兼說并案欲當作故

謂養老以教孝悌也

開本明監本毛本節義弟乘悌是周本明監本毛本同用今字

上言皇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首有傳字明監本毛本當作變聲云二字也上變聲而

言王后者變王后而言大王者與此獨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相承而下屬之傳者誤也

言武王能得順天下

開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傳故云傳謀以安彼後